

歐陽永叔著

歐陽修全集

世界書局印行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鄭國公觀爲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鄭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曄時任隨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九。攜公往依之。遂家于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叔父後歷闕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仕至二千石。終都官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鄭公于吉州吉水縣龍岡。其後至和元年。析吉水縣之報恩鎮。置永豐縣。遂隸永豐。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爲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卽位。

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

是歲。公攜文謁胥學士偃於漢陽。胥公大奇之。留置門下。冬。攜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

是春。公從胥公在京師。試國子監爲第一。補廣文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爲第一。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制詞】前鄉貢進士歐陽某。右可特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替仲簡來年二月滿闕。候見任官月限滿日。卽得赴任。

敕前鄉貢進士郡長先等。咸以鄉舉。踐于貢闈。屬親校於藝文。俾各升於科級。特假讎書之秩。式增結綬之榮。郡縣佐僚。各分其任。宜思勗勵。無曠乃官。可依前件。【知制誥陳從易行】

天聖九年辛未。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爲留守。幕府多名士。與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尤善。日爲古文歌詩。遂以文章

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迎于東武。

明道元年壬申。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盡。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峭壁大書神清之洞。詳見附錄後。謝希深與梅

聖俞。公又嘗行縣視旱蝗。

明道二年癸酉。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夫人胥氏卒。時生子未踰月。九月。莊獻劉后。莊懿李后。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郎。

景祐元年甲戌。

三月。西京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留守王文康公嚳入樞府。薦召試學士院。閏六月乙酉。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西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制詞】勅前西京留守推官承奉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歐陽某。辭擅菁英。性推醇茂。早登名於仕

版。遂從辟於賓筵。而襟學逾惇。參籌有裕。譽吾樞近。嘗以薦論。遠課試之發來。固辯牴之可美。宜預屬書之列。仍遷管記之資。往服清階。善持素履。可特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李做行】三館秘閣所藏書多脫謬。七月甲辰。詔委官編定。做開元四部。著為總目。公預焉。

是歲。再娶諫議大夫楊公大雅女。

景祐二年乙亥。

是歲七月。公同產妹之夫張龜正死于襄城。謁告視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

公年三十。是歲。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忤宰相。落職。知饒州。公切責司諫高若訥。若訥以其書聞。五月戊戌。降為峽州夷陵縣令。【制詞】敕鎮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館閣校勘歐陽某。勲以藝文。擢參鱗校。固當宿業。以荷育材。近者范仲淹

樹黨背公。鼓譟疑衆。自干典憲。爰示降懲。爾託附有私。詆欺罔畏。妄形書牘。移責諫臣。恣陳訕上之言。顯露朋黨之迹。致其奏述。備見狂邪。合宜嚴科。用警檢俗。尙軫包荒之念。祇從

貶秩之文。往字吾民。無重前悔。可降授守欽州夷陵縣令。替
劉光裔。今年七月成資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柳植行】 替
公自京師。浴沐絕維。沂江奉母夫人赴
貶所。十月至夷陵。

景祐四年丁丑。

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奎女。是夏。叔父都官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辰。移光化軍乾德縣令。【制詞】
郎守欽州夷陵縣令歐陽某。以懿辭伏科。以敏智從事。荐承俊選。參校祕文。偶弗慎於言階。迺
自貶於官譴。遽沿遐牒。亦既逾年。宜遷通邑之良。且寄字人之劇。余方甄錄。爾尚勉勤。可特
授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替張宗尹。來年二月
成資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王堯臣行】

寶元元年戊寅。十一月改元。

三月。赴乾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天。

寶元二年己卯。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絳出守鄧州。梅聖俞將宰襄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往會。留旬日而還。六月甲申。復
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詞】降授宣德郎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歐陽某。右可特授試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替
節度推官趙咸寧。來年二月滿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勅前降授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鄧州酒
稅務觀察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手侏等。對者咸以儒才。籍于文館。旋坐朋遊之累。自罹
降謫之科。載軫淹沉。特推甄敘。或相闡復秩。分寄於縣章。或府幕
參謀。差冠於賓序。往處予命。彌慎爾為。可依前件。【王舉正行】 公自乾德奉母夫人。待次於南
陽。冬。暫如襄城。

康定元年庚辰。二月改元。

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

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制詞】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館閣校勘亦厚矣。爾往參典校。屬以事譴。會從薦引。復敘官榮。方思挾拭而庸。寧限陞遷之次。宮坊美秩。冊府清塗。嘉乃雋才。尙最來譽。可特授守太子中允。依舊館閣校勘。散官如故。【轟冠卿行】癸巳同修禮書。是歲子發生。

慶曆元年辛巳。

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許之。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回。依舊供職。會孫建世編十年。載此未詳。

一月丙寅祀南郊。攝太常博士引終獻。十二月加騎都尉。【制詞】勅夫三靈之交。莫感乎太旅。四海以職。之地。素清儒館之游。宜被徽章。以甄英俊。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歐陽某。雅材毓秀。吉履敦方。副妙簡於石渠。紬祕文於天祿。列于俊藪。光是珍羣。屬此推恩。遽增勳級。益厲夙秉。庸對寵嘉。可加騎都尉。餘如故。【吳育行】己丑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

慶曆二年壬午。

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首。賜勅書獎諭。四月丙子復差同知禮院。契丹遣泛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不報。五月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八月請外。九月通判滑州。十月至。

慶曆三年癸未。

是歲仁宗廣言路。修政事。人多薦公宜爲臺諫。三月召還。癸巳轉太常丞。知諫院。【制詞】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都尉歐陽某。右可特授守太常丞。依舊充集賢校理。知諫院事。散官勳如故。勅。國家廣開言路。崇設諫垣。擇方嚴之蓋臣。登諍議之清列。責任尤重。眷懷亦深。向非練達民彝。精詳國體。利權不能易所守。貴勢無以搖其心。則安可劭厥清芬。補予闕政。以爾朝奉。即侍御史判三司都理次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魚周詢等。風猷颯亮。器範冲深。並緣博古之文。皆擢丞髦之選。清心莅局。交負幹

才。議事飛章。第揚風采。僉詢朝論。亟簡朕心。宜進官聯。往參諫列。爾其勤乃節行。厲于忠誠。姑務整諤之辭。敷陳而亡撓。豈宜持庸庸之計。畏避以自安。勉膺寵光。式運明效。可依前件。【孫】四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緋衣銀魚。己巳。同詳定國朝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制詞】勅。夫出納令風采。布爲法度。所以炳煥皇業。羽儀近著。匪我俊乂。曷膺是選。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知諫院事騎都尉賜緋衣銀魚歐陽某。高才敏識。照於當世。特立不倚。拔乎其倫。秉心粹中。履道夷坦。學探系象之表。文窮述作之源。而自抱藁書林。濬筆嶠陸。詞皆體達。慮不及私。俾之代言。必能復古。用進七人之列。途參四禁之嚴。豈惟序陞。斷自余志。其於發揮藻潤之業。坦明深厚之體。皆汝素蘊。不煩訓詞。可特授右正言知制。丁未。同詳定編勅。是月立春。祭西太一宮。爲諫官。尋例賜紫章服。【李育行】

慶曆四年甲申。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檢院。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生辰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己亥。命公使河東。計度廢麟州。及盜鑄鐵錢并磬課虧額利害。七月。還京師。八月甲午。保州軍叛。契丹聲言討西夏。癸卯。除公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按察使。【制詞】宣德郎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右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

農使。替張昱之。散官勳賜如故。勅。朝奉郎守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兗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梁適等。四方有事。才者當爲國家馳驚矣。自夏人之不賓于廷。而王師外戍。天下共其勞。夫侍從近列。得無同我此憂者歟。爾等並以才名器略爲時英俊。凡予所以擢爾清切之禁。延閣憲臺。備艱虞以爲用也。三城西路之律會。中山北道之吭喉。河朔委輸。事任尤重。靈昌河上至于平陽。皆方面之要害。朝廷所屬意處也。各遷近職。于蕃于宣。王室之歎。以慰予望。可依前件。【張方平行】九月。三朝典故成書。以公嘗預編纂。賜詔獎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制詞】勅。三年而郊。所以答天地。尊祖考。滋殖。則吾左右近著。宜乎首被凱澤者矣。以爾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宣德郎行右正言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有師法。言無畏避。輟辭翰於西掖。董賦輿於北道。而能計國用。

許邊謀。隨吏恣。舒民困。才識參用。搢紳所推。今嚴種成。百禮具。有司其申講舊典。導宣明命。峻之階品。增之封邑。以均禮祉。以對勤蓋。以永朝家之休。可特授朝散大夫。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特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勳賜如故。仍放朝謝。【孫抃行】

慶曆五年乙酉。

是春。真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時二府杜正獻。范文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去。公上書辨之。小人素已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鞠治。府尹楊日嚴。觀望傳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勘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制詞】勅。夫賞不遺功。罰不阿近。有邦之彝典也。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右正言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博學通臚。衆所見稱。言事感激。股肱寵用。而乃不能敬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有室。而納之羣從。嚮以訟起。展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貲。券既弗明。辨無所驗。朕以其久參近侍。免致深文。止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禮節。往布郡條。禮予寬恩。思釋前吝。可落龍圖閣直學士。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仍就差知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替趙良規。仍放謝。十月甲戌。至郡。是歲。子奕生。【楊察行】

慶曆六年丙戌。

公年四十。自號醉翁。

慶曆七年丁亥。

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制詞】勅。朕禮天事神。以祈生民之佑。尊祖親考。以庶鴻基之隆。愛聲齋明。仰膺願謨。乃眷近侍。宜均恩典。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詞藻敏麗。風韻俊豪。參列諫垣。蔚有敢言之節。褒陞詞禁。茂昭華國之文。委任素煩。安靜攸處。屬修大祀。俾洽蕃休。特疏勳爵之儀。並厚邑封之數。中外之寄。待遇無殊。深體東求。勉敦業履。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食邑三百戶。散官賜如故。

仍放朝誥。是歲子栞生。

慶曆八年戊子。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制詞】勅。勤求治道。優延近著。粵惟詞禁之吝。久布外邦之政。特推渥洽。蓋示眷懷。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旋登近侍之班。向直內閣之嚴。實分北道之寄。爰司方郡。屢易周星。軫予意而良深。俾官儀而敘進。記言動者。良史之筆。授之以清階。督淮海者。廣陵之區。委之以會府。仍司雅誥。尙遠瀟垣。當欽待遇之榮。益務端莊之節。遲聞美績。用對寵靈。可特授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替張奎。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謝辭。【穡穎行】二月庚寅。至郡。

皇祐元年己丑。

正月丙午。移知潁州。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湖之勝。將卜居焉。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制詞】勅。羣臣有常以

吾不忘也。事任有期。既未得卽還左右。且進升其官秩。亦足表特遇之意焉。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頃用文詞登朝。居諫諍之任。屢以睿諤之言陳闕失。朝奉郎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亳州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王洙。往由經藝入侍。備顧問之職。嘗以博洽之學裨見聞。間緣薄疵。並領外寄。嚴助守藩。久去承明之直。望之懷闕。應有本朝之思。吾嘉才猷。實用矜爾。爰各遷於品秩。俾仍頒於教條。行將召生。無日留滯。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其務淑慎。體茲瞻懷。修可特授尙書禮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知潁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誥。保可特授尙書刑部員外郎。依前直龍圖閣知許州軍州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及管勾開治溝洫河道事。替宋祁。散官勳賜如故。仍放謝辭。【李絢行】八月辛未。復龍圖閣直學士。【制詞】勅。思文先朝。游心往籍。因層構之建。設近職之華。所以寵名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揚州騎都尉岐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察。精明博洽。端粹正方。擢在禁林。復典譏而歸厚。寘之憲席。處論議而不阿。朝散大夫尙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識遠才長。文高行潔。篤於信道。不讀非聖之書。忠於本朝。屢條當世之務。並膺左右之選。歷宣內外之勞。峻節弗渝。公議彌勝。用進祕圖之拜。且光舊物之選。旌乃名臣。數于茂典。爾身右外。朕心弗忘。嘉好來忠。勿懲前事。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依舊知揚州。散官勳封賜如故。

仍放朝謝。脩可特授依前尚書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是歲。子辯生。依舊知潁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胡宿行】皇祐二年庚寅。

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制詞】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故推而上於祖。朕奉若斯義。乃以季秋之選。肇禋于大禋。禮備法物。樂和八音。三后上帝。亦既顧饗。六服羣辟。罔不蒙氣。嘗言祕近之列。方殿股肱之郡。天地之福。其可不均。以爾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懷誠秉彝。博見彊志。以爾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議論據實。忠正無私。並為當世之宗。精究百家之術。施之政事。罔干譽而從欲。立於朝廷。不阿尊而事貴。風動全蜀。潤流京師。古者因禘以發爵祿。所以尊廟而貴命。况合宮之事哉。左省瑣闥之嚴。中臺宰屬之重。懋爾述職。推吾新恩。往哉生。承此褒愛。况可特授給事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修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呂泰行】是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

皇祐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潁州。四月。起復舊官。公固辭。八月。許之。

皇祐五年癸巳。

八月。自潁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陽二夫人祔焉。是冬。復至潁。

至和元年甲午。三月改元。

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制詞】勅。人臣之大節。曰忠與孝。然處之者或過不及。故先王設禮以爲闕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以文章直亮。擢居近侍。以才略器幹。屢更劇任。自罹家難。歸伏闕里。今祥禫甫畢。賁然斯來。文昌清

曹。潤國祿職。皆爾舊秩。往服新命。唯是移孝資忠之義。爾其懋哉。六月癸巳。朝京師。乞郡。不許。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蔡襄行】

七月甲戌。權判流內銓。會小人詐爲公奏請汰內侍。其徒怨怒。以胡宗堯不當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州。判

吏部南曹吳充。爲公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公修書。八月

丙午。沆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九月辛酉。遷翰林學士。【制詞】勅。帝王之制。坦然明白。發號出令。一

徹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言忠信。行篤恭。文參

典謨。心固金石。頃在諫列。以直誠盡規。彌縫交闕。遷登禁省。以深詔大冊。振起國風。出接劍

垂。罷守列郡。免喪遺次。卽斬外補。朕嘉其難進易退。有賢者之節。又文學舊老。宜居禁中。是

用延登玉堂。典司翰墨。僉謀四及。咸曰得人。當使炳焉之風。弗獨漢邇三代也。可特授依前尚

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王深行】王戊。兼史館修撰。【制詞】勅。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得失形於

美者。不在吾儒雅之臣乎。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刊修唐書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

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概道真。文得天粹。凜然風節。足爲世範。休有議論。實惟王

體。更中外之衆務。在夷險而一心。益知少賢。擢司內命。豈特屬文章以煩爾。蓋將咨謀慮以弼

予。復此兼榮。亦非忒事。夫一家之法。傳信於方來。萬世有辭。垂裕於不朽。尙賴良直。以永

休明。往服茂恩。奚假多訓。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仍舊翰林學士。刊修唐書。散官勳封賜如故。【韓絳行】又差勾當三班院。十月乙巳。朝饗景

靈宮天興殿。攝侍中。捧盤取水。十二月庚戌。臘饗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至和二年乙未。三月。同孫抃考試諸司寺監人吏。六月己丑。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出

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夫充賀契丹國母生

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虜主殂。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虜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辰。九月改元。

公年五十。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錄。閏三月丁亥。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行事。五月癸未。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乙未。免勾當三班院。六月甲子。奉勅祈晴醴泉觀。八月壬戌。知益州。張方平除三司使。甲子。詔公權發遣三司公事以俟其至。而命李淑代知銀臺司。乙亥。車駕詣景靈宮。朝拜天興殿。充贊導禮儀使。又朝謁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九月辛卯。大慶殿行恭謝禮。爲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制詞】勅。施厚而報豐。維人之常。誠至而禮簡。事天之於昭降康。四海萬靈。莫不底豫。念所以報。必竭其誠。迺即太寢之嚴。躬尙質之享。欽翼虔共。酌飽以薦。合法大神示。格于祖考。明靈降監。休應顯孚。膺受福釐。均自近始。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文字復于古雅。正直蘊于倫類。辨論堅確。救時爲心。在望不濫。混混自信。倚其廣潤。故置諸內署。藉其才識。故付之史筆。賴其謀用。故試之大計。沛有餘地。左右咸宜。熙事思成。相儀克允。峻其勳等。增厥賦封。尙體予衷。以孚邦家于休。可特授依前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加上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散官勳賜如故。差遣依舊。【吳奎行】十二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二年丁酉。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磨勘。轉右諫議大夫。【制詞】勅。禁密之重。朝廷所優。異等於疏品。表殊恩於邇臣。推意之明。在予則至。顯忠之報。惟汝爲深。授受之間。善美良盡。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風誼醇篤。謀猷峻明。憂天下之心。物議許其懇到。徇國家之急。朕志知其勇爲。矧夫統體之文。綽有雅健之氣。特立于世。能同於人。姑用歲勞。升爲諫長。未厭搢紳之望。徒收翰墨之長。亦爲顯承。當益章大。可特授右諫議大夫。依前知三月癸卯。爲狄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差遣依舊。仍放朝謝。【吳奎行】三月癸卯。爲狄青發哀苑中。攝太常卿。六月丙寅。福康公主進封克國公主。七月壬午。命公攝禮部侍郎。以印授冊使。乙未。兼

判尙書禮部。九月己卯。兼判祕閣祕書省。十一月辛巳。權判史館。丙申。權知審刑院。候胡宿回依舊。辛丑免。十二月辛亥。權判三班院。癸亥。權奉安明德元德章穆三后御容於啓聖院。車駕行酌獻禮。充禮儀使。是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三年戊戌。

正月壬午。上幸興國寺及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攝太常卿。二月癸卯。契丹遣使告其國母哀。差公館伴。三月辛未。兼侍讀學士。以員多。固辭不拜。癸未。充宗正寺同修玉牒官。甲午。同陳旭考試在京百司等人。六月庚戌。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制詞】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商頌之明訓也。朕念夫神臬輿法禁。迫蹙則已苛細。寬縱則有放紛。尹正之才。不止乎決事無留當官有守而已。維其明智足以照物。厚重足以鎮浮。先事以銷其萌芽。臨文以破其機械。俾夫下國有以依放。則庶幾乎古之治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兼判尙書禮部兼判祕閣祕書省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道德仁義。固其深蘊。文學政事。矧乃兼長。老於詞禁之中。未愜搢紳之望。今詳試以煩劇。命允釐于浩穰。寵以延閣之拜。優以京輔之授。爾其念古訓而用乂。毋日時異。稍艱乎施設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仍舊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散官勳封賜如故。【吳奎行】

嘉祐四年己亥。

二月戊辰。免開封。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制詞】勅。漢制。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尙書奏事。士。不以付焉。以爾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性資純良。識用明果。直道自奮。至忠不回。向自禁林。尹正京邑。擢抑權幸。崇獎善長。獄訟簡飾。幾至無事。方此眷賴。以圖靖嘉。而迺屢形奏封。求請便郡。朕惟亮正之益。不可使遠外。而煩劇之任。宜有以均勞。延登瓊闈。以備顧問。爾其砥服。體朕意焉。可特授給事中。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舊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散官勳封賜如故。

【范鎮】是月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善經二字。四月丁卯奏告今冬太廟親行禘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羣牧使。六月甲申。剛定景祐廣樂記。九月丁酉奉勅祈晴相國寺。十月壬申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拾饗太廟。並攝侍中行事。丁丑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戶。【制詞】勅。王道之最感者。莫如宗祗率舊禮。親執祀事。神人以和。祖考來格。此皆辟公卿士肅雍駢相之效也。福祉之流。朕安敢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羣牧使上輕車都尉榮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清識懿議。搢紳之表。醇文懿行。名世之選。此所以增朝廷之光。參瑚璉之器。詩不云乎。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夫熙事休成。惠澤廣被。則賢者宜先矣。敘升書勳之籍。真食加田之賦。於以均七廟之慶。慰萬夫之望。其庶幾乎。可特授依前給事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封賜差遣如故。【劉敞行】

嘉祐五年庚子。

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制詞】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威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羣牧使護軍榮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知鄭州上柱國禮部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宋祁。創立條紀。裁成大體。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兼權判尚書工部充宗正寺修玉牒官輕車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鎮。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官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王疇。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編修唐書官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闕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歸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修可特授守尚書禮部侍郎。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差遣。勅封食實封賜如故。祁可特授守尚書左丞。依前集賢殿修撰。充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散官差遣。勅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謝。鎮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散官差遣。勅封賜

如故。請可持被授。尚書右司郎中。依前知制誥。散官。賜紫。加散。徵求。戶。持。授。九月丁亥。兼翰林侍

尚書工部員外郎。依前知制誥。散官。賜紫。加散。徵求。戶。持。授。九月丁亥。兼翰林侍

讀學士。【制詞】勅。夫堯舜稱治之至。莫重於稽古。蓋順考前經以施有政。故其聖功大烈。後世無

益。進讀左右。尤任賢碩。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

祕閣祕書省兼充羣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業履

夷直。懷負忠亮。雄辭奧學。高視前哲。鑿鑿精識。推爲國器。方且擢處禁近。以襄大猷。登預

經閣。庶幾自輔。夫推翁言古。必驗于今。援史傳經。爾其無讓。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

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十月庚午。下元節。車駕朝拜景靈宮天興殿。朝謁真宗及章懿

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王疇行】太后神御殿。攝侍中。十一月辛丑。拜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詞】勅。夫詩美吉甫。以

不可。朕惟天下之重。兵本之寄。委于廊廟之臣。責其籌畫之用。則特遇之意。付畀之際。敢不

慎乎。苟非材英。豈易圖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護

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通古今之宜。性符履道之直。

議論明正。懷負高爽。久居禁近之從。屢更中外之事。選所踐試。悉著聲實。今樞筦之地。籌勝

是經。擢貳大猷。適峙休績。惟公忠可以成務。惟實亮可以就功。往其慎哉。無廢朕命。可特授

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賜如故。【王疇行】

甲寅。同修樞密院時政記。十二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入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六年辛丑。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華景亭。釣魚涵曦亭。遂宴太清樓。閏八月辛丑。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

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公辭轉官。許之。【制詞】勅。夫萬務之理。命令之出。謀議於堂上。風

乎。本兵之所。號爲樞機。布政之方。實繫原樞。更踐大府。參持衡極。向匪全德。曁副毗佐。歐

樞密副使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歐

陽某。識鑒明遠。才猷通劭。叢論貫前儒之學。文章擅獨步之名。遍歷清華。迭居中外。自居重

任。已試異能。忠言不私。直道無屈。是用易地。且俾遷官。讓節逾高。誠心可諒。若夫禮樂未

具。制度未立。基業未固。賦用未節。昔人有作。後世委艱。俾我有宋之治如三代感時者。亦惟

吾相輔而已。力行王植。今也其時。無謂吾不能行。其同心以濟。勉之哉。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

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九月庚申。同修中書時政記。十二月丙戌。臘享太廟。攝太尉行食寶封二百戶。散官勳賜如故。【張瓌行】

嘉祐七年壬寅。

正月己酉朔。大慶殿朝賀。攝侍中。承旨宣制。三月乙卯。祈雨南郊。攝太尉。行事。辛酉。提舉三館祕閣。寫校書籍。同譚經潤文。四月壬午。上嘉祐編勅。七月庚戌。差充明堂鹵簿使。九月戊申。文德殿奏請致齋。攝侍中。奏中嚴外辦。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並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己未。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制詞】勅。合宮大饗。明靈居歆。嚴告神釐。蒙所勞矣。一二相事之老。宜均乃休。朝散大某。文章瑞時。歲辰華國。進階大政。時欲倚平。會資闕儀。贊成孝志。撤俎而命。宜先近班。功號崇階。副之勳等。往膺異數。是惟典常。可特授正奉大夫。依前尙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張瓌行】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至待制二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子宗

室駙馬都尉管軍。觀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羣臣。公得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脩。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羣臣屬和。外集。公和篇在遂宴羣玉殿。庚子。再召近臣及三館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公金花牋字。復燕羣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狀在四六集。詩在居士集。

按兩宴皆有賜書。而寶錄及范蜀公東齋記事。止載丙申有賜。當時王岐公親奉詔爲序。亦不及庚子再賜。而寶錄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召。惟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羣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賢校理。與東齋記事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爲金花牋。則無疑。然陳無己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黃絹兩

大字。又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綃舞。胡文恭公亦有謝御飛白扇子詩。得非預坐者衆。所賜或不同耶。實錄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岐公序乃作戊申壬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訛耳。詩。岐公再觀書紙看揮毫。又司馬溫公。水記聞。亦載兩賜飛白。

是月。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

二月乙亥。奉勅充沈貴妃冊禮使。不及行。四月壬申。英宗即位。甲戌。奉勅書大行皇帝哀冊諡寶。甲申。覃恩轉

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百戶。食寶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制詞】勅。朕受命

始初踐阼。居士民之上。與二三丞輔講求天下之理。思慮之及。宜先老成。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

夫尙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寶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氣

清神深。學足以飾經治。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尙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千五百戶。食寶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趙舉。性和識遠。言足以濟成謀。皆杞梓良材。廟堂重器。久

彌亮於大本。方倚平於至公。尙書地官。機政所出。往踐厥服。思所以致君堯舜之任。無俾專美

於前人。朕所望焉。修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戶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

食寶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勳封如故。舉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戶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寶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勳封如故。【張璠行】

乙酉。奉勅篆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五月戊辰。爲皇帝祈福於南郊。攝太尉。行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八月癸巳。奉勅篆大行皇帝諡寶。其文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寶。十月乙酉。增修太廟成命。告七室。十二月庚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元年甲辰。四月甲午。奉勅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侍郎。【制詞】勅。先皇帝遺大授艱于朕躬。俾守宗廟。

暮年于茲。惟是一二政事之臣。輔朕不逮。以底

于治。嘉乃勞止。是用鳴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精誠照於古今。高名起於日月。文之以禮樂。濟之以公忠。頃在先朝。預聞大政。逮予嗣訓之始。繫爾定策之先。屬哀毀之過塗。感疾疹之甚美。暨禱備至。氣體訖康。苟非與在之良。曷見仰成之懿。宜峻天臺之秩。庸昭國棟之隆。褒德懋功。於是乎在。爾兵夙夜茂勉。左右弼諧。用又我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八月辛丑。奉勅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祖無擇行】

治平二年乙巳。

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御容。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乞避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成。詔名太常因革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制詞】勅。朕薦鸞清廟。懷祖宗之威顯。享。熙事休成。臨端闈而肆霽中區。奉靈號而推尊文母。眷言賦政之重。宜首均釐之隆。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道合誠明。學窮元本。破遇仁考。嚴休禁塗。以經緯之文。施於典冊。以直亮之節。顯於殿廊。薦更四近之聯。采揚萬機之會。邦禋肇講。朝務益繁。備公衮之華章。承祭除之感禮。乃順裕福。以甄爾勞。進文散之崇階。衍采田之多邑。仍推勳級。庸異弼臣。顧褒嘉而載優。當圖報而毋廢。我有明命。其懋承之。可特授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功臣封食實封如故。【宋敏求行】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六十。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曆。適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力求去。不允。七月癸酉。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敕篆皇帝尊號寶。其文曰體乾膺歷文武廣孝皇帝之寶。乙巳。押伴契丹賀正。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特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

理功臣。【制詞】勅。在昔成王有審訓。以屬於六卿。惟我先帝命冲人。實託於四輔。眷言徽昨之始。宜首懸官之恩。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夔亮發中。誠明暴外。文蔚典謨之體。學通治亂之原。彌翼兩朝。變臨萬務。肆朕慕服。載深仰成。爰升肅於臺機。示瞻庸於台佐。衍封增幹。賜號進階。

祇式舊章。併推異數。噫。荷祖宗之垂佑。既嗣無疆之休。賴臣鄰而協恭。方求小茲之助。益宣賢業。茂對寵徵。可特授特進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二月。第三子棐登進士第。是月。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忤公。上察其誣。斥之。勳封如故。【宋敏求行】

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珂戴功臣。【制詞】勅。朕惟國

猶同體之股肱。凌雲之羽翼。莫之重也。至於辭隆自潔。則又徇其雅志而尊顯之。蓋所以均其勞逸也。方朕守文之初。而一德舊老。以病自乞。章數上矣。其可留以佐我而觀進退之節乎。推忠

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尚書左丞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學通本元。邦之嚮直。名重當世。士林師法。絲樞機之柄任。贊廊廟之全謨。兩受仍凡之

託。益堅事上之誠。踐更三朝。出入八載。需頭歷懇。守磨是斬。雖詔批不可。而其請愈確。是用進職書殿。增秩秋官。授符于价藩。分憂於閩寄。褒歷備矣。書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勉勤所報。詎假予訓。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

勸農使。及管勾開治溝洫河道事。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珂戴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呂夏行】閏三月辛巳。宣簽書駐泊公事陸辭。乞便道過潁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亳。六月戊申。視事。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制詞】勅。朕惟北海。九

近世兩府出入。為均逸之地。非者德峻望。不為倚毗。推誠保德崇仁珂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刑部尚書知亳州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以文學自進。以器能自

任。早領樞務。旋參大政。奏封屢上。誠請益堅。俾守藩方。已逾歲律。乃推夏官之秩。往臨海岱之區。一道兵農。惠滋是賴。肅予近服。無假訓言。可特授行兵部尚書。依前充觀文殿學士。

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九月丙申。至青。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謝辭。【李大臨行】

戶。食實封二百戶。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推恩行爵。必先及之。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

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封一千戶。歐陽某。文章宿望。左右三朝。艱難之時。實賴其力。進退之節。不累於位。股肱近鎮。玉帛勤王。然股所以推祥休而疏

朝寵也。乃眷舊德。奚煩訓辭。可特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是歲。築第於穎。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吳充行】

熙寧二年己酉。

三月。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合。又遞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刊定也。冬。乞壽州便私計。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

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

管。【制詞】勅。國家規恢裔邊。並建帥領。惟河汾之一道。崑嶺枕之二垂。爰咨旁路之賢。往付并

門之饒。仍遷近府。用壯輿藩。具官某。道德文章。爲時矜式。謀猷忠亮。預政累朝。自獲解於

台司。已再更於郡寄。委遠時柄。爾雖樂於燕安。尊任賢能。朕豈忘於鑿寐。眷言大鹵。方擇守

臣。俾從表海之邦。就改近胡之鎮。班超四貢。所以褒寵於舊勳。節制諸戎。所以倚成於外閫。惟爾同寅之德。體予注意之隆。亟即新州。毋辭遠略。可特授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太原府。公堅辭

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功臣散官勳封如故。【蘇頌行】

不受。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是歲。更號六一居士。

熙寧四年辛亥。

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制詞】勅。朕惟左右輔弼之臣。以道德自任。寵遇特。不使之蚤告老以去者。非爾股之恩典爲然。亦先王之禮意故也。以爾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某。文

章學問。遠足以知先王。德義謀猷。近足以宜當世。陟降於茲。踐揚茲多。當經極庭。參伏大政。乃能臨天之命。克勤王家。均休外藩。年德方茂。而乃安于義命。以禮請去。至於勤懇。雖股之隨。遇有加。亦終不能易爾志。重以先帝顧命。輔朕眇躬。勳勞問望。顧可以無報稱哉。是用度越常典。以榮爾歸。俾進東宮之師。仍兼從殿之職。尙准率身塗俗。以助成王德。惟良顧哉。可特授太子少師。依前充觀文殿學士致仕。功臣散。七月。歸潁。八月。將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官勸封食實封如故。仍放朝謝。【張璠行】

熙寧五年壬子。

閏七月庚午。公薨。年六十六。八月丁亥。贈太子太師。【制詞】勅。大臣還官告老。以高秩尊爵歸第。固朝廷所禮異也。矧嘗參弼大政。有兩朝定策援立之勳。

德甚盛而弗居。年未至而辭位。遽茲長逝。宜厚追褒。故推誠保德崇仁胡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推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某。以文章革浮靡之風。以道德鎮流競之俗。挺節強毅而不撓。當官明辯而莫奪。三世寵榮。一德端亮。股方將圖任舊老。嚙咨肅乂。而雅志冲遠。必期退休。未閱數歲。章踰十上。在大義難盡其力。茲勤請所以不違。謂其脫去人間之累。當饗期頤之壽。天遽殲奪。會靡慙遺。覽奏之日。爲之不能臨朝。諸坊六傳。師惟長首。舉以爲禮。用紓予哀。尙其有知。享此嘉命。可特贈太子太師。【王益柔行】

熙寧七年八月。諡文忠。諡議見附錄。

熙寧八年九月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太尉。【制詞】勅。朕齋明以祀。得敬于神。維顯及幽。並受多祉。奉

仕贈太子太師某。以高文典策。冠絕譽髦。以重德令名。進參機要。踐更事任。奮發猷爲。諒直公忠。簡於朕志。逝日逾遠。賢聲不忘。垂裕後昆。序朝德籍。丁時慶賚。恩錫有加。尙其營魂。膺此明命。可特贈太尉。【王安禮行】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兗國公。【制詞】勅。宗祀之澤。充塞穹壤。國之故老。褒敘有章。朝請郎充從閣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歐陽斐弟通直郎飛騎尉辯故父任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贈太師追封康國公某。名世之才。出應期運。明於輔弼事業。而以風節始終。詩慶嗣人。追命成國。實惟不沒。尙克享茲。可特贈太師。追封充國公。【中書舍人感陶行】

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皆以子裴遇郊恩。

文忠公年譜不一。惟桐川薛齊誼廬陵孫謙益會三異三家爲詳。雖用舊例。每歲列其著述。考文力之先後。然篇章不容盡載。次序寧免疑混。如公會孫建世以告勅宣劄爲編年。尙多差互。況餘人乎。今參稽衆譜。傍探史籍。而取正於公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月。而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定爲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寘於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卷。詩義別行於世。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別有附錄五卷。紀公德業。此譜專敘出處。詞簡而事粗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日。郡人登仕郎胡柯謹記。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二字一作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子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德。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

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編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

不知其功。一作不可知其功。納說。一作納諫。

此非予一有私字。言也。天下之一有公字。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一作號。六一居士云。綿州重刻大杭本及眉州本。皆無歐陽子以下十七字。六月十五日序。有兩碑本。其一六月作三月。其序作引。蓋蘇公諱序。故此作敘。

歐陽修全集總目

年譜……………一

居士集序……………一

居士集(五十卷)……………一

居士外集(二十五卷)……………三四五

易童子問(三卷)……………五六一

外制集序……………五七三

外制集(三卷)……………五七五

內制集序……………六〇七

內制集(八卷)……………六〇九

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六七七

奏議集(十八卷)……………七七五

河東奉使奏草(二卷)……………九〇七

河北奉使奏草(二卷)……………九三五

奏事錄……………九六九

濮議序……………九七七

濮議(四卷)……………九七七

崇文總目敘釋……………九九七

于役志……………一〇〇五

歸田錄序……………一〇一一

歸田錄(二卷)……………一〇一三

詩話……………一〇三五

筆說……………一〇四三

試筆……………一〇四七

近體樂府(二卷)……………一〇五三

集古錄目序……………一〇八七

集古錄跋尾(十卷)……………一〇八九

書簡(十卷)……………一一一九

附錄(五卷)……………一三三一

跋……………一

目錄

居士集卷第一

古詩

顏跖……………一
 猛虎景祐二年……………一
 仙草……………一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明道元年……………一
 伊川獨遊同前……………三
 三遊洞景祐四年……………三
 下牢溪同前……………三
 蝦蟆碚同前……………四
 黃牛峽祠同前……………四
 千葉紅梨花同前……………四
 金雞同前……………四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同前……………四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寶元元年……………五
 贈杜默康定元年……………五
 送呂夏卿慶歷二年……………五

憶山示聖俞慶歷元年……………六
 送唐生……………六
 送任處士歸太原康定元年……………六
 聖俞會飲慶歷元年……………七
 送胡學士知湖州同前……………七
 哭曼卿同前……………七
 送曇穎歸廬山同前……………八
 送孔秀才遊河北同前……………八
 送黎生下第還蜀慶歷二年……………八
 居士集卷第一

古詩

送楊闕秀才慶歷二年……………九
 送孔生再遊河北慶歷二年……………九
 送慧勤歸餘杭慶歷二年……………九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同前……………九
 絳守居園池慶歷四年……………九
 晉祠同前……………一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同前……………一一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同前……………一一

病中代書寄聖俞慶歷五年……………一二

鎮陽殘杏同前……………一二

班班林間鳩寄內同前……………一三

暮草有感同前……………一三

洛陽牡丹園慶歷二年……………一三

鎮陽讀書慶歷五年……………一四

留題鎮陽潭園同前……………一四

讀蟠桃詩寄子美同前……………一五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同前……………一五

白髮畏女師作同前……………一五

永陽大雪同前……………一六

送章生東歸慶歷六年……………一六

居士集卷第三

古詩

啼鳥慶歷六年……………一七

遊瑯琊山慶歷六年……………一七

續徂徠集慶歷六年……………一七

大熱二首同前……………一八

幽谷泉同前……………一八

百子坑賽龍同前……………一八

憎蚊同前……………一九

重讀徂徠集慶歷七年……………一九

汝壘答仲儀同前……………二〇

滄浪亭同前……………二〇

寶劍……………二一

秋晚凝翠亭慶歷六年……………二一

菱溪大石同前……………二一

送姜秀才遊蘇州寶元元年……………二一

送楊秀才慶歷六年……………二二

新霜二首同前……………二二

豐樂亭小飲慶歷七年……………二二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同前……………二二

秋懷二首寄聖俞同前……………二三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同前……………二三

拒霜花同前……………二三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同前……………二三

瑯琊山大題同前……………二四

居士集卷第四

古詩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慶歷七年……………二五

拜赦同前……………二五

彈琴效賈島體……………二六

酬學詩僧惟晤……………二六

別後奉寄聖俞慶歷七年……………二六

紫石屏歌同前……………二七

聚星堂前紫薇花皇祐二年……………二七

獲麟贈姚闢先輩皇祐元年……………二七

喜雨皇祐二年……………二八

飛蓋橋翫月皇祐元年……………二八

竹間亭皇祐二年……………二八

答呂公著見贈皇祐元年……………二八

送滎陽魏主簿……………二九

青松贈林子慶歷八年……………二九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皇祐二年……………二九

橄欖……………二九

鸚鵡螺……………三〇

食糟民……………三〇

送焦千之皇祐元年……………三〇

伏日贈徐焦二生同前……………三〇

寄生槐皇祐二年……………三一

韓公閣古堂皇祐元年……………三一

永州萬石亭同前……………三一

居士集卷第五

古詩

答原父皇祐二年……………三一

蟲鳴……………三三

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皇祐二年……………三三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同前……………三三

寄聖俞同前……………三四

有馬示徐無黨至和元年……………三四

天辰……………三四

再和聖俞見答皇祐二年……………三五

感春雜言同前……………三五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皇祐二年……………三五

送徐生之澠池至和元年.....三六

葛氏鼎.....三六

太白戲聖俞.....三七

邊戶.....三七

梅聖俞寄銀杏至和元年.....三七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

復同前.....三七

述懷同前.....三八

和劉原父澄心紙至和二年.....三八

居士集卷第十六

古詩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至和二年.....三九

書素屏同前.....三九

馬醫雪同前.....三九

風吹沙同前.....三九

重贈劉原父嘉祐元年.....四〇

贈沈遵同前.....四〇

答聖俞同前.....四一

感興五首同前.....四一

吳學士石屏歌同前.....四二

初食車螯同前.....四二

送裴如晦之吳江同前.....四二

盤車圖同前.....四二

答聖俞莫登樓嘉祐二年.....四三

答聖俞莫飲酒同前.....四三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懷鶴之作同前.....四三

戲答聖俞同前.....四四

和梅龍圖公儀謝鷗同前.....四四

和聖俞感李花同前.....四四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同前.....四四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同前.....四五

居士集卷第十七

古詩

贈沈博士歌嘉祐二年.....四五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同前.....四六

送吳生南歸嘉祐五年.....四六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赴襄陽嘉祐二年.....四七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同前……………四七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呈聖俞同前……………四七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
 呈聖俞同前……………四七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同前……………四八

送公期得假歸絳嘉祐三年……………四八

送宋次道學士赴太平州同前……………四八

謝王尚書舉正惠西京牡丹同前……………四八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同前……………四九

嘗新茶呈聖俞同前……………四九

次韻再作同前……………五〇

樂郊詩同前……………五〇

洗兒歌同前……………五〇

鳴鳩嘉祐四年……………五〇

代鳩婦言同前……………五一

看花呈子華內翰同前……………五一

啼鳥同前……………五一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
 同前……………五一

答劉原父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
 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同前……………五二
 居士集卷第八

古詩

有贈端溪綠石枕蘄州竹簟呈原父聖俞同
 前……………五三

夜聞風聲有感呈原父聖俞同前……………五三

答聖俞大雨見寄嘉祐二年……………五三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嘉祐四年……………五四

清明風雨三日不出因書所見呈聖俞同前……………五四

奉答原父見過寵示之作嘉祐五年……………五五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嘉祐
 四年……………五五

依韻奉酬聖俞見贈之作同前……………五五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同前……………五五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嘉祐三年……………五六

送刁紡推官歸潤州嘉祐四年……………五六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五六

二月雪嘉祐五年……………五六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嘉祐三年.....五七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嘉祐四年.....五七

盆池同前.....五七

再和明妃曲同前.....五七

奉送原父侍讀出守永興嘉祐五年.....五八

哭聖俞同前.....五八

居士集卷第九

古詩

寄題劉叟家園效聖俞體.....五九

西齋小飲贈別冲卿學士嘉祐五年.....五九

奉答原父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同前.....五九

答梅公儀歸鴈亭長韻嘉祐元年.....五九

寄題洛陽張少卿靜居堂嘉祐六年.....六〇

鬼車同前.....六〇

感二子嘉祐口年.....六〇

讀書同前.....六一

鵲鷓詞同前.....六一

初食雞頭有感同前.....六二

雙井茶同前.....六二

贈李士寧治平四年.....六一

明妃小引.....六一

感事四首.....六一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熙寧元年.....六二

昇天檜同前.....六二

憶焦陂同前.....六三

贈許道人同前.....六四

送龍茶與許道人同前.....六四

馴鹿.....六四

留題齊州舜泉熙寧元年.....六四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熙寧二年.....六四

嘲少年惜花熙寧口年.....六五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熙寧口年.....六五

射生戶熙寧口年.....六五

戲石唐山隱者熙寧口年.....六五

居士集卷第十

律詩

送王汲宰藍田景祐元年.....六六

微安門曉望.....六六

送孟都官知蜀州……………六六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明道二年……………六六

逸老亭……………六六
廣愛寺……………六六

弔黃學士鑑三首明道元年……………六六
兩後獨行洛北同前……………六七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同前……………六七
智瞻上人遊南嶽天聖九年……………六七

送左殿丞入蜀……………六七
秋郊曉行……………六七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明道元年……………六七
緱氏縣作同前……………六七

又行次作同前……………六七
送梅秀才歸宣城……………六八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明道二年……………六八

送謝學士歸關同前……………六八
河南王尉西齋明道元年……………六八

張主簿東齋同前……………六八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樹呈府中同僚同前……………六八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寄希深聖俞景祐元年……………六八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同前……………六八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六九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明道元年……………六九
和應之登廣愛寺閣寄聖俞同前……………六九

晚過水北……………六九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景祐元年……………六九

寄西京張法曹同前……………六九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同前……………六九

朱家曲……………六九
行至樞澗作景祐元年……………七〇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同前……………七〇
送賈推官赴絳州景祐二年……………七〇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同前……………七〇

送威勝軍張判官同前……………七〇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七〇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景祐元年……………七〇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同前……………七一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同前……………七一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同前……………七一

送王尚恭隰州幕同前……………七一

送王尚詰三原尉同前……………七一

送餘姚陳寺丞……………七一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景祐元年……………七一

夏侯彥濟武陟尉同前……………七一

遠山……………七一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康定元年……………七一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景祐三年……………七一

江行贈鴈同前……………七一

松門景祐四年……………七一

下牢津同前……………七一

龍溪同前……………七一

勞停驛同前……………七一

黃溪夜泊同前……………七二

望州坡景祐二年……………七三

居士集卷第十一

律詩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景祐三年……………七三

冬至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同前……………七三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同前……………七四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同前……………七四

縣舍不種花因戲書景祐四年……………七四

至喜堂北軒手植楠木呈元珍表臣同前……………七四

戲答元珍同前……………七四

初晴獨遊東山寺同前……………七四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景祐三年……………七五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景祐四年……………七五

戲贈丁判官同前……………七五

寄梅聖俞同前……………七五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寶元元年……………七五

再至西都慶歷四年……………七六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同前……………七六

謝公挽詞三首康定元年	七六
愁牛嶺	七六
寄子山待制二絕慶歷五年	七六
寄秦州田元均同前	七六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同前	七六
樂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同前	七七
過中渡二首同前	七七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同前	七七
自勉慶歷五年	七七
席中送劉都官同前	七七
寄劉都官	七七
書王元之畫像側慶歷六年	七八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同前	七八
寄題宜城縣射亭同前	七八
豐樂亭遊春三首慶歷七年	七八
謝判官幽谷種花同前一云六年	七八
畫眉鳥	七八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慶歷七年	七八
送張生同前	七九

田家	七九
別滁慶歷七年	七九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同前	七九
招許主客同前	七九
金鳳花	七九
鷺鷥	七九
野鵲	八〇
木芙蓉	八〇
樵者	八〇
詠雪慶歷八年	八〇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皇祐元年	八〇
潁州西湖種瑞蓮黃楊寄呂度支許主客同前	八〇
三橋三首同前	八〇
答通判呂太博同前	八一
祈雨曉過湖上皇祐二年	八一
居士集卷第十一	
律詩	
送謝中舍二首皇祐元年	八二

酬張器判官泛溪……………八二

西園石榴盛開……………八二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皇祐元年……………八二

夢中作……………八三

贈歐世英皇祐元年……………八三

送楊君之任永康……………八三

上太傅杜相公二首皇祐二年……………八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同前……………八三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同前……………八三

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

風雅可流傳因輒成同前……………八四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皇祐二年……………八四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同前……………八四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同前……………八四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同前……………八四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同前……………八四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同前……………八五

答杜相公惠詩同前……………八五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至和

元年……………八五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至和二年……………八五

內直對月奉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同前……………八五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同前……………八五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馬上口占同前……………八六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至和元年……………八六

憶滁州幽谷……………八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八六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嘉祐元年……………八六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至和元年……………八六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同前……………八七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同前……………八七

送渭州王龍圖同前……………八七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八七

送鄆州李留後……………八七

子華學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宿輒

成拙句奉呈嘉祐四年……………八八

禮部貢院闈進士就試同前……………八八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同前……………八八

再和同前……………八八

又和同前……………八八

憶鶴呈公儀同前……………八八

答王禹玉見贈同前……………八八

答王內翰范舍人同前……………八九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同前……………八九

小桃同前……………八九

戲書同前……………八九

春雪同前……………八九

和梅公儀嘗茶同前……………八九

和較藝書事同前……………九〇

和公儀贈白鷗同前……………九〇

再和同前……………九〇

和聖俞春兩同前……………九〇

出省有日書事同前……………九〇

和較藝將畢同前……………九〇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同前……………九〇

和出省同前……………九一

居士集卷第十三

律詩

送鄭草先輩賜第南歸嘉祐二年……………九二

和原父揚州六題同前……………九二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至和口年……………九三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嘉祐二年……………九三

送沈學士康知常州同前……………九三

聖俞監印試卷思去歲同在禮闈有感兼簡
子華景仁嘉祐三年……………九四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嘉祐四年……………九四

夜聞春風有感寄子華長文景仁同前……………九四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同前……………九四

奉酬長文出城見示之句同前……………九四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同前……………九四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嘉祐五年……………九四

寄閣老劉舍人同前……………九五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九五

禁中見鞞紅牡丹同前……………九五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同前……………九五

送襄陵令李君同前……………九五

景靈宮致齋同前	九五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同前	九五
送王平甫下第同前	九五
對雪十韻同前	九六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同前	九六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嘉祐六年	九六
應制賞花釣魚同前	九六
清明賜新火同前	九六
明堂慶成嘉祐七年	九七
羣玉殿賜宴同前	九七
永昭陵挽詞三首嘉祐八年	九七
續作五首同前	九七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嘗幸有感同前	九八
夜宿中書東閣同前	九八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同前	九八
早朝治平元年	九八
下直同前	九八
齋宮尙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有聞鶯詩寄原甫	九八
父有感四首同前	九八

攝事齋宮偶書同前	九九
早朝感事同前	九九
集禧謝雨同前	九九
下直呈同行三公同前	九九
東閣雨中同前	九九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御容有感治平元年	九九
居士集卷第十四	
律詩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治平二年	〇〇
定力院七葉木同前	〇〇
秋陰同前	〇〇
秋懷同前	〇〇
初寒同前	〇〇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同前	〇一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同前	〇一
聞潁州通判與知郡唱和因以奉寄同前	〇一
南郊慶成同前	〇一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治平三年	〇一

三日赴宴口占同前	○一
讀楊蟠章安集同前	○一
蘇主簿徇挽歌同前	○二
寄題沙溪寶錫院嘉祐五年	○二
宋司空挽詞治平三年	○二
感事治平四年	○二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詞二首同前	○二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同前	○三
送道州張職方同前	○三
再至汝陰三絕同前	○三
郡齋書事寄子履同前	○三
答子履見寄同前	○四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同前	○四
贈隱者同前	○四
戲書示黎教授同前	○四
書懷同前	○四
渦河龍潭	○四
游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熙寧元年	○五
太清宮燒香同前	○五

謝堤刑張郎中寄筠竹杖治平四年	○五
答黎教授二首同前	○五
又寄許道人熙寧元年	○五
酬扶溝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詩同前	○五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同前	○五
表海亭同前	○六
歲晚書事同前	○六
謁廟馬上有感同前	○六
毬場看山同前	○六
殘臘同前	○六
歲暮書事同前	○六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同前	○七
春晴書事熙寧二年	○七
遊石子澗同前	○七
讀易同前	○七
水磨亭子同前	○七
寄題相州榮歸堂熙寧三年	○七
畫錦堂同前	○八
觀魚軒同前	○八

狎鷗亭同前……………一〇八

休逸臺同前……………一〇八

青州書事熙寧二年……………一〇八

留題南樓二絕同前……………一〇八

答和王宣徽……………一〇八

答和呂侍讀熙寧四年……………一〇九

奉答子履見寄之作熙寧二年……………一〇九

謝景平挽詞熙寧四年……………一〇九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同前……………一〇九

居士集卷第十五

賦

黃楊樹子賦景祐二年……………一一〇

鳴蟬賦嘉祐元年……………一一〇

秋聲賦嘉祐四年……………一一一

病暑賦同前……………一一二

憎蒼蠅賦治平三年……………一一二

雜文

醉翁吟嘉祐元年……………一一三

山中之樂……………一一三

雜說三首……………一一四

居士集卷第十六

論

正統論三首康定元年……………一一五

或問……………一一〇

居士集卷第十七

論

本論二首慶歷二年……………一二一

朋黨論慶歷四年……………一二四

魏梁解一作論……………一二五

爲君難論二首慶歷二年……………一二六

居士集卷第十八

經旨

易或問三首景祐四年……………一二九

明用同前……………一三〇

春秋論三首同前……………一三一

春秋或問二首同前……………一三四

泰誓論同前……………一三五

縱囚論同前……………一三六

怪竹辯康定元年……………一三六

居士集卷第十九

詔冊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嘉祐八年……………一三七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同前……………一三八

賜大宗正司詔治平元年……………一三八

賜夏國詔書同前……………一三八

英宗遺制治平四年……………一三九

尊皇太后冊文治平元年……………一三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象神道碑銘寶

元元年……………一四〇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文惠陳公彝佐神道

碑銘慶歷四年……………一四一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伯淹神道

碑銘至和元年……………一四四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神道碑

銘慶歷六年……………一四七

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質神道碑銘至

和元年……………一四九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業國程公元白神道

碑銘至和二年……………一五一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程公琳

神道碑銘嘉祐四年……………一五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旦神道碑銘……………一五六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殊神道碑銘……………一五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神道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武恭王公德用神

道碑銘嘉祐三年……………一六二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靖神道碑銘治平四年……………一六五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墓表

石曼卿延年墓表慶歷元年……………一六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仲芳墓表寶元元年……………一六九

內殿崇班薛君塾墓表慶歷元年……………一七〇

連處士舜賓墓表慶歷八年……………一七〇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谷墓表至和口年……………一七一

龍武將軍薛君騰墓表至和元年……………一七二

永春縣令歐君慶墓表天聖口年……………一七三

河南府司錄張君汝士墓表嘉祐二年……………一七三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

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怡墓表至和二年……………一七五

太常博士周君堯卿墓表皇祐五年……………一七六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拱墓表嘉祐四年……………一七七

胡先生瑗墓表嘉祐六年……………一七八

龐岡阡表熙寧二年……………一七九

集賢校理丁君寶臣墓表熙寧元年……………一八〇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尹公仲宣墓誌銘寶元元年……………一八一

知制誥謝公終墓誌銘康定元年……………一八三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薛公產墓誌銘寶元元年……………一八五

度支員外郎張君思墓誌銘嘉祐四年……………一八七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詢墓誌銘慶歷二年……………一八八

都官員外郎歐陽公暉墓誌銘慶歷四年……………一九〇

句容縣令贈兵部員外郎王公代恕墓誌銘同前……………一九一

張子野先墓誌銘康定元年……………一九二

孫明復復墓誌銘嘉祐二年……………一九三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蔡君山高墓誌銘慶歷二年……………一九五

黃夢升注墓誌銘同前……………一九六

大理寺丞狄君粟墓誌銘慶歷五年……………一九七

薛質夫直孺墓誌銘寶元二年……………一九八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士元墓誌銘慶歷八年……………一九八

尹師魯殊墓誌銘同前……………一九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主客郎中劉君立之墓誌銘皇祐二年……………二〇二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偕墓誌銘皇祐二年……………二〇四

供備庫副使楊君琪墓誌銘皇祐二年……………二〇五

太子中舍王君汲墓誌銘康定元年……………二〇六

工部郎中歐陽君載墓誌銘皇祐二年……………二〇七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德裕墓誌銘同前……………二〇八

居士集卷第三十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錫墓誌銘皇祐元年……………二〇九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杞墓誌銘至和元年……………二一一

比部員外郎陳君僕卿墓誌銘同前……………二一二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文簡程公琳墓誌銘嘉祐二年……………二一四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衍墓誌銘嘉祐二年……………二一七

太常博士尹君源墓誌銘至和元年……………二一九

太子中舍梅君讓墓誌銘皇祐元年……………二二〇

湖州長史蘇君舜欽墓誌銘嘉祐元年……………二二一

翰林侍讀學士王公侏墓誌銘嘉祐二年……………二二二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尙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堯臣墓誌銘嘉祐四年……………二二五

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左丞贈吏部尙書正肅吳公育墓誌銘同前……………二二七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墓誌銘嘉

祐五年……………二二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墓誌銘

尙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公元墓誌銘

嘉祐二年……………二二三

尙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孫公甫墓誌銘

嘉祐五年……………二二三

梅聖俞嘉臣墓誌銘嘉祐六年……………二三五

江鄰幾休復墓誌銘同前……………二三六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墓誌銘

尙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長孺墓誌銘治

平三年……………二三七

國子博士薛君良孺墓誌銘同前……………二三八

徂徠石先生介墓誌銘治平二年……………二三九

文安縣主簿蘇君洵墓誌銘治平四年……………二四〇

贈太子太傅胡公宿墓誌銘同前……………二四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墓誌銘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平墓誌銘慶歷四年……………二四五

端明殿學士蔡公襄墓誌銘熙寧元年……………二四五

集賢院學士劉公敞墓誌銘熙寧二年……………二四八

零陵縣令贈都官員外郎吳君舉墓誌銘嘉

祐三年……………二五〇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慶歷五年……………二五一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同前……………二五二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二五三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慶歷八年……………二五三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嘉祐元年……………二五四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同前……………二五五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嘉祐五年……………二五五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治平四年……………二五六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宗顏墓誌銘嘉

祐五年……………一五七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宗訥墓誌銘同

前……………一五八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世融墓誌

銘同前……………一五八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宗師墓誌銘同前……………一五九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宗海墓誌銘

同前……………一五九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世衡墓誌銘同前……………一六〇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世宣墓誌銘

同前……………一六〇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同前……………一六一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同前……………一六一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同前……………一六一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同前……………一六一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同前……………一六一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同前……………一六二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同前……………一六三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同前……………一六三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同前……………一六四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同前……………一六四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行狀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齊行狀寶元二

年……………一六五

司封員外郎許公懿行狀同前……………一六七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記

泗州先春亭記景祐二年……………一六八

夷陵縣至喜堂記同前……………一六九

峽州至喜亭記景祐四年……………一七〇

御書閣記慶歷二年……………一七〇

畫舫齋記同前……………一七一

王彥章畫像記慶歷三年……………一七二

穀城縣夫子廟記寶元元年……………二七三

吉州學記慶歷四年……………二七四

豐樂亭記慶歷六年……………二七五

醉翁亭記慶歷口年……………二七六

居士集卷第四十

記

菱谿石記慶歷六年……………二七七

海陵許氏南園記慶歷八年……………二七八

真州東園記皇祐三年……………二七九

浮槎山水記嘉祐二年……………二七九

有美堂記嘉祐四年……………二八〇

畫錦堂記治平二年……………二八一

仁宗御飛白記治平四年……………二八二

峴山亭記熙寧三年……………二八二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序

章莖之字序慶歷三年……………二八三

秘演詩集序慶歷二年……………二八四

淮儼文集序慶歷元年……………二八五

詩譜補亡後序熙寧三年……………二八六

集古錄自序嘉祐七年……………二八七

蘇氏文集序皇祐三年……………二八七

鄧苟改名序……………二八八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序

韻總序……………二八九

送楊寘序慶歷七年……………二九〇

送曾鞏秀才序慶歷二年……………二九一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景祐四年……………二九一

謝氏詩序同前……………二九二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慶歷二年……………二九二

送王陶序……………二九三

孫子後序……………二九四

梅聖俞詩集序慶歷六年……………二九五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序

送宋秘丞歸太學序皇祐元年……………二九六

送徐無黨南歸序至和元年……………二九七

廖氏文集序至和二年……………二九八

外制集序慶歷五年……………二九八

禮部唱和詩序嘉祐二年……………二九九

內制集序嘉祐六年……………三〇〇

帝王世次圖序……………三〇〇

帝王世次圖後序……………三〇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序

思穎詩後序治平二年……………三〇二

歸田錄序治平四年……………三〇二

仲氏文集序熙寧元年……………三〇三

續思穎詩序熙寧二年……………三〇三

江鄰幾文集序同前……………三〇四

薛簡肅公文集序熙寧四年……………三〇五

傳

六一居士傳熙寧二年……………三〇五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上書

通進司上書康定元年……………三〇六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上書

準詔言事上書慶歷二年……………三二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康定元年……………三二八

答李誦書二首……………三二九

與荆南樂秀才書景祐四年……………三三〇

答吳充秀才書康定元年……………三三一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景祐二年……………三三二

與曾鞏論氏族書……………三三三

答宋咸書至和二年……………三三四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策問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慶歷二年……………三三五

問進士策三首……………三三六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嘉祐二年……………三三八

問進士策四首……………三三九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祭文

求兩祭文 寶元元年……………三三一
 求兩祭漢景帝文 同前……………三三一
 祭桓侯文 景祐四年……………三三一
 北嶽廟賽兩祭文 慶歷五年……………三三一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慶歷七年……………三三一
 又祭城隍神文 同前……………三三一
 祈晴祭城隍神文 同前……………三三一
 又祭漢高祖文 同前……………三三一
 祈兩祭漢高皇帝文 同前……………三三一
 漢高祖廟賽兩文 同前……………三三四
 祈兩祭張龍公文 皇祐二年……………三三四
 祭薛尚書文 寶元元年……………三三四
 祭謝希深文 康定元年……………三三四
 祭薛質夫文……………三三五
 祭叔父文 慶歷四年……………三三五
 祭尹子漸文 慶歷五年……………三三五
 祭尹師魯文 慶歷八年……………三三六
 祭蘇子美文 同前……………三三六

祭鄭宣徽文……………三三七

皇考焚黃祭文……………三三七

居士集卷第五十

祭文

祭程相公文 嘉祐元年……………三三七
 祭資政范公文 皇祐四年……………三三八
 祭杜祁公文 嘉祐二年……………三三八
 祭吳尚書文 嘉祐二年……………三三九
 祭梅聖俞文 嘉祐五年……………三三九
 焚黃祭文三首 嘉祐七年……………三三九
 皇考太師祭文……………三四〇
 皇妣太夫人江文……………三四〇
 祭宋侍中文 治平四年……………三四一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治平四年……………三四一
 祭石曼卿文 治平四年……………三四一
 祭胡太傅文 同前……………三四二
 祭劉給事文 熙寧元年……………三四二
 祭丁學士文 治平四年……………三四二
 祭吳大資文 嘉祐四年……………三四三

祭蔡端明文治平四年	三四三
青州求晴祭文國寧二年	三四三

居士外集卷第一

樂府

擬玉臺體七首明道元年	三四五
------------	-----

古詩

七交七首天聖九年	三四六
答楊闢喜雨長句	三四七
嵩山十二首明道元年	三四七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錢梅聖俞分韻得亭	三四八
皋木葉下明道元年	三四八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	三四九

佳句作欲留篇之什同前	三四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三四九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三四九
謝人寄雙桂樹子明道二年	三四九
雨中獨酌二首	三四九
庭前兩好樹	三五〇
綠竹堂獨飲明道二年	三五〇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寮	三五〇
江上彈琴	三五〇
送白秀才西歸	三五〇
鞏縣初見黃河明道二年	三五〇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三五〇
別聖俞	三五〇
送劉秀才歸河內	三五〇

居士外集卷第一

古詩

數詩	三五三
答錢寺丞憶伊川	三五三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景祐元年	三五三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三五三
聞梅二授德與令戲書	三五三
戲贈	三五三
寄左軍巡劉判官	三五三
罷官後初還襄城述懷十韻	三五三
和聖俞聚蚊	三五三
送劉學士知衡州	三五三

送張屯田歸洛敬景祐二年.....三五五

述懷送張惣之.....三五五

送子野.....三五六

送劉十三南遊.....三五六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三五六

晚泊岳陽.....三五六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三五六

代贈田文初景祐四年.....三五六

惠泉亭.....三五七

過張至秘校莊.....三五七

行次葉縣.....三五七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三五七

自岐江山行至平陸驛.....三五七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三五八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三五八

古瓦硯.....三五九

新營小齋墜地燼.....三五九

居士外集卷第三

古詩

南獠寶元元年.....三六〇

寄聖俞.....三六〇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寶元二年.....三六一

酬聖俞朔風見寄.....三六一

送琴僧知白寶元二年.....三六一

聽平戎操.....三六一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三六一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

數韻奉酬聖俞康定元年.....三六一

答梅聖俞.....三六一

病中聞梅二南歸.....三六一

送蟾上人遊天台.....三六一

送徐生秀州法曹.....三六三

讀山海經圖.....三六三

依韻和聖俞見寄.....三六三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慶歷元年.....三六三

送吳照鄰還江南.....三六四

答朱案捕蝗慶歷二年.....三六四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三六四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二六五

喜雪示徐生……………二六五

賦竹上甘露……………二六五

和對雪憶梅花……………二六五

歸雁亭畫歷二年……………二六六

送韓子華……………二六六

送李太傅知冀州……………二六六

石篆慶歷五年……………二六六

題滁州醉翁亭慶歷六年……………二六七

贈學者……………二六七

春寒效李長吉體……………二六七

幽谷晚飲……………二六八

居士外集卷第四

古詩聯句附

桐花皇祐元年……………二六八

思二亭送謝寺丞歸滁陽……………二六八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二六九

和徐生假山……………二六九

送楊員外……………二六九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二六九

和人三橋……………二七〇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二七〇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二七〇

送朱生……………二七〇

雪皇祐二年……………二七〇

雪晴……………二七一

琴高魚嘉祐二年……………二七一

竹間亭……………二七一

箕山……………二七一

西園……………二七一

白兔至和二年……………二七一

偶書……………二七一

日本刀歌……………二七一

會峯亭……………二七一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二七一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二七二

贈潘景溫叟……………二七二

學書二首……………二七三

奉使道中作三首……………三七三

奉使道中寄坦師……………三七四

勉劉申……………三七四

壽樓……………三七四

試院聞奚琴作……………三七四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嘉祐五年……………三七五

擬刺豕行寄趙少師熙寧五年……………三七五

絕句同前……………三七五

聯句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康定元年……………三七五

劍聯句慶歷三年……………三七五

鶴聯句同前……………三七六

來鷺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

句……………三七六

居士外集卷第五

律詩

漢宮……………三七七

送劉半千平陽簿……………三七七

樓頭……………三七七

夕照……………三七八

送張學士知鄂州……………三七八

曉詠……………三七八

禁火……………三七八

送趙山人歸舊山……………三七八

閑居即事……………三七八

傷春……………三七八

公子……………三七九

夜意……………三七九

寄張至秘校……………三七九

寄徐巽秀才……………三七九

寄劉昉秀才……………三七九

送客回馬上作……………三七九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三七九

送目……………三八〇

春曉……………三八〇

劉秀才宅對弈……………三八〇

送李寔……………三八〇

早夏鄭工部園池……………三八〇

舟中寄劉昉秀才	三八〇
月夕	三八〇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三八一
柳	三八一
舟中望京邑	三八一
小圃	三八一
卽目	三八一
南征道寄相送者	三八一
楚澤	三八一
題金山寺	三八二
送竇秀才	三八二
旅思	三八二
仙意	三八二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三八二
剿征	三八二
鄭駕部射圃	三八二
甘露寺	三八三
送友人南下	三八三
高樓	三八三

榴花	三八三
宿雲夢館	三八三
鸚鵡	三八三
簾	三八三
行雲	三八三
琵琶亭上作	三八四
柳	三八四
井桐	三八四
雪中寄友人	三八四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明道元年	三八四
居士外集卷第六	
律詩	
雙桂樓明道元年	三八五
題張應之縣齋	三八六
和梅聖俞杏花	三八六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三八六
送辛判官	三八六
叢翠亭	三八六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三八六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明道二年……………三八六

花山寒食……………三八六

寒食值雨……………三八七

寄謝晏尚書二絕……………三八七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三八七

寄聖俞……………三八七

柴舍人金霞閣……………三八七

送王公慥判官……………三八七

伊川獨遊景祐元年……………三八七

遊彭城公白蓮莊……………三八八

普明院避暑……………三八八

送高君先輩還家……………三八八

憶龍門……………三八八

贈梅聖俞……………三八八

郡人獻花……………三八八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三八八

荷葉……………三八八

早赴府學釋奠……………三八八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三八九

和晏尚書自嘲……………三八九

題薦嚴院……………三八九

寄題嵩巫亭景祐二年……………三八九

題淨慧大師禪齋……………三八九

琵琶亭景祐三年……………三八九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三八九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三八九

露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三九〇

送致政朱郎中……………三九〇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三九〇

題光化張氏園亭……………三九〇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寶元二年……………三九〇

魚……………三九〇

月……………三九〇

根子……………三九一

初冬歸襄城敝居……………三九一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慶歷元年……………三九一

滑州歸雁亭慶歷三年……………三九一
送黃通之鄆鄉……………三九一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三九一
送楊君歸漢上	三九一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慶歷五年	三九一
春日獨居	三九二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笑郡署懷物甚野	三九二
其意有戀着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	三九二
且警激之	三九二
幽谷種花洗山	三九二
鷺鷥	三九二
贈歌者慶歷八年	三九二
初春	三九二
送田處士	三九二
行次壽州寄內	三九三
答呂太傅賞雙蓮皇祐元年	三九三
酬孫延仲龍圖	三九三
常州張卿養素堂	三九三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	三九三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三九三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優詔俞允發	三九三

於感遇記以嘉篇小子不接輒亦課成拙	三九三
詩一首皇祐二年	三九三
寄子春發運待制	三九四
答許發運見寄	三九四
寄廬山僧居訥	三九四
過塞二首至和元年	三九四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至和二年	三九四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三九四
居士外集卷第七	三九四
律詩	三九四
贈王介甫嘉祐元年	三九五
蘇才翁挽詩二首	三九五
送石揚休還蜀	三九五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嘉祐元年	三九五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三九五
久在病告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三九六
送潤州通判屯田	三九六
和劉原父平山堂見寄嘉祐二年	三九六
送張吉老赴浙憲	三九六

春日詞五首……………三九六

走筆答原父提刑學士慶歷五年誤竄此……………三九七

酬淨照大師說……………三九七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三九七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三九七

鶴……………三九七

雁……………三九七

鶻……………三九七

原父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

簡聖俞嘉祐四年……………三九八

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三九八

奉和劉舍人初雪……………三九八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三九八

荷葉……………三九八

小池……………三九八

釣者……………三九九

霜……………三九九

牛……………三九九

送劉虛白二首……………三九九

劉丞相挽詞二首……………三九九

寄大名程資政琳……………三九九

東齋對雪有懷……………三九九

雪後玉堂夜直……………四〇〇

客舍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父景

仁舍人聖俞博士……………四〇〇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四〇〇

中秋不見月問客……………四〇〇

張仲通示墨竹詞以嘉篇豈勝欽玩聊以四

韻仰酬厚貺……………四〇〇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四〇〇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四〇〇

和原父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四〇一

聞原父久在病告有感……………四〇一

試筆……………四〇一

齋宮感事寄原父……………四〇一

戲答仲儀口號……………四〇一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嘉祐七年……………四〇一

題東閣後集熙寧二年……………四〇一

日長偶書……………四〇一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熙寧二年……………四〇一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四〇二

題杜祁公祠堂……………四〇二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

二首……………四〇二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四〇二

會老堂熙寧五年……………四〇二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四〇三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四〇三

贈潘道士……………四〇三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四〇三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四〇三

初夏西湖……………四〇三

寄河陽王宣徽……………四〇四

寄韓子華熙寧四年……………四〇四

戲劉原甫……………四〇四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四〇四

居士外集卷第八

古賦

紅鸚鵡賦明道元年……………四〇五

述夢賦明道二年……………四〇六

荷花賦……………四〇六

螟蛉賦……………四〇七

辭

啄木辭……………四〇七

哭女師慶歷五年……………四〇八

頌

會聖宮頌天聖九年……………四〇八

贊

魏國韓公國華真贊治平元年……………四〇一

章

州名急就章至和元年……………四〇一

居士外集卷第九

論辨

本論慶歷二年……………四一一

正統論七首康定元年……………四一三

正統辨二首……………四二〇

時論

原弊康定元年……………四二〇

兵儲慶歷四年……………四二三

塞垣同前……………四二四

代曾參答弟子書續添……………四二五

居士外集卷第十

經旨

石鴛論……………四二七

辨左氏……………四二八

三年無改問……………四二九

易或問景祐四年……………四三〇

詩解統序……………四三一

詩解八首……………四三二

居士外集卷第十一

神道碑銘 墓誌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天聖八年……………四三六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景祐二年……………四三七

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景

祐元年……………四三九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明道二年……………四四〇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慶歷二年……………四四一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治平三年……………四四二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景祐三年……………四四三

居士外集卷第十二

墓誌銘 墓表 石槨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景祐二年……………四四四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景祐二年……………四四四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明道二年……………四四六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明道二年……………四四七

先君墓表皇祐口年……………四四七

母鄭夫人石槨銘皇祐五年……………四四八

胥氏夫人墓誌銘同前……………四四九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四四九

居士外集卷第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明道元年……………四五〇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同前……………四五一

陳氏榮寧亭記……………四五一

明因大師塔記景祐元年……………四五二

叢翠亭記明道元年……………四五三

非非堂記同前……………四五三

遊大字院記天聖九年……………四五三

李秀才東園亭記景祐元年……………四五四

樊侯廟災記……………四五四

東齋記明道二年……………四五四

伐樹記天聖九年……………四五六

戕竹記……………四五六

養魚記……………四五六

辦儵亭記景祐五年……………四七七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明道二年……………四七七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景祐二年……………四七八

偃虹隄記慶歷六年……………四五九

大明水記慶歷八年……………四五九

孫氏碑陰記皇祐二年……………四六〇

三琴記嘉祐七年……………四六一

吉州學記續添……………四六一

居士外集卷第十四

序

仁宗御集序治平二年……………四六四

送方希則序天聖八年……………四六五

送陳經秀才序明道元年……………四六五

送楊子聰戶曹序明道二年……………四六六

送廖倚歸衡山序同前……………四六六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明道元年……………四六七

張應之字序……………四六七

尹源字子漸字序……………四六八

胡寅字序……………四六八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皇祐二年……………四六九

送孫屯田延仲序……………四六九

張令注周易序……………四七〇

居士外集卷第十五

序

刪正黃庭經序……………四七一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景祐二年……………四七二

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四七二

傳易圖序……………四七三

月石硯屏歌序慶歷八年……………四七四

七賢畫序皇祐五年……………四七四

龍茶錄後序治平元年……………四七五

傳

桑懌傳皇祐二年……………四七五

居士外集卷第十六

書

上范司諫書明道二年……………四七八

與郭秀才書同前……………四八〇

與張秀才二首同前……………四八〇

與石推官二首景祐二年……………四八二

答西京王相公書慶祐元年……………四八四

投時相書同前……………四八五

居士外集卷第十七

書

與范希文書景祐元年……………四八六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同前……………四八六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書同前……………四八七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四八八

與高司諫書景祐二年……………四八八

與尹師魯書同前……………四九〇

第二同前……………四九一

第三慶歷五年……………四九二

第四慶歷四年……………四九二

第五慶歷五年……………四九三

回丁判官書景祐二年……………四九三

居士外集卷第十八

書

與謝景山書景祐四年……………四九五

答李淑內翰書寶元元年……………四九五

答孫正之第一書景祐二年……………四九六

答孫正之第二書寶元二年……………四九六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寶元元年……………四九六

與刁景純學士書寶元二年……………四九七

與陳員外書康定元年……………四九八

答祖擇之書……………四九八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皇祐二年……………四九九

答徐無黨第一書……………五〇〇

答徐無黨第二書慶歷三年……………五〇〇
與陳之方書……………五〇〇

居士外集卷第十九

書

答宋咸書至和三年……………五〇一
與集賢杜相公書慶歷四年……………五〇一
答李大臨學士書皇祐二年……………五〇二
答陳知明書同前……………五〇二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五〇二
又同前……………五〇三
又同前……………五〇三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皇祐口年……………五〇三
又同前……………五〇四
與王深甫問五月一日會朝帖……………五〇四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嘉祐二年……………五〇四
又同前……………五〇五
問劉原父入閣儀帖……………五〇五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嘉祐七年……………五〇六
與樂秀才第一書續添……………五〇六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一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首……………五〇七

諡議

贈太尉夏守贊諡議……………五〇八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五〇九

祭文

祭妙山太守祈晴文皇祐五年……………五〇九

祭五龍祈雨文寶元元年……………五〇九

祈晴文……………五〇九

祭東嶽文熙寧四年……………五一〇

祭金城夫人文皇祐五年……………五一〇

祭王深甫文治平二年……………五一〇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一

譜圖

歐陽氏譜圖序熙寧二年……………五一〇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二

譜

視譜.....五二四

記

洛陽牡丹記景祐元年.....五二六

花品序.....五二六

花釋名.....五二七

風俗記.....五二九

牡丹記跋尾.....五三〇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二

雜題跋

書李翔集後天聖口年.....五三一

書梅聖俞稿後明道元年.....五三一

讀李翔文景祐二年.....五三二

書春秋繁露後景祐四年.....五三三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慶曆口年.....五三三

論尹師魯墓誌皇祐元年.....五三三

書仲厚居士墓銘後.....五三四

讀裴寂傳皇祐口年.....五三五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至和口年.....五三五

書三絕句詩後至和口年.....五三五

跋晏獻公書至和口年.....五三五

跋李西臺書二首嘉祐二年.....五三五

跋李翰林昌武書嘉祐口年.....五三六

記舊本韓文後嘉祐口年.....五三六

題薛公期畫嘉祐八年.....五三七

跋杜祁公書同前.....五三七

跋永城縣學記同前.....五三七

書荔枝譜後同前.....五三八

跋學士院題名同前.....五三八

跋茶錄治平元年.....五三九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同前.....五三九

跋學士院御詩同前.....五三九

跋薛簡肅公奎書治平四年.....五四〇

跋醉翁吟熙寧三年.....五四〇

題青州山齋同前.....五四〇

跋三絕帖熙寧五年.....五四一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四

近體賦官題詩賦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慶曆

二年

賦推誠應天豈尙文飾……………五四一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天聖七年……………五四二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同前……………五四三

詔重修太學詩同前……………五四四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天聖八年……………五四四

翠旌詩同前……………五四五

殿試藏珠於淵賦同前……………五四五

博愛無私詩闕……………五四六

賞以春夏賦……………五四六

畏天者保其國賦……………五四六

斲雕爲樸賦……………五四七

祭先河而後海賦……………五四七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五四八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已下續添……………五四八

秋獮詩……………五四九

論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五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闕……………五五〇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五五〇

賈誼不至公卿論……………五五〇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五五一

策

南省試策五道天聖八年……………五五二

國學試策三道天聖七年……………五五六

易童子問卷第一

易童子問卷第二

易童子問卷第三

外制集卷第一

勸農勅……………五七五

頌貢舉條制勅……………五七五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
加天策上將軍制……………五七六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五七六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
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五七六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
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政官制……………五七六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五七七

登州黃縣尉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

司士參軍制……………五七七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同州錄事參軍

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

參軍制……………五七七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五七七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五七七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

張昭度等磨勘政官制……………五七八

東頭供奉官桑逵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過犯

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五七八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

可本族都軍主制……………五七八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五七八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

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五七八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五七八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闕太常博士王揆

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

舊官制……………五七九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

一作樞秘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

政官制……………五七九

前磁州錄事一作司理參軍杜鉞一作鉞可

衛尉寺丞制……………五七九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充可衛尉寺丞充堂後

官制……………五七九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五七九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五八〇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

可大理寺丞制……………五八〇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

庫副使制……………五八〇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

制……………五八〇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

一作試監簿制……………五八〇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五八〇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五八一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五八一
江南北路提刑內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	
賓副使制	五八一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五八一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	
適授秘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五八一
皇姪仲伉贈官制	五八一
秦州推官董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五八一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五八一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稱可將作監主簿制	五八一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	
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五八一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傳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五八一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	
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喬轉國子博士	
某官監洺州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	
郎制並磨勘改官	五八一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	
制	五八三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為招	
軍	五八三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為功效	五八三
東上閣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	
大將軍致仕制	五八三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	
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五八三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五八三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五八四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五八四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	
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	
使制	五八四
外制集卷第一	
內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五八四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	
主簿制	五八五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五八五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五八五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

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

復舊官制……………五八五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

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

並磨勘改官……………五八五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五八五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五八六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五八六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五八六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五八六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五八六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五八六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五八七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夏夫可國子博士制……………五八七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

丁憂服闋復舊官制……………五八七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五八七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五八七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五八七

陳曙李方改官制……………五八七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五八八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

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

外郎制……………五八八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五八八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五八八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五八八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

制……………五八八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

承制一作崇班制……………五八九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五八九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五八九

龍衛指揮使開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

殿承制制……………五八九

殿中丞崔愈一作輝可國子博士制……………五八九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孟

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五八九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五九〇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五九〇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五九〇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

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

秘書丞制並磨勘改官……………五九〇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五九〇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五九〇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

隴城縣制……………五九一

吳守一改官制……………五九一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五九一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倬男允修可將

作監主簿制……………五九一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州涇一

作四方館使涇原鈐轄兼知涇州制……………五九一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

益州鈐轄制……………五九一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佐賢

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磨勘改官……………五九二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五九二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臣可內殿崇班制……………五九二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

制……………五九二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觀可大理評事制……………五九二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五九二

外制集卷第二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

制……………五九三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

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

秘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

制並磨勘改官……………五九三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秘書丞充集賢校理楊

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五九三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尉制……………五九三

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

制……………五九四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一作詠等磨勘政官制……………五九四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五九四

角廝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五九四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五九四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五九四

秘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五九四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五九五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五九五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

勘政官制……………五九五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五九五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五九五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

授口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五九五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

丞曹一作唐琰等磨勘政官制……………五九六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

涇州判官公事制……………五九六

故尙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

教制……………五九六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五九六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

殿崇班制……………五九六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五九六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

副率致仕制……………五九七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

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五九七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

評事制……………五九七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五九七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五九七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五九七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五九八

杜諮轉官制……………五九八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五九九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

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五九八

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蕃思可內殿承制制……………五九八

建州司戶參軍吳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五九八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五九九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五九九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五九九

盧守勤致仕制……………五九九

曹元賓轉官制……………五九九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五九九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六〇〇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

書記制……………六〇〇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六〇〇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六〇〇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六〇〇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六〇〇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六〇一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

磨勘改官制……………六〇一

蕪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

寺丞制……………六〇一

外制拾遺

孫復可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六〇一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六〇二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

大將軍制……………六〇二

楊旼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六〇二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六〇二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六〇二

大名府推官徐洽可著作佐郎制……………六〇三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秘校知永州祁陽縣事

制……………六〇三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

制……………六〇三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遵可大理寺丞制……………六〇三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六〇三

錄事參軍張一作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六〇四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六〇四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六〇四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口口可華州蒲

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六〇四

內制集卷第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六〇九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同前……………六〇九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同前……………六〇九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關御筵口宣同

前……………六〇九

撫閣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六〇九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同

前……………六〇九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

前……………六一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

十四日……………六一〇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

撫閣口宣九月二十日……………六一〇

賜翰林學士尙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

諭詔九月十四日……………六一〇

皇帝本命袁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日……………六一〇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

二十五日……………六一〇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九月二十七日……………六一〇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

口宣同前……………六一〇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十月十二日……………六一〇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

字詔十月二十日……………六一〇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郝質勅書同前……………六一〇

賜尙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同前……………六一〇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六二二
撫問廊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六二二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六二二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六二二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同前	六二二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六二二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前	六二二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前	六二二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一日	六二三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六二三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六二三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六二三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同前	六二三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同前	六二三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同前	六二三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十五日	六二三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孟子錦被褥口宣同前	六二四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六二四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同前	六二四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同前	六二四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同前	六二四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六二四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六二四

十二月二十五日……………六一四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錄道場密詞

十二月十日……………六一四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六一五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

口宣……………六一五

春帖子詞二十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六一五

皇帝閣六首……………六一五

皇后閣五首……………六一五

温成皇后閣四首……………六一六

夫人閣五首……………六一七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六一七

萬壽觀造温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

九日……………六一七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六一七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六一八

內制集卷第二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

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六一八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

黃籙道場青詞同前……………六一八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

同前……………六一八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同前……………六一八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

七日……………六一九

撫問真定州等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六一九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一日……………六一九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六一九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

十三日……………六一九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古祭文堂祭 二月

二十六日……………六一九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 同前……………六一九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班荆館酒果口宣

十二月二十九日……………六一九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

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六一〇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敕書

同 同前……………六二〇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三月二十五

日……………六二〇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同前……………六二〇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同前……………六二〇

撫問麟府路一無路字臣寮及并代州路臣

寮口宣三月十五日……………六二〇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

李昭亮口宣四月六日……………六二〇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

宣……………六二〇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 三月二十五日……………六二〇

皇帝閣六首……………六二一

皇后閣五首……………六二一

溫成皇后閣四首……………六二二

夫人閣五首……………六二二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四月十二

日……………六二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乾就驛賜

酒果口宣同前……………六二三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

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

日……………六二三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

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

詔五月二十二日……………六二三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六二三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寶封餘如故制

五月二十八日……………六二四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六二四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同前……………六二四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

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同前……………六二五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

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同前……………六二五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

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六二五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

藥詔同前……………六二五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十

一日……………六二五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六二六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六二六

南京鳩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

一日……………六二六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巨寮口宣八

月六日……………六二七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巨寮

口宣八月八日……………六二七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

道場齋文……………六二七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

十二日……………六二七

爲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

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六二七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 八月二十二日……………六二七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赦祭 八月二十

三日……………六二七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

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六二七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同前……………六二八

論獎諭叔韶奏續條……………六二八

貼黃……………六二八

內批……………六二八

內制集卷第二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

簡青詞八月十六日……………六二九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

十六日……………六二九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同前	六二九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同前	六二九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 同前	六二九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 同前	六二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六二九
八月三十日	六二九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	六二九
四日	六二九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	六二九
閭口宣同前	六三〇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六三〇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同前	六三〇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	六三〇
場齋文九月八日	六三〇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	六三〇
場功德疏右語同前	六三〇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九月十二日	六三〇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	六三〇
營處土地祝文同前	六三〇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六三〇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六三一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	六三一
九月十三日夜	六三一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禮所	六三一
九月十三日	六三一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仲獎諭勅書九月十五	六三一
日	六三一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同前	六三一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	六三一
二十三日	六三一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六三一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十月二日	六三一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同前	六三一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	六三一
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同前	六三一
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	六三一
日禮物口宣同前	六三一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至和二	六三一

年二月十五日……………六三二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六三一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六三一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六三一

建隆觀邨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闕

三月四日……………六三三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

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六三三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爲修

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六三三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

闕茶藥詔八日……………六三三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餽口宣同前……………六三三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

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同前……………六三三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

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同前……………六三三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六三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七日……………六三四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令等勅書五月七日……………六三四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同前……………六三四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同前……………六三四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十七日……………六三四

除授陳執中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

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

放朝謝制六月十日……………六三五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六三五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三日……………六三五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口宣七月十

日……………六三五

撫問瀘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

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

日……………六三五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

道場青詞同前……………六三五

內制集卷第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

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	質各進奉端午馬詔勅七月七日	六三六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勅書	賜外任巨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勅七月	六三六
七日	賜外任巨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	六三六
七月二十五日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生料口宣八月	六三六
五日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	六三六
奉謝恩馬勅書八月十日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勅書同	六三六
前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尙書左僕射陳執	六三六
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勅并	六三七
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	六三七
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		六三八

州示諭勅書同前	賜翰林學士尙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	六三七
刑院曾公亮詔同前	賜尙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	六三七
大理寺郭申錫等勅書同前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尙書充觀文殿大學士	六三七
知應天府加食邑寶封仍改賜功臣餘如	故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六三七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	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	六三八
二月五日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	六三八
勅書同前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六三八
十二月十日	賜夏國主一有羅贈二字詔十二月二十五	六三八
日	正月六月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	六三八
御筵口宣同前		六三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酒果口宣……六三九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六三九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勅……六三九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六三九

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六三九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同前……六三九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六三九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六三九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六三九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六三九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勗詔五月二十三日……六四〇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六四〇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青詞……六四〇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四〇

賜充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七月七日……六四一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四一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六四一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六四一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六四二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同前……六四二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十三日……六四二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同前……六四二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同前……六四二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六四二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六四二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六四三

內制集卷第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九月五日……………六四三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六四三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六四三

賜知潁州徐宗況進奉賀充國公主出降銀

絹馬等勅書……………六四四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六四四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

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六四四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同前……………六四四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十二

月十二日……………六四四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默表……………六四四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

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六四五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

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六四五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

果口宣……………六四五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六四五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十二月十四日……………六四五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馳詔……………六四五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口日……………六四五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

三年正月十七日……………六四六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雪道場青詞……………六四六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

正月十九日……………六四六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同前……………六四六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同

前……………六四六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

啓預告道場青詞正月二十日……………六四六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六四六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

十四日……………六四七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二月二

十五日……………六四七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尙書戶部郎中知

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三月三日……………六四七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

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勅書同前……………六四七

恩州賜契丹遣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

八日……………六四七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筵口宣

四月七日……………六四七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酒果口

宣同前……………六四八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

果口宣四月十七日……………六四八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

進先春茶勅書……………六四八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勅書……………六四八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六四八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

袈裟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六四八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四日……………六四八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六四八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

西京不允詔五月二日……………六四九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

答五月十八日……………六四九

就驛賜契丹遣留使副銀鈔羅唾盂孟子錦

被褥口宣同前……………六四九

通商茶法詔嘉祐四年二月四日……………六四九

內制集卷第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

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六五〇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同前……………六五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同

前……………六五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

前……………六五〇

端午帖子二十首……………六五〇

皇帝閣六首……………六五〇

皇后閣五首……………六五一

溫成閣四首……………六五二

夫人閣五首……………六五二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六五三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六五三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

宣……………六五三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六五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錄道

場密詞三月二十日……………六五三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同前……………六五三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同前……………六五三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同前……………六五四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同前……………六五四

萬壽觀開啓求嗣保安道場青詞……………六五四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六五四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六五四

賜新除行刑部尙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

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四月五日……………六五四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

筵兼撫問口宣四月十三日……………六五五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五月四日……………六五五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六五五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同前……………六五五

為將來給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

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六五五

為將來給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同前……………六五五

內中為將來給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同前……………六五六

為將來給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同前……………六五六

為將來給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同前……………六五六

為將來給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同前……………六五六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

都部署王凱赴關茶藥口宣六月十五日……六五六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關生料口宣同前……六五六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六五六

除李昭亮制加恩……六五七

除梁適制特授特進加恩……六五七

除許懷德制加恩……六五八

翼祖皇帝冊文……六五九

真宗皇帝冊文……六五九

淑德皇后冊文……六五九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六五九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六〇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六六〇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敕口宣……六六〇

閣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敕口宣……六六〇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

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六六〇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六〇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六六〇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禮畢祝文同前……六六一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禱享禮畢道場

齋文……………六六一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

場齋文十一月一日……………六六一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

場功德疏右語……………六六一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敕書十一月三日……………六六一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六六一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給享銀絹等敕書……………六六一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與正乞致仕不

允詔十一月十四日……………六六一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

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

文同前……………六六二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

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

青詞同前……………六六二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六六三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
籍乞退不允詔……………六六三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十一月十

七日……………六六三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

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三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一月二十三日……………六六四

萬壽觀寧華殿開啓温成皇后忌辰道場青

詞十一月二十九日……………六六四

閣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敕口宣……………六六四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乞致仕不

允詔十一月二十九日……………六六四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

宣十二月六日……………六六四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十二月九日……………六六四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六六四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讓恩
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六六五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六六五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六六五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

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十二月五日……………六六五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六六五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巨馬駟詔……………六六五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巨書……………六六五

皇帝回契丹皇帝違皇太后賀正巨書……………六六六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十二月

九日……………六六六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

詔同前……………六六六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

書同前……………六六六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十

二月十七日……………六六六

集英殿告選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

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六六七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選宣祖皇帝昭憲皇后

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六六七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

佛經都功德疏語……………六六七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語……………六六七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

都功德疏語……………六六七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語……………六六七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七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七

賜觀文殿學士尙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

批答嘉祐五年正月八日……………六六七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六六八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同前……………六六八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正月二

十六日……………六六八

內制集卷第八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嘉祐五年正月二十

六日……………六六九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同前……………六六九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

后章惠皇太后表同前……………六六九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

表不允批答正月二十九日……………六六九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二月十五日……………六六九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同前……………六七〇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瀘州制同前……………六七〇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公亮乞罷不允詔

二月十八日……………六七〇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二

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同前……………六七一

閣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瀘州李端懿

告勅口宣同前……………六七一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

詔三月十六日……………六七一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

三表不允批答同前……………六七一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五月三日……………六七一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

五日……………六七一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五月二十四日……………六七一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一作口宣 五月

十九日……………五七二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五月

二十七日……………六七二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

彥博進奉謝珍享加恩詔六月十七日……………六七二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

詔同前……………六七二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

詔同前……………六七二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煥進奉

謝恩馬詔同前……………六七二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六七三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袷享禮畢勅書六月十

七日……………六七三

賜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

乞知青州不允詔七月二十一日……………六七三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

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

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八月八日……………六七三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八月

十六日……………六七三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

無量壽佛一燈勅書同前……………六七三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

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

詔八月十五日……………六七三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獎諭勅書……………六七四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九月二十四日……………六七四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同

前……………六七四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九

月二十六日……………六七四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坼橫祭文同前……………六七四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同前……………六七四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同前……………六七四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同前……………六七五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稱葬隨護宗懿已下勅

書同前……………六七五

撫問尙宮沈氏勅書同前……………六七五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墳并沿路巡檢

道路及管勾一行靈輦程頓排辦等朝臣

使臣內臣等勅書……………六七五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

答……………六七五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

來章批答……………六七五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一……………六七五

諫院謝賜章服表同王素 慶歷二年九月 六七七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 慶歷二年十二月 六七七

辭召試知制誥狀同前 六七七

辭直除知制誥狀同前 六七八

辭免第二狀同前 六七八

舉呂溱自代狀同前 六七九

謝知制誥表同前 六七九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 六八〇

慶歷四年八月 六八〇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 慶歷四年九月 六八〇

謝賜慶曆五年曆日表 六八〇

滁州謝上表 慶歷五年十月 六八〇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同前 六八一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六八一

謝賜慶曆六年曆日表 六八一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六八二

慰申王薨表 慶曆七年五月 六八二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 慶曆七年七月 六八二

月 六八二

謝加上騎部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表 慶歷七年十二月 六八二

賀平貝州表 慶歷八年閏正月 六八三

揚州謝上表 慶歷八年二月 六八三

穎州謝上表 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六八三

謝轉禮部郎中表 皇祐元年四月 六八四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六八四

南京謝上表 皇祐二年七月 六八五

謝明堂單恩轉官加勳表 皇祐一年六月 六八五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二

謝賜對衣狀 至和元年六月 六八六

辭翰林學士奏 至和元年九月 六八六

謝宣召入翰林狀 六八六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同前 六八七

乞洪州劄子 嘉祐二年 六八七

辭侍讀學士劄子 嘉祐三年三月 六八七

再辭侍讀學士狀同前 六八八

辭開封府劄子 嘉祐三年六月 六八八

乞洪州第二劄子 嘉祐四年正月 六八九

乞洪州第三狀……………六八九

乞洪州第四劄子……………六九〇

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六九〇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同前……………六九〇

舉呂公著自代狀同前……………六九一

進新修唐書表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為提舉……………六九一

編修會公亮作……………六九一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嘉祐五年七月庚子……………六九一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六九二

賀壽星表至和三年二月諷離在此……………六九二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六九三

乞洪州第六狀嘉祐五年口月……………六九三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六九四

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五年九月……………六九四

辭樞密副使表嘉祐五年十一月……………六九五

謝樞密副使表……………六九五

辭參知政事表嘉祐六年八月……………六九五

謝參知政事表……………六九六

辭明堂加恩表嘉祐七年九月……………六九六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嘉祐八年正月……………六九六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嘉祐八年 英宗登極四月上……………六九七

謝皇太后表……………六九七

表奏書啓四十六集卷第二……………六九七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治平元年閏五月……………六九八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六九九

第二劄子……………六九九

第三劄子……………七〇〇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七〇〇

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七〇〇

二十五日批答不允……………七〇〇

第一劄子……………七〇一

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七〇一

第二劄子……………七〇一

第三表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七〇一

為雨水為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治平二年……………七〇一

八月

七〇二

第二表

七〇三

第三表

七〇三

再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七〇三

乞出第一劄子

七〇四

第二表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三日批答不

允

七〇五

第二劄子

七〇五

第三表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斷

來章

七〇六

第三劄子

七〇六

第四劄子

七〇七

第五劄子

七〇八

辭單恩轉左丞表治平四年正月 神宗登

極二月上

七〇八

謝單恩轉左丞表

七〇八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治平四年二月 七〇九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七〇九

乞罷政事第一表

七一〇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〇

神宗御札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姜中使

朱可道賜

七一〇

謝賜手詔劄子

七一〇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〇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一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七一一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二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二三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姜中使朱可道賜

七二三

謝賜手詔劄子同前

七二三

乞罷政事第二表

七二四

第三表

七二四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七二五

第二劄子

七二六

第三劄子

七二六

謝傳宣撫問劄子治平四年二月壬申

七二七

辭刑部尙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七一一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表·····七一一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治平四年閏三
月·····七一一

亳州謝上表治平四年六月·····七一八

謝賜仁宗御集表治平四年·····七一九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元年春·····七一九

第一劄子·····七二〇

第二表·····七二〇

第二劄子·····七二一

第三表·····七二二

第三劄子·····七二二

第四表·····七二三

第四劄子·····七二三

第五表·····七二四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熙寧元年·····七二四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九日·····七二五

第二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七二五

第三劄子熙寧元年九月·····七二六

辭轉兵部尙書劄子同前·····七二六

青州謝上表熙寧元年十月·····七二七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熙寧元年十一月·····七二七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熙寧二年二月·····七二八

謝賜漢書表熙寧二年三月·····七二八

乞壽州第一劄子熙寧二年冬·····七二八

第二劄子·····七二九

謝擅止散膏苗錢放罪表熙寧三年夏·····七二九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七二九

同前·····七三〇

同前五月一日·····七三〇

同前附馮供奉入奏·····七三〇

同前·····七三一

同前·····七三一

蔡州謝上表熙寧三年·····七三二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四年四月·····七三三

又劄子·····七三三

第二表熙寧四年五月·····七三四

又劄子……………七三四

第三表同前……………七三五

謝致仕表熙寧四年六月……………七三六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熙寧四年八月……………七三六

謝免明堂陪位表……………七三六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熙寧四年九月……………七三七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七三七

代進奉土貢狀……………七三七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七三七

表奏書啓四十六集卷第十六……………七三七

上胥學士偃啓天聖六年……………七三八

胥學士答啓……………七三九

謝胥學士啓……………七四〇

謝國學解元啓天聖七年……………七四一

謝進士及第啓天聖八年……………七四二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同前……………七四三

代謝唐簽判俞啓天聖八年第一甲……………七四四

答李秀才啓……………七四五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二二……………七四五

月……………七四五

謝人投贄啓……………七四六

謝石秀才啓……………七四六

上隨州錢相公惟嶺啓明道二年初惟嶺以……………七四六

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七四六

度使歸本鎮……………七四七

謝校勘啓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七四七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景祐二年秋時公……………七四七

自館閣謁告視姝家……………七四八

夷陵上運使啓景祐三年……………七四八

謝朱推官啓……………七四八

回三舍人堯臣啓景祐四年……………七四九

謝李秀才贄見啓寶元二年在乾德日……………七四九

回穀城狄令啓……………七五〇

上執政謝館職啓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七五〇

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還集賢校理……………七五〇

回滑州知郡啓慶歷三年三月自滑倅召知……………七五一

諫院四月答此啓……………七五一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宗諫謝賜龜紫啓……………七五一

慶歷三年……………七五一

謝知制誥啓慶歷三年十二月……………七五一

上提刑司封啓慶歷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七五一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慶歷五年冬……………七五一

回河北安撫王琪驥書……………七五二

回賈狀元醫啓慶歷六年……………七五二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七五二

上都運待制啓慶歷六年夏……………七五二

回賀李待制東之啓慶歷七年九月……………七五三

賀文參政彥博啓同前……………七五三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歷七年十月……………七五三

上致政王太保啓……………七五三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七五四

回和州通判啓……………七五四

謝黃巖李主簿啓……………七五四

回陳殿丞啓……………七五四

賀文相公拜相啓慶歷八年五月……………七五五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七五五

與晏相公殊書皇祐元年知穎州日……………七五五

答胡秀才啓當是從官在朝時……………七五六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七五六

又謝兩府書同前……………七五七

謝參政與兩府書嘉祐六年閏八月……………七五七

回池州呂侍讀謙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七五七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四
月……………七五七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同前……………七五七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嘉祐八年五月……………七五八

又回富相公謝書同前……………七五八

回鄭樞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嘉祐八年
八月……………七五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嘉祐八
年九月……………七五八

與安撫密學啓……………七五九

賀延州程太尉懃加節度使再任啓治平元
年……………七五九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治平元年五月……………七五九

回頰王書治平元年六月……………七五九

賀頌王書同前……………七六〇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元年十

二月……………七六〇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口月……………七六〇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稭判永興書治平

二年四月……………七六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同前……………七六〇

回杭州蔡端明襄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七六一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治平四年二月……………七六一

回諫院傳龍圖下學違書治平四年三月……………七六一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治平四年……………七六一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七六一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贊書治平四年六月……………七六一

回寶文呂內翰豫書治平四月九月……………七六一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治平四年……………七六一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

州書治平四年冬……………七六三

回青州吳資政本書治平四年……………七六三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七六三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照寧元年二月……………七六四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啓照寧元年四月……………七六四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照寧元年……………七六四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照寧二年夏……………七六四

回宮教丘寺丞書照寧二年六月……………七六五

回李舍人審朋書照寧三年冬……………七六五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照寧四年春……………七六五

致仕謝兩府書照寧四年六月……………七六五

代辭胥學士啓以下續添……………七六六

代人辭官狀……………七六七

上李學士啓二首……………七六七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照寧三年……………七六九

與潁州呂侍讀賀冬狀同前……………七六九

謝張先輩啓明道前 吉錫本及文海皆有

之……………七六九

回發運主客啓見文海及仕途必用……………七七〇

與辛郎中啓慶歷二年冬作密州見緘啓新

範……………七七〇

與呂轉運啓見緘啓新範……………七七〇

答運使啓同前……………七七〇

賀新發運啓同前……………七七〇

與李吉州寬啓慶歷五年冬初到潞州見絨

啓新範……………七七一

別紙附……………七七一

與許發運啓慶歷口年潞州見絨啓新範……………七七一

又慶歷六年春潞州見絨啓新範……………七七一

上李端明狀見絨啓新範……………七七一

回知郡賀冬狀同前……………七七一

與楊太傅狀同前……………七七二

答李寺丞狀同前……………七七二

答王供奉狀同前……………七七二

與鄰郡官狀同前……………七七二

答賀赴闕狀同前……………七七二

謝真州知郡同前……………七七二

謝劉真州同前……………七七二

奏議集卷第一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慶歷二年……………七七五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臣劄子同前……………七七五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同前……………七七六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慶歷二年……………七七六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同前……………七七七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同前……………七七七

論凌異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慶歷五年……………七七八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同前……………七七八

再論按察官吏狀同前……………七七九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同前……………七八一

奏議集卷第一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慶歷二年……………七八三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同前……………七八四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同前……………七八四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同前……………七八五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同前……………七八六

論乞令百官讖事劄子同前……………七八六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同前……………七八七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同前……………七八八

論軍中選將劄子同前……………七八九

奏議集卷第二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慶歷三年……………七九一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同前……………七九二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七九三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同前……………七九三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七九四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同前……………七九五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同前……………七九五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同前……………七九六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同前……………七九六

奏議集卷第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歷三年……………七九七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同前……………七九八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七九九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同前……………八〇〇

論呂夷簡劄子同前……………八〇〇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同前……………八〇一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同前……………八〇一

薦姚光弼狀同前……………八〇二

論李淑姦邪劄子同前……………八〇二

再論李淑劄子同前……………八〇三

論慎出詔令劄子同前……………八〇三

奏議集卷第五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慶歷三年……………八〇四

論禦賊四事劄子同前……………八〇五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同前……………八〇六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同前……………八〇七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同前……………八〇七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同前……………八〇八

再論陳洎等劄子同前……………八〇八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同前……………八〇九

奏議集卷第六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慶歷

三年

八一〇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同前

八一〇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燕度勸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同前

八一〇

再論燕度鞠獄枝蔓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江淮官吏劄子同前

八一〇

奏議集卷第七

諫院

論捕賊賞劄子慶歷三年

八一〇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同前

八一〇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方田均稅劄子同前

八一〇

奏議集卷第八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慶歷四年

八一〇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葬荆王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燕王子允夏乞未加恩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

八一〇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同前

八一〇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 慶歷四

年

八一〇

奏議集卷第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歷四年……………八三一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同前……………八三一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八三二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滙等劄子同前……………八三三

再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滙劄子同前……………八三四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同前……………八三五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八三六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八三六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八三七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同前……………八三八

奏議集卷第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慶歷三年……………八三九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八四〇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八四〇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同前……………八四一

論進王伯起上書狀同前……………八四一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同前……………八四一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同前……………八四二

奏議集卷第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歷四年八月新除……………八四三

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八四三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八四三

狀慶歷五年諫實於此……………八四三

論劉三蝦事狀慶歷四年……………八四五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八四六

杜韓范富書慶歷五年……………八四六

奏議集卷第十一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至和元年六月……………八四九

判流內銓……………八四九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八四九

兼三班院……………八四九

論史館日曆狀嘉祐四年諫實於此……………八四九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至和二年……………八五一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同前……………八五一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八五三

論雕印文字劄子同前……………八五四

奏議集卷第十二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八五五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八五六

論修河第二狀同前……………八五七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修六塔河至和二
年……………八五九

論狄青劄子至和二年……………八六一

奏議集卷第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至和二年……………八六二

再論水災狀同前……………八六五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八六六

乞添上殿班劄子嘉祐元年十月……………八六七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某人交結

宦官狀嘉祐元年十一月……………八六七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八六八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八六九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嘉祐元年……………八六九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同前……………八七〇

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八七〇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八七〇

薦張立之狀……………八七一

奏議集卷第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嘉祐二年正月知

貢舉……………八七二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同

前……………八七二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八七三

論選皇子疏一作書嘉祐二年……………八七四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嘉祐二年九

月兼判祕閣祕書省……………八七五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嘉祐二年……………八七五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同前……………八七六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同前……………八七六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嘉祐二年……………八七六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嘉祐三年……………八七七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春……………八七七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嘉祐四年……………八七八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三月……………八七八

奏議集卷第十六

翰苑

乞與尹樞一官狀嘉祐四年……………八八〇

舉丁寶巨狀同前……………八八一

乞免舉臺官劄子同前……………八八一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八八二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八八二

論茶法奏狀同前……………八八三

論監牧劄子同前……………八八四

舉章望之會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同前……………八八六

舉蘇軾應制科狀同前……………八八六

免進五代史狀同前……………八八七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八八七

議一有新字學狀嘉祐元年……………八八七

奏議集卷第十七

樞府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八九〇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八九一

論牧馬草地劄子同前……………八九一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同前……………八九二

政府

舉劉敞呂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八九三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八九四

論逐路取人劄子治平元年……………八九四

乞獎用孫沔劄子治平二年 英宗實錄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製備作朝廷製備……………八九六

奏議集卷第十八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治平二年……………八九七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八九九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九〇〇

又諭館閣取士劄子同前……………九〇一
薦司馬光劄子治平四年……………九〇二

青州

言青苗第一劄子熙寧三年……………九〇三
言青苗第二劄子同前……………九〇四
舉宋敏來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九〇四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畫一起請劄子……………九〇七
辟郭固隨行劄子……………九〇七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九〇八
同前……………九〇八
相度併縣牒……………九〇八
同前奏狀……………九〇八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九〇九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九一〇
舉米光濬狀……………九一一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勘狀……………九一一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九一二
相度銅利牒……………九一二

再乞減配銀狀……………九一三

再舉米光濬狀……………九一三

論罄務利害狀……………九一四

論西北事宜劄子……………九一六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九一八

論麟州事宜劄子……………九一九

乞罷鐵錢劄子……………九二一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九二二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九二三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九二四

請耕禁地劄子……………九二五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九二六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九二六

舉孫直方奏狀……………九二六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九二七

舉劉毅叟劄子……………九二八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九二九

諭代州開壕事宜劄子……………九二九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九二九

論不才官吏狀……………九二九

乞罷刈白草劄子……………九三〇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九三一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九三二

舉陸詢武劄子……………九三三

論舉官未行劄子……………九三三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九三三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九三五

舉官劄子……………九三五

乞不親教閱劄子……………九三六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九三六

奏涪州盜賊事……………九三七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九三八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九三八

乞不詰問劉煥斬人……………九三八

訪問逐州利害牒……………九三八

乞不令提州司點檢賞給……………九三九

保舉王采……………九三九

保明張景伯……………九四〇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九四一

再奏郭承祐……………九四一

五保牒……………九四二

乞推究李昭亮……………九四二

乞將諛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九四三

乞一面除放欠負……………九四四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九四五

乞放行牛皮膠鯨……………九四六

乞展便糴斛斛限……………九四七

乞置御河催綱……………九四八

乞催納放外稅物……………九四九

乞置弓弩都作院……………九五〇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九五〇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九五二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九五二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九五二

乞條制催綱司……………九五三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九五五
 再奏……………九五六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九五六
 乞預聞邊事……………九五七
 再奏……………九五七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九五八
 乞差武衛人員……………九五九
 乞住買羊……………九六〇
 乞條制都作院……………九六〇
 再乞放行皮角……………九六一
 奏北界爭地界……………九六二
 論契丹侵地界狀……………九六二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九六四
 自劾乞罷轉運使……………九六六

奏事錄

論孫長卿為臺諫所劾事……………九六九
 辨蔡襄異議……………九六九
 獨對話八月十四日……………九七〇

御藥陳承禮監造袞冕事八月……………九七〇

內降補僧官九月十九日……………九七一

又三事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後其日

追書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九七一

濮議卷第一

濮議卷第一

濮議卷第一

中書請議濮王與禮奏狀……………九八六

兩制禮官議狀……………九八六

中書進呈劄子……………九八七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九八七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九八七

奏慈壽宮劄子……………九八八

稱親手詔……………九八八

勝朝堂手詔……………九八九

濮議卷第四

劄子一首是歲十月撰不會進呈……………九八九

為後或問上……………九九二

為後或問下……………九九三

漢魏五君篇

九九四

晉問

九九五

崇文總目敘釋

易類

九九七

書類

九九七

詩類

九九七

禮類

九九八

樂類

九九八

春秋類

九九九

論語類

九九九

小學類

九九九

正史類

九九九

編年類

一〇〇〇

實錄類

一〇〇〇

雜史類

一〇〇〇

僞史類

一〇〇〇

職官類

一〇〇一

儀注類

一〇〇一

刑法類

一〇〇一

地理類

一〇〇一

氏族類

一〇〇二

歲時類

一〇〇二

傳記類

一〇〇二

儒家類

一〇〇二

道家類

一〇〇二

法家類

一〇〇三

名家類

一〇〇三

墨家類

一〇〇三

縱橫家類

一〇〇三

雜家類

一〇〇三

農家類

一〇〇三

小說類

一〇〇四

兵家類

一〇〇四

于役志

歸田錄卷第一

歸田錄卷第二

詩話

筆說

老氏說……………○四三

富貴貧賤說……………○四三

鐘筵說……………○四三

駟不及舌說……………○四三

學書靜中至樂說……………○四四

夏日學書說……………○四四

學書自成家說……………○四四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四四

薛道衡王維詩說……………○四四

峽州詩說……………○四四

辨甘菊說……………○四五

博物說……………○四五

道無常名說……………○四五

物有常理說……………○四五

世人作肥字說……………○四五

轉筆在熟說……………○四六

李晟筆說……………○四六

峽州河中紙說……………○四六

誨學說……………○四六

試筆

南唐硯……………○四七

宣筆……………○四七

琴枕說……………○四七

鑿畫……………○四七

學書爲樂……………○四八

學書消目……………○四八

學書作故事……………○四八

學裏草書……………○四八

學書費紙……………○四八

學書工拙……………○四八

作字要熟……………○四九

用筆之法……………○四九

蘇子美論書……………○四九

蘇子美蔡君謨書……………○四九

李邕書……………○四九

風法華……………○四九

九僧詩……………○五〇

弔僧詩……………○五〇

郊島詩窮……………一〇五〇

謝希深論詩……………一〇五〇

溫庭筠嚴維詩……………一〇五一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一〇五一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一〇五一

蘇氏四六……………一〇五一

王濟譏張齊賢……………一〇五一

晦明說……………一〇五一

廉恥說……………一〇五一

繫辭說……………一〇五二

論樂說……………一〇五二

大經簡要說……………一〇五二

近體樂府卷第一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一〇五三

東方老人……………一〇五三

西方老人……………一〇五三

中央老人……………一〇五三

南方老人……………一〇五四

北方老人……………一〇五四

會老堂致語熙寧壬子趙康靖公自南京訪

公於穎時呂正獻公爲守……………一〇五四

西湖念語……………一〇五五

探桑子十三首……………一〇五五

朝中措……………一〇五七

歸自謠三首……………一〇五七

長相思四首……………一〇五八

訴衷情眉意……………一〇五八

踏莎行二首……………一〇五八

望江南……………一〇五九

減字木蘭花五首……………一〇五九

生查子二首……………一〇六〇

瑞鷓鴣……………一〇六〇

清商怨……………一〇六〇

阮郎歸五首……………一〇六〇

近體樂府卷第一

長短句

蝶戀花一名鳳樓梧又名鶻踏枝二十二

首.....一〇六一

漁家傲二十首.....一〇六五

玉樓春題上林後亭一名木蘭花令二十

九首.....一〇六八

漁家傲十二首.....一〇七三

近體樂府卷第二

長短句

南歌子.....一〇七六

御街行.....一〇七六

桃源憶故人一名虞美人影二首.....一〇七六

臨江仙二首.....一〇七六

聖無憂.....一〇七七

浪淘沙五首.....一〇七七

定風波六首.....一〇七八

驀山溪.....一〇七九

浣溪沙九首.....一〇七九

御帶花.....一〇八〇

虞美人.....一〇八〇

鶴冲天.....一〇八〇

夜行船二首.....一〇八〇

洛陽春.....一〇八一

一叢花此篇世傳張先子野詞.....一〇八一

雨中花.....一〇八一

千秋歲.....一〇八一

越溪春.....一〇八一

賀聖朝影.....一〇八一

洞天春.....一〇八一

憶漢月.....一〇八一

清平樂二首.....一〇八一

應天長二首.....一〇八一

涼州令東堂不相.....一〇八二

南鄉子二首.....一〇八三

鵲橋仙.....一〇八三

芳草渡.....一〇八三

更漏子.....一〇八四

摸魚兒.....一〇八四

少年遊二首.....一〇八四

行香子.....一〇八五

鷓鴣天……………一〇八五

集上古錄跋尾卷第一

古敦銘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庶父敦……………一〇八九

毛伯敦銘……………一〇九〇

龔伯彝銘……………一〇九〇

伯庶父敦銘……………一〇九一

韓城鼎銘……………一〇九一

商維鼎銘真贋……………一〇九三

古器銘鐘銘二 岳器銘一字疑非年 獻……………一〇九三

銘二 寶敦銘一……………一〇九三

同前綏和鐘 寶盃 寶敦……………一〇九四

終南古敦銘……………一〇九四

叔高父煮簋銘……………一〇九四

周穆王刻石……………一〇九五

敦匱銘周姜寶敦 張伯煮匱……………一〇九五

敦匱銘伯阿敦 張仲匠……………一〇九五

張仲器銘集本……………一〇九六

石鼓文……………一〇九七

秦度量銘……………一〇九八

秦昭和鍾銘……………一〇九八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誓文……………一〇九九

之罘山秦篆遺文集本……………一〇九九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一〇九九

秦嶧山刻石……………一〇〇〇

同前一作秦二世詔……………一〇〇〇

前漢二器銘華林宮行鐘一歲月見本文 蕪……………一〇〇〇

勾宮博山鐘……………一〇〇〇

前漢谷口銅甬銘歲月見本文……………一〇〇一

前漢鴈足鐙銘此跋本與僕二器銘銅甬銘……………一〇〇一

共爲一卷……………一〇〇一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歲月見本文……………一〇〇二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一〇〇二

同前……………一〇〇二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歲月見本文……………一〇〇三

後漢北嶽碑歲月見本文 集本……………一〇〇三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歲月見本文……………一〇〇三

後漢桐柏廟碑歲月見本文……………一〇〇四

後漢殺阬君神祠碑光 和四年……………一〇〇四

集古錄跋尾卷第二

後漢堯母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七

後漢堯祠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七

後漢堯祠祈雨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七

後漢老子銘 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七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八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一作表 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八

文 一一〇八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八

後漢碑陰題名 歲月未詳 一一〇九

同前 一一〇九

同前 一一〇九

後漢張公廟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一一〇九

後漢公昉碑 一作仙人唐君碑 歲月未詳 一一〇九

後漢析里橋卮閣頌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一

後漢人關銘 歲月未詳 真蹟 一一一一

後漢文翁石柱記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一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一一一一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二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一一一二

後漢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一一一二

後漢孔德讓碑 一作礪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三

後漢劉寬碑 中平二年 一一一三

後漢太尉劉寬碑 同前 一一一三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四

後漢楊震碑 歲月未詳 一一一四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一一一四

後漢沛相楊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一一一五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 熹平中 一一一五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歲月未詳 一一一五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真蹟 一一一五

同前 真蹟 一一一五

後漢碑陰題名 一一一六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真蹟 一一一六

後漢殘碑陰 歲月未詳 一一一六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七

後漢劉曜碑 一有并陰二字 歲月未詳 真蹟 一一一七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歲月見本文……………一一七

後漢謁者景君碑……………一一八

後漢景君石郭銘……………一一八

後漢袁良碑歲月見本文……………一一八

後漢張平子墓銘永和四年……………一一八

集古錄跋尾卷第三二

後漢費鳳碑歲月見本文……………一一〇

後漢武班碑歲月見本文……………一一一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歲月見本文……………一一一

真蹟……………一一一

後漢司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一一一

後漢樊常侍碑歲月見本文……………一一二

後漢郎中鄭固碑固一本作宜 歲月見本文……………一一二

文……………一一二

後漢田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一一二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二年……………一一三

後漢王元賞碑歲月見本文……………一一三

後漢祝睦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一一三

後漢祝睦後碑延熹七年……………一一三

後漢衡方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一一四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一一四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歲月見本文……………一一四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一一四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建寧四年……………一一五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歲月見本文……………一一五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歲月見本文……………一一五

後漢魯峻碑歲月見本文 集本……………一一六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歲月見本文……………一一六

後漢郭先生碑 真蹟 歲月未詳……………一一六

又集本……………一一六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熹平中……………一一七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 同前……………一一七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同前……………一一七

後漢費府君碑歲月未詳 集本……………一一八

後漢郎中王君碑光和元年……………一一八

後漢太尉陳球碑歲月見本文……………一一八

後漢敬仲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八

後漢無名碑 此與前跋大概同…………… 一一二九

後漢彙長蔡君頌碑 光和四年 真蹟…………… 一一二九

後漢唐君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九

後漢朱龜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九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〇

後漢熊君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〇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 歲月未詳…………… 一一三〇

後漢武榮碑 歲月未詳…………… 一一三一

後漢秦君碑 首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一

又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兩存…………… 一一三一

後漢元節碑 歲月未詳…………… 一一三一

後漢殘碑 歲月未詳 真蹟…………… 一一三一

後漢天祿辟邪字 歲月未詳…………… 一一三二

集古錄跋尾卷第四

魏受禪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三

魏公卿上尊號表 黃初元年…………… 一一三四

魏鍾繇表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四

又集本…………… 一一三四

魏劉熹學生冢碑 歲月未詳…………… 一一三五

魏賈逵碑 歲月未詳…………… 一一三五

魏鄧艾碑 歲月未詳…………… 一一三五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 鳳皇元年四月…………… 一一三六

吳國山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六

晉南鄉太守頌 泰始中…………… 一一三六

晉南鄉太守碑 泰始四年…………… 一一三七

南鄉太守碑 陰集本…………… 一一三七

晉陸階碑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七

晉蘭亭修禊序 永和九年 集本…………… 一一三八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附…………… 一一三八

又…………… 一一三八

又與前跋相類疑是舊本今兩存之…………… 一一三八

晉樂毅論 永和四年…………… 一一三九

晉王獻之法帖 歲月未詳 真蹟…………… 一一三九

又…………… 一一三九

晉賢法帖 真蹟…………… 一一三九

晉七賢帖…………… 一一四〇

宋文帝神道碑 歲月未詳…………… 一一四〇

宋宗愨母夫人墓誌歲月見本文	一四〇
齊鎮國大銘像碑天統三年 集本	一四〇
南齊海陵王墓銘歲月未詳	一四一
梁智藏法師碑曾通三年 眞蹟	一四一
陳張慧堪墓誌銘貞觀二十三年立	一四一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歲月未詳	一四一
又	一四二
大代修華嶽廟碑歲月見本文	一四二
又	一四二
後魏孝文北巡碑歲月見本文	一四二
後魏定鼎碑歲月見本文	一四三
後魏石門銘歲月見本文	一四三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歲月見本文	一四三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一四三
京魏造石像記歲月見本文	一四四
魏九級塔像銘歲月見本文 眞蹟	一四四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歲月見本文	一四四
又	一四四
永樂十六角題附出	一四五

魯孔子廟碑附出 貞和二年	一四五
北齊石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一四五
後周大像碑大象二年	一四五
集古錄跋尾卷第五	
隋老子廟碑開皇二年	一四七
隋朱徽碑開皇五年	一四七
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	一四八
又同前	一四八
隋太平寺碑開皇九年	一四八
隋李康濟德頌開皇十一年	一四八
隋梁洋德政碑同前	一四九
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	一四九
隋陳茂碑開皇十八年	一四九
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壽元年	一四九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仁壽二年	一五〇
隋鉗耳君清德頌大業六年	一五〇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大業十二年	一五一
又	一五一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	一五一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未詳	一一五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武德六年	一一五
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二年	一一五
唐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	一一五
唐衛國公李靖碑	一一五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貞觀二年	一一五
隋耶茂碑貞觀五年	一一五
又	一一五
唐耶穎碑貞觀五年	一一五
唐耶穎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一一五
唐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	一一五
唐歐陽率更臨帖	一一五
唐岑文本三龕記貞觀十五年	一一五
唐孟法師碑貞觀十六年	一一五
唐皇甫忠碑貞觀十四年	一一五
唐辨法師碑顯慶三年	一一五
唐孔穎達碑貞觀二十二年	一一五
唐薛稷書貞觀永徽之間	一一五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永徽元年顏有憲書	一一五

唐徐王元禮碑咸亨三年	一一五
唐龍興宮碧落碑咸亨元年	一一五
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	一一五
唐吳廣碑總章二年	一一五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上元三年	一一五
唐陶雲德政碑永淳三年	一一五
隋汎愛寺碑大業五年誤置此	一一五
集上古錄跋尾卷第六	
唐八都壇寶錄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
唐魏載墓誌銘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	一一五
唐薛仁貴碑天寶二年	一一五
唐尹氏闕文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
唐尹孝子旌表文歲月闕	一一五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貞觀五年誤雕在 此	一一五
唐渭南令李君碑聖歷元年	一一六
同前	一一六
唐流杯亭侍宴詩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

同前	一六〇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一六五
唐司刑寺大脚跡勅長安二年	一六一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歲月見本文	一六六
唐韓琬幽林思武后詩	一六一	唐陝州盧奐廳事讚開元二十四年	一六六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景龍二年	一六一	唐鶴鵠頌歲月闕	一六六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	一六一	唐玄宗謁元廟詩歲月闕	一六六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一六一	唐裴玄光庭碑歲月見本文	一六六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一六一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一六七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一六一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一六七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一六三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同前	一六七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一六三	唐郎官石記歲月闕	一六八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	一六三	唐開元聖像碑天寶元年	一六八
同前歲月闕	一六三	唐大照禪師碑歲月見本文	一六八
唐裴大智碑開元二十九年	一六三	唐舞陽侯祠堂碑歲月見本文	一六八
唐張嘉正碑開元二十六年	一六三	唐崔潭龜詩天寶五年	一六八
唐郭知運碑銘開元十年	一六四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開元中	一六九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年	一六四	唐蔡有鄰廬舍那珉像碑開元十六年	一六九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一六四	唐植柏頌天寶元年	一六九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	一六五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	一六九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本文	一六五	唐鄭預注多心經天寶九年	一六九

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唐開元金鏹齋頌	天寶九年衛包書撰	一一七一
唐龍興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一一七一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鄭昞之撰徐浩書	一一七一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一一七一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二年	一一七二
唐畫贊碑陰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七二
唐顏魯公題名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七二
同前		一一七二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	大歷六年	一一七二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歲月闕	一一七三
唐中興頌	大歷六年	一一七三
又		一一七三
唐千祿字樣	大歷九年	一一七三
唐千祿字樣模本	歲月見本文	一一七三
又		一一七四
唐歐陽珣碑	大歷十年	一一七四
唐杜濟神道碑	大歷十二年	一一七五
唐杜濟墓誌銘	同前	一一七五

唐顏真卿射堂記	同前	一一七五
唐張敬因碑	大歷十四年	一一七五
又		一一七五
唐顏勤禮神道碑	大歷十四年	一一七六
唐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一一七六
唐顏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一一七六
又		一一七七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一一七七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一一七七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一一七七
唐顏魯公法帖	虞世南帖附	一一七七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一一七八
唐呂誾表	上元二年	一一七八
又		一一七八
唐元結滄鐔銘	永泰二年	一一七八
唐元結陽華巖銘	同前	一一七八
唐元結岵臺銘	大歷二年	一一七九
唐張中丞傳	歲月闕	一一七九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一一七九

唐李陽冰志歸臺銘同前	一七九
唐繡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	一七九
唐裴虬怡亭銘永泰元年	一八〇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大歷六年	一八〇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闕	一八〇
唐裴公紀德碣銘歲月見本文	一八〇
又	一八一
唐玄靜先生碑大歷七年	一八一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歷八年	一八二
唐滑州新驛記大歷九年	一八二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歷十三年	一八二
集古錄跋尾卷第八	
唐徐方回西塘記寶應口年	一八三
唐禹廟碑大歷三年段季展書	一八四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歷四年	一八四
唐僧懷素法帖大歷十二年	一八四
唐重葺吳季子墓銘大歷十四年	一八四
又	一八五
唐寶叔蒙海濤誌大歷中	一八五

唐鹽宗神祠記大歷中	一八五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	一八五
唐李愷碑大歷四年	一八六
唐甘棠館題名歲月見本文	一八六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	一八六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	一八七
唐濟瀆廟祭器銘貞元十三年	一八七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	一八七
唐馬寔墓誌銘同前	一八七
又	一八七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一八八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	一八八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一八八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一八八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	一八八
唐韓愈盤谷詩序貞元中	一八九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	一八九
唐田弘正家廟碑元和八年	一八九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一九〇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一一九〇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一一九〇

唐胡良公碑長慶三年……………一一九一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未詳……………一一九一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一一九一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一一九一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一一九一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見本文……………一一九二

又……………一一九二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一一九二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元和五年……………一一九二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大和四年……………一一九二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一一九三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一一九三

唐于夔神道碑元和中……………一一九三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一一九四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一一九四

集上古錄跋尾卷第九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長慶三年……………一一九六

唐張九齡碑長慶三年……………一一九六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一一九六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一一九六

唐崔能神道碑長慶三年……………一一九七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歷二年……………一一九七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一一九七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同前……………一一九八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一一九八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一一九八

唐辨石鍾山記大和元年……………一一九八

唐法華寺詩大和八年……………一一九八

唐薛莘唱和詩大和中……………一一九九

唐僧靈澈詩元和四年……………一一九九

唐李藏用碑大和四年……………一一九九

唐玄度十體書歲月未詳……………一一九九

唐鄭濟陰符經序開成二年……………一一九九

又……………一一九九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一一〇〇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一一〇〇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柳公權書	一一〇〇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三年	一一〇〇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一一〇〇
唐康約言碑大中七年	一一〇〇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一一〇一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	一一〇一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一一〇一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大中八年	一一〇一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一一〇二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	一一〇二
唐閩遷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二
又	一一〇二
唐令狐楚登太白樓賦咸通二年	一一〇二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未詳	一一〇三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一一〇三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一一〇三
唐于僧翰尊勝經咸通五年	一一〇四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一一〇四

唐王重榮德政碑	一一〇四
唐碁集本作嶽溪廟記咸通二年	一一〇四
唐梁公儒碑天祐中	一一〇四
唐花林宴別記歲月未詳	一一〇五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	一一〇五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	一一〇五
唐潤州陀羅尼經幢歲月未詳	一一〇五
唐夔州都督府記會昌五年	一一〇五
唐鄆權碑寶歷二年	一一〇五
唐王彞詩沈傳師李德裕唱和歲月未詳	一一〇六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未詳	一一〇六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	一一〇六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瘞鶴銘歲月未詳	一一〇八
又	一一〇八
黃庭經永和十二年	一一〇九
又	一一〇九
又	一一〇九
又	一一〇九

遺教經	·····	一一一〇
小字道德經開元二十七年	·····	一一一〇
唐人臨帖	·····	一一一〇
小字法帖	·····	一一一〇
又	·····	一一一〇
十八家法帖	·····	一一一一
雜法帖六首	·····	一一一一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誤竄於此	·····	一一一一
景福遺文	·····	一一一一
浮槎寺八記詩	·····	一一一一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	一一一二
又	·····	一一一二
謝仙火	·····	一一一三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	一一一三
又	·····	一一一四
周伯著碑	·····	一一一四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	一一一四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	一一一四
五代時人署字	·····	一一一四

揚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	一一一四
徐鉉雙溪院記	·····	一一一四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	·····	一一一五
王文彙紫陽石磬銘	·····	一一一五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	一一一五
郭忠恕書陰符經	·····	一一一六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	·····	一一一六
太清東闕題名	·····	一一一六
襄陽山文太和九年誤竄於此	·····	一一一六
書簡卷第一		
與韓忠獻王稚圭	四十五首	一一一九
與富文忠公彥國	六首	一一二八
書簡卷第二		
與晏元獻公同叔	二首	一一三〇
與杜正獻公世昌	五首	一一三一
與曾宣靖公明仲	·····	一一三一
與呂正獻公晦叔	五首	一一三二
與程文簡公天球	七首	一一三三
與孫威敏公元規	二首	一一三五

與蘇丞相子容 八首……………一二三五
附蘇頌題跋……………一二三七

與王文公介甫 三首……………一二三七

與韓獻肅公子華……………一二三八

與韓門下持國……………一二三八

與吳正獻公仲卿 八首……………一二三八

與吳正肅公長文 十三首……………一二四〇

與蘇丞相子容 三首……………一二四二

與杜正獻公二首……………一二四三

書簡卷第二

與趙康靖公叔平 九首……………一二四四

與馮章靖公當世 八首……………一二四六

與王副樞景彝……………一二四八

與王懿敏公仲儀 十七首……………一二四八

與王懿恪公君貺 十二首……………一二五二

與執政……………一二五五

書簡卷第四

與余襄公安道……………一二五六

與王文恪公樂道 九首……………一二五六

與滕待制子京……………一二五八

與章伯鎮五首……………一二五九

與王郎中道損 三首……………一二六〇

與杜大夫二首……………一二六〇

與張職方三首……………一二六一

與劉學士傑 二首……………一二六一

與知縣寺丞……………一二六二

與臨池院主……………一二六二

與吳給事中復 三首……………一二六二

與李留後公謹 八首……………一二六三

與向觀察二首……………一二六五

書簡卷第五

與劉侍讀原父 二十八首……………一二六五

與蔡忠惠公君謨 三首……………一二七二

與范忠文公景仁……………一二七二

與常待制夷甫 十首……………一二七二

與沈待制龜 二首……………一二七四

與王龍圖益柔 九首……………一二七四

與宋龍圖敏求 三首……………一二七六

與梅龍圖擊……………一二七七

與石舍人揚休……………一二七七

與祖龍學無擇……………一二七七

與沈內翰文通……………一二七七

答李內翰……………一二七七

書簡卷第六

與梅聖俞四十六首……………一二七八

書簡卷第七

與謝舍人絳……………一二九一

與王待制賈……………一二九二

與李賢良觀……………一二九二

與曾舍人鞏……………一二九二

與蘇編禮洵……………一二九三

與費縣蘇殿丞……………一二九三

與澠池徐宰無黨……………一二九四

與焦殿丞千之……………一二九五

與王主簿回……………一二九八

與姚編禮闈……………一二九九

與王幾道復……………一三〇〇

答孔嗣宗二首……………一三〇〇

與尹材……………一三〇〇

與蔡交……………一三〇〇

答曾舍人鞏……………一三〇一

書簡卷第八

與丁學士寶臣……………一三〇二

答郭刑部輔……………一三〇三

與朱職方處約……………一三〇三

與蔡省副……………一三〇三

與王發運鼎……………一三〇三

與馬通判遵……………一三〇四

答韓欽聖宗彥……………一三〇四

答李學士……………一三〇四

與王學士二首……………一三〇四

答張學士四首……………一三〇五

答陸學士經……………一三〇五

與刁學士約……………一三〇六

答連職方庶……………一三〇六

答連耶中庠……………一三〇七

答丘寺丞	一三〇八
答韓宗彥	一三〇八
答黎宗孟薛	一三〇八
與裴如晦煜	一三〇八
答杜植	一三〇九
答陸伸	一三〇九
與丁學士二首	一三〇九
與蔡省副二首	一三一〇
與裴學士煜	一三一〇
與趙學士彥若	一三一〇

書簡卷第九

與薛少卿公期	二十首	一三一
與陳比部力	七首	一三一六
與馬著作	七首	一三一七
與顏直講長道	九首	一三一八
與梁直講		一三二〇
與直講都官		一三二〇
與曾學士		一三二〇
與王補之		一三二〇

書簡卷第十

與謝景初	一三二一	
論徐嶠稱弟子帖	一三二一	
與修史學士三首	一三二一	
與人	一三二一	
與十四弟煥	七首	一三二二
與十二姪通理二首	一三二三	
與十三姪奉職	一三二四	
與大寺丞發	十一首	一三二四
與二寺丞爽	一三二九	

附錄卷第一

祭文(韓琦)	一三三一
同前(王安石)	一三三一
同前(曾鞏)	一三三一
同前(范鎮)	一三三三
同前(蘇軾)	一三三三
同前(蘇軾)	一三三三
同前(蘇轍)	一三三四
行狀(吳充)	一三三五

證誥……………一三四〇

附錄卷第一

墓誌銘(韓琦)……………一三四二

神道碑(蘇轍)……………一三四七

附錄卷第二

神宗實錄本傳墨本……………一三五三

重修實錄本傳朱本(葉濤)……………一三五八

附錄卷第四

神宗舊史本傳……………一三六二

四朝國史本傳……………一三六五

附錄卷第五

事迹(歐陽發)……………一三六九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謝絳)……………一三八一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

誦而韻之(梅堯臣)……………一三八二

又答梅聖俞書(謝絳)……………一三八三

居士集

卷一

古詩二十八首

顏跖

顏回飲瓢水。陋巷臥曲肱。盜跖獸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尙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滅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輝光。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誰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允天不平。

猛虎

猛虎白日行。心閑貌揚揚。當路擇人肉。羆一作熊。豬不形相。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暗禍發所忽。有機埋路傍。徐行自踏之。機斲矢穿腸。怒吼震林丘。瓦落兒墮牀。已死不敢近。目睛射餘光。虎勇一作猛。恃其外。爪牙利鉤鉞。人形雖羸弱。智巧一作巧智。乃中藏。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英心多決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姦計。安居一作身安。穴垣牆。窮冬聽冰渡。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堪笑。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況無文。嗟爾得從誰。不辨僞與真。持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白日攫黃金。磊落揀奇珍。旁人掩口笑。縱汝暫懽忻。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昏。非人不見汝。乃汝不見人。

游龍門分題十五首

上山

躡蹻上高山。探險慕幽賞。初鶯澗芳早。忽望巖扉敞。林窮路已迷。但逐樵歌響。

下山

行歌翠微裏。共下山前路。千峯返照外。一鳥投巖去。渡口晚無人。繫柯芳洲樹。

石樓

高灘復下灘。風急刺舟難。不及樓中客。徘徊川上山。一作山上看。一作山上山。夕陽洲渚遠。唯見白鷗翻。

上方閣

聞鐘渡一作動。寒水共步尋。雲嶂盡隨孤鳥下。卻望層林上。清梵遠猶聞。日暮空一作千山響。

伊川泛舟

春谿漸生溜。演漾迴舟小。沙禽獨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廣化寺

橫槎渡深澗。披露採香薇。樵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

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明月淨松林。千峯同一色。

入節灘

亂石瀉溪流。跳波濺如雪。往來川上人。一作寒川上。朝暮愁灘闊。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傅墳

芳荃奠蘭酌。共弔松林裏。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野色混晴嵐。蒼茫辨煙樹。行人下山道。猶向都門去。

山槎

古木臥山腰。危根老盤石。山中苦霜霰。歲久無春色。不如崑下桂。開花獨留客。

石筍

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白雲與翠霧。誰見瓊玕色。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

鴛鴦

畫舫一作船。鳴兩槳。日暮芳洲路。泛泛風波鳥。雙雙弄紋羽。愛之欲移舟。漸近還飛去。

魚一作魚鱗

春水弄春沙。蕩漾流不極。冬蒼苦難滿。終日沙頭客。向暮卷空罾。棹歌菱浦北。

魚鷹

日色弄晴一作清川。時時錦鱗躍。輕飛若下韞。豈畏風灘惡。人歸晚渚靜。獨傍漁舟落。

伊川獨遊

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

三遊洞

一本作夷陵九詠。一三遊洞。二下牢溪。三蝦蟆碇。四勞停驛。五龍溪。六黃溪夜泊。七黃牛峽觀。八松門。九下牢津。居士集本。古律各從其類。今從之。

漾檝沂清川。捨舟緣翠嶺。探奇冒層嶮。因以窮人境。弄舟一作川。終日愛雲山。徒見青蒼杳。鸞間誰知一室煙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蒼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為誰留。人去山阿跡更幽。青蘿綠桂何岑寂。山鳥嚶嚶不驚客。松鳴澗底自生風。月出林間來照席。仙境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前百丈谿。即下牢溪也。

下牢溪

隔谷聞溪聲。尋溪度橫嶺。清流涵白石。靜見千峯影。巖花無時歇。翠柏鬱何整。安能戀潺湲。俯仰弄雲景。
蝦蟆碚今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溜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邀弄泉客。繫舸留巖腹。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錄。共約試春芽。槍旗幾時綠。

黃牛峽一本無峽字祠

大川雖有神。一作固神靈。淫祀亦其一。一作本風俗。石馬繫祠門。山鷄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
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一作行行終日。見黃牛。徒使行一作誰使人。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一作灘中。滯客舟。語曰。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言江惡難行。久不能過也。

千葉紅梨花峽州署中舊有此花。前無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賦之。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一日千市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鬪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絕一作紅。豔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纔遇使君。風輕絳雪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爲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物怪。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衆綵爛成文。真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綵綴。輝華日光亂。眩轉目睛憊。高田啄秋粟。下澗飲寒瀨。清唳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羣世所驚。甚美衆之害。稻梁雖云厚。樊繫豈爲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鍛。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爲誡。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廡相對。

江上孤峯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寺有清泉一泓。俗傳爲姜詩泉。亦有姜詩祠。寒詩。唐漢人。疑泉不在此。空餘一派峯巖側。澄碧泓渟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蠻俗那知爲勝迹。西陵老一作縣。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此游。歛危一徑穿林樾。盤石蒼苔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柏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卻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一作孤舟。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太華之松千歲青。嘗聞其下多茯苓。地靈山秀草木異。往往變化爲人形。神仙不欲世人採。覆以雲氣常冥冥。臺耶何年一作處。得真訣。服餌既久毛骨清。汝陽昔見今十載。丹顏益少方瞳明。郡齋政成罇俎樂。高談日接無俗情。詔書勿下褒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職清事簡稱雅一作高。意。畫書古篋一作靈丸滿笥。晨裝輕。洛陽花色笑春日。錦衣畫歸閭里驚。自云就欲一作欲就。謝官去。烏紗白髮西臺卿。他年我一作翁。亦老嵩少。願乞仙粒分餘馨。

贈杜默一本主云。默師太學先生石守道介。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領首遣。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鏗鏘間鏘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一作方。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翩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點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相聽。何必九包禽。始能瑞一作鳴。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願以白玉琴。寫之朱絲繩。

送呂夏卿夏卿父造。字公初。有名進士也。一本云。送呂先輩赴端州高要尉。

始吾尙幼學弄筆。羣兒爭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尙喜有二子。始知靈珠出淮濱。一

作海嶼。一作淮嶼。去年束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駕駘羣馬斂足避。天衢讓路。一作騰踏。先麒麟。尙書禮部奏高第。斂衣襪。硯趨嚴宸。瞳瞳春日轉黃傘。藹藹賦筆攜青雲。我時寓直殿廡外。衆中迎子笑以忻。明朝一作晨。失意落人後。我爲沮氣羞出門。得官高要幾千里。猶幸海遠。一作遠海。無惡氣。英英帝國多鸞鳳。一作鳳。上下羽翼何繽紛。期子當呼丹山鳳。爲瑞相與來及羣。

憶山示聖俞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埃餘。高下漸岡阜。羣峯迤邐接。四顧無前後。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覩。是時秋卉紅。嶺谷堆纈纈。林枯松鱗皴。山老石脊瘦。斷徑履頽崖。孤泉聽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澗荒鸞駭奔。日出飛雉雊。盤石屢欹眠。綠巖堪解綬。幽尋歎獨往。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岐。嶮怪愈奇富。江如自天傾。一作瀉。岸立兩崖鬪。黔巫望西屬。越嶺通南奏。時時縣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巉巖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崑下攢叢。岫穴忽空透。遙岑聳孤出。可愛欣欲就。惟思得君詩。古健寫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沓。頽冠各白髮。舉酒無禱袖。繁華不可慕。幽賞亦難尋。徒爲憶山吟。耳熱助嘲詬。

送唐生一本作送唐秀才歸永州。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出無車與馬。但踏車馬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夜夜客枕夢。一作冷。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叩一作叩我。門。終年少人識。逆旅一作旅。意。惟我親。來學媿道曠。一作昧。贈歸慚一作嗟。囊貧。勉之期不止。多稜由力耘。指家大嶺北。重湖浩無垠。飛鴈不可到。書來安得一作能。頻。

送任處士歸太原時天兵方討趙元昊。

一虜動邊陲。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一作無。戰。勝敵繫人謀。得失由爾。一

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徧。直欲採奇謀。不爲人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況於儒學者。延納宜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士時。論擇豈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所薦。人賢固當用。舉繆不加譴。一作賢固當用舉。繆亦不加譴。賞罰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一本有其餘苟盡然。所責胡由辨兩句。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聖俞會飲時聖俞赴湖州。一本作送梅嘉臣赴湖州。

傾壺豈徒彊君飲。解帶且徵習君談。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早久塵土熟。忽值晚雨涼纖纖。一作蠶蠶滑公井菜釀最笑。赤泥印酒新開緘。更吟君句勝啖雉。杏花妍媚春酣酣。君詩有春風酣酣杏花正妍之句。吾交豪俊天下選。誰一作難。得衆笑如君兼。一本有鏗鏘文律金玉寫。森羅武庫戈戟銛兩句。詩工鑿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編最愛孫武說。往往曹杜遭夷芟。關西幕府一作下。不能辟隴山一作西。敗一作大。將死可慚。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守詩亦好。往一作助。奏玉瑄和英咸。孟行到手莫辭醉。明日一作發。舉棹天東南。

送胡學士知湖州。一本云送胡宿武平學士。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銛槩。忽乘使君舟。歸榜一作旂。不可繼。都門春漸動。柳色綠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濼濼。吳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烏程春瓮醞。清談越客辭。屢舞吳娘豔。寄詩毋憚頻。一作煩。以慰離居念。

吳一作弔石。曼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軒昂懼驚俗。自一作似。隱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蘊。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顏與虞。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又好一作愛。題屋壁。虹蜺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墨潤不枯。胸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一作睽。四五載。人事忽焉一作有。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何其衰。豈意今也無。

才高不少下。閨若與世疎。驂翺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芻。天兵宿西北。狂兒尙稽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縞上田。露草荒春蕪。

送曇穎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灑霍俱。偶病不時往。中流但踟躕。今思尙髣髴。恨不傳畫圖。曇穎十年舊。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一作長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菰蒲。羨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吾始未識子。但聞楊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賢愚視所與。不待交子一作得交一。言子文諧律呂。子行潔環玕。行矣慎所游。惡草能敗蘭。

送黎生下第還蜀

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扶王貶吳楚。大法加諸侯。妄儒泥於魯。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討一作計。源流。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鉤。黎生西南秀。挾策來東遊。一作州。有司不見採。春霜滑歸輶。自云喜三傳。力一作方。欲探微幽。凡學患不彊。苟至將焉度。聖言簡且直。慎勿迂其求。經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趾。後功掩前羞。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猛虎詩。引身入扱中。朝佐考字書。扱音插。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收也。義與詩不類。按韓文公城南聯句云。鞞妖藤索紉。時景通云。布活套於狐徑而掎其足。謂之鞞。鞞扱聲相近。公用扱字。義或取此。

蝦蟆碚詩。諸本皆作碚。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按東坡集決囚經歷詩。忽憶蝦蟆碚。其字從土。又南行集。二蘇皆有蝦蟆培詩。樂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竈作背字。音佩。

〔石樓〕川上山。一作看。〔魚留〕菱浦。菱。一作凌。〔三遊洞〕沂。一作汎。膠。東陵石本作膠。膠。後稱石本同。

〔下牢溪〕靜。石本作淨。〔蝦蟆碚〕茶錄。錄一作錄。〔紅梨花〕猶勝。石本作共笑。〔金雞〕厚。石本作享。

〔送呂夏卿〕文字。一作學。〔憶山〕綠巖。石本作綠蘿。奏。石本作走。陰崑。石本作陰崖。岫穴。一作飲穴。〔送任

處士〕探奇。一作探奇。〔送曇穎〕一作送僧曇穎。〔送黎生〕已矣。一作失。

卷二

古詩二十首

送楊鬪秀才

吾奇會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鷲。既又得楊生。羣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慚未博。楊生初誰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樸且茂。美不待追琢。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醴。一作醴。酪。既坐卽之談。稍稍吐鋒鏑。非唯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羣材。繩墨困量度。胡爲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異常珍。夜光驚把握。駭者弃諸塗。竊拾充吾橐。其於獲二生。厥價玉一鼓。嗟吾雖得之。氣力獨何弱。帝閭啓巖巖。一作巖巖。欲獻前復卻。遽令扁舟下。飄若吹霜籜。世好競辛鹹。古味殊淡泊。一作薄。否泰理有時。惟窮見其確。

送孔生一本生作監簿。再游河北

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大軸獻理區。長裾弊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寒風入九月。北渡大河津。玉塞積精甲。金戈耀秋雲。孔生力數斗。其智兼千人。短褐不自賤。高談吐陽春。北州多賢侯。待一作得。士誰最勤。一見贈雙璧。再見延上賓。丈夫患不遇。豈患長賤貧。

送慧勤歸餘杭

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眈眈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弃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一作乃。類鶯巢梁。南方精飲食。菌一作菌。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一作鮮。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鬻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一作令。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遑。始知仁義力。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樂。一作嘉。及時宜自彊。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讀張李二生文贈一本作謝張續李常寄石先生先生石介也。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剖琢珉石一作如剖珉石。一作如剖粟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琢。一作作鑿。但未磨礪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攜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一作前。屏卻。夜歸獨坐南窗下。寒燭青熒如爛燿。病眸昏澀乍開絨。燦若月一作日。星明錯落。辭嚴意正質非俚。一作高且簡。古味雖淡醇不薄。千金佛老一作老佛。賊中國。禍福依憑羣黨惡。拔根掘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力何孳。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詞一作持言。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龔進羣陰剝。大烹養賢有列一作味別。鼎。豈久師門共藜藿。一本有先生在魯魯皆化。苟明於朝其利博兩句。又一本在作居朝作時。予一作我。慚職諫未能薦。有酒且慰先生酌。

絳守居園池一本上有留題字。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作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己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有方言爾雅不訓詰。幾欲舌譁從象胥兩句。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祇一作止。得其餘。柏槐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

鬪虎搏豈足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處氏八卦畫河圖。禹湯臯虬一作自。豈唐虞。豈不古。萬世模。嫉世姣巧一作。好。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躇。作詩聊諱爲坐娛。

晉祠一本作過并州晉祠泉

古一作故。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一作石渠夾道。何潺潺。行人望祠下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鬱鬱古一作松。柏含蒼煙。并兒自古事一作重。豪俠。戰爭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民盡遷高壘削。秋草自綠埋空垣。一作自綠空塞垣。并人昔游晉水上。清鏡照耀涵朱顏。晉水今入并州裏。稻花漠漠澆平田。廢興髣髴無舊一作故。老。氣象寂寞餘山川。惟存祖宗聖功業。干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一作登覽。爲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鳥啼人去廟門闕。還有山月來娟娟。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

羣峯擁軒檻。竹樹陰漠漠。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惟予一作予亦。愛山者。初任卽京洛。嵩峯三十六。終日對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泊。雄然九州中。氣象壓寥廓。亦嘗步其趾。培壤視一作觀。四岳。其後竄荆蠻。始識峽山惡。長江瀉天來。巨石忽開拓。始疑茫昧初。渾沌死鑿擊。神功夜催就。萬仞成一削。尤奇十二峯。隱見入冥絕。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顧瞻但徘徊。想像逢綽約。嵩山近可愛。哀石吾已誥。終期友幽人。白首老雲壑。荆巫惜遐荒。詭怪杳難貌。至今清夜思。魂夢輒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況逢秋雨霽。濃翠新染濯。峯端上明月。且可留幽酌。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一本題上有補成字

寒一作晨。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一作遊。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一作色清餘暖。緬懷京師友。文一作有。酒逸一作邀。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一作磨。蓋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澗霈。一作莫。如千里馬。

一作足。已發不可殺。盈前當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激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後猶無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一作難。老大譬如妖詔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難噉。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矜。一作傑。舉世徒一作盡。驚駭梅窮獨我知。一作我獨奇。古貨今難賣。一作物今誰買。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煙一翺翺。羽翮一摧毀。安得相從游。終日鳴嗷嗷。問胡一作相問。苦思之。對酒把一作把酒對。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本無奉及下四字。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闕。是時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一作別病。因酒作。一春不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一作平生乍得飽甘肥。九蟲寸白一作腹蟲不慣。爭爲孽。一飽猶能致身患。寵祿豈無神所罰。乃知賦予分有涯。適分自然無天閼。昔在洛陽年少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踏雪。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顏侵塞下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閑事簡居可樂。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一作眠。睡美尤歇春鳩聒。北潭去城無百步。淥水冰銷魚撥刺。經時曾未著脚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羈縲。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廚酒美遠莫致。念君費一作慣。飲衣屢脫。郭生書來猶未到。想見新詩甚飢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君閑可能爲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容一作留。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鎮陽殘杏一本有寄聖俞字。

鎮陽二月春苦寒。東風力弱冰雪頑。北潭跬步病不到。卽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游惟此。何暇騎馬尋郊原。鵬一作雕。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潺潺。鴈丘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渠引走城中。但聞籊聞鳥語變。不覺桃杏開已闌。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開落間。西亭昨日偶獨到。一作往。猶有一樹當南軒。殘芳爛漫看更好。皓若春雪圍枝繁。無風已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攜酒醉其下。誰肯伴我顏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內

班班林間鳩。穀穀命其匹。迨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春原洗新霽。綠葉暗朝日。鳴聲相呼和。一作呼相諧。應答如吹。一作呼。呂應嘉律。深棲柔桑暖。下啄高田實。人皆笑汝拙。無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羨拙之佚。吾雖有室家。出處會不一。一本有豈如鳴鳩樂。天性免乖離兩句。荆蠻昔竄逐。奔走若鞭挾。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颶。跬步子所同。淪弃甘共沒。投身去人眼。已廢誰復嫉。山花與野草。我醉子鳴瑟。但知貧賤安。不覺歲月忽。還朝今幾年。官祿露兒姪。身榮責愈重。器小憂常溢。今年來鎮陽。留滯見春物。北潭新漲綠。魚鳥相聳聳。魚乙切。一作懼聲逸。我意不在春。所憂空自咄。一官誠易了。報國何時畢。高堂母老矣。衰髮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藥食一作石。子雖勤。豈若我在膝。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髡。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鬱。思家春夢亂。妄意占凶吉。却思夷陵囚。其樂何可述。前年辭諫署。朝議不容乞。孤忠一許國。家事豈復一作暇。卹橫身當衆怒。見者旁可慄。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優大臣。進退禮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爭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一作未必。加斧鑕。一身但得貶。羣口息啾啾。公朝賢彥衆。避路一本作讓。當揣質。苟能因謫去。引分思藏密。還爾禽鳥性。樊籠免驚怵。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一本有試思憂與樂。便可齊升黜兩句。子能一作如。甘藜藿。我易解簪紱。滿峯三十六。蒼翠垂聳出。安得攜子去。耕桑老蓬華。

暮春有感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午低昂。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蛺蝶無所爲。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篋。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感春陽。我獨不知春。久病臥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爲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圖若見故人面。其間數種昔未窺。客

言一作云。近歲花特異。往往變出呈新枝。洛人驚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貲。比新較舊難。一作莫。優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一作早。朱砂玉版人一作猶。未知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夫信與舊誰妍媸。當時一作年。所見已云絕。豈有更好一作妍。此可疑。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輕紅鶴翎豈不美。斂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說蘇與賀。有類異世誇嬌施。造化無情宜一概。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愈巧僞。天一作名。欲鬪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特近歲尤澆漓。爭新一作先。鬪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何爲。但應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鎮陽讀書

春深夜苦短。燈冷燄不長。虛蠹文字細。病眸漚無光。坐久百骸倦。中遭羣慮戕。尋前顧後失。得一念一作而。十忘。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彊。廢書誰與語。歎息自悲傷。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上庠。青衫綴朝士。面有一作乃。藪敵桑。不耐羣兒嗤。束書歸故鄉。却尋茅堂在。高臥泰山傍。聖經日陳前。弟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一作言。誦虞唐。賓朋足棗栗。兒女飽糟糠。雖云待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退之嘗有云。各聲暫鐘香。誤蒙天子知。侍從列班行。官榮日已寵。事業闌不彰。器小以一作而。任大。躋顛理之常。聖君雖不誅。在汝一作爾。豈自違。不能雖欲止。愧一作恍。若失其方。卻欲尋舊澤。舊澤已榛荒。有類邯鄲步。兩失皆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償。又欲求一州。俸錢買歸裝。譬如歸棗鳥。將棲少徊翔。自覺誠未晚。收愚老繚緗。

留題鎮陽潭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北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春風無先後。爛漫紅白。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而我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能摘。謂言花縱落。滿地猶可席。不來纔幾時。人事已非昔。芳枝結青杏。翠

葉新奕奕。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空餘綠潭水。尚帶餘春色。疑一作思。春竟何之。意謂追可得。東西遶潭行。蜂鳥已寂寂。惘然無所依。歸駕不停軌。寓興誠可樂。留情豈非惑。至今清夜夢。猶憶北潭北。

讀一本有聖俞字。蟠桃詩寄子美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一本有偶以怪自戲。作詩驚有唐兩句。篇章縱談笑。雷電擊幽荒。喪鳥誰一作不。敢和鳴。鳳呼其皇。孟窮苦疊疊。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擊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天之產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郊死不爲鳥。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一作夜號。霜。霜寒入毛骨。清響哀一作乃。愈長。玉山禾難熟。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力盡猶勉彊。一本有嗟我於韓徒。足未及其牆。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邙。四句。誠知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衰病思。藹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不能下。怳怳一作恍恍。若有亡。若雞鶩爪硬。未易犯其場。不戰先一作輒。自卻。雖奔一作然。未甘降。更一作便。欲呼子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一作昂。昂。氣力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銜。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隨宜百觴。乖離難會合。此志何由償。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牆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溽施北渡馬踏一作蹄。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牆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尋。綠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成。陰還滿架。紅榴一作榴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罅。一本有雖無桃李競繁華。固有竹柏資蕭洒兩句。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能來解帶相就飲。爲子掃月開風榭。

白髮喪女師作一本無下四字。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灑爲清淚行。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鬚與鬢。一作鬢與鬚。未老先蒼蒼。

永陽大雪

清流關前一尺雪。鳥飛不度人行絕。冰連一作江。谿谷麋鹿死。風勁野田桑柘折。江淮卑濕殊北地。歲不苦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新陽漸動愛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雪。幾尺泥。泥深麥苗春始肥。老農爾豈知帝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窮山一作廬。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何所欲。自慚報子無瓊瑰。非徒多難學久廢。世事漸懶由心衰。吳興先生富道德。侏侏弟子皆賢材。鄉閭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來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往與夫子爲顏回。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楊闢秀才詩。如渴飲醴酪。諸本同。惟衢本作潼酪。朝佐按列子乳潼有餘。謝承後漢書乳爲生潼。潼乳汁也。音種。訛而爲潼。史記匈奴傳。潼酪之美。今正之。

送禁勤歸餘杭詩。箇筍鄙羔羊。衢本建本吉本作箇。從竹。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蜀本作箇。從廿。朝佐按箇。籜。美竹也。箇。輩也。呂氏春秋。越駱之箇。注。竹筍也。本亦從廿。今兩存之。

〔送禁勤〕未飯。一作供。歸兮一作歸去。〔絳守居園池〕駭羣。一作駭羣。〔晉祠〕窺。一作觀。豪俠。一作游俠。高

壘。一作孤壘。〔登高巫亭〕朝暮。石本作昏朝。綽約。京本作倬約。莊子作倬約。〔水谷夜行〕輦。一作輦。〔病中

寄聖俞〕冰消。一作涓涓。〔班班林間鳩〕官祿。一作官祿。〔鎮陽讀書〕官榮。一作官榮。躋顛。一作顛躋。〔讀

蟠桃詩〕子笑二字上一有蘇字。寥一作窈。〔初伏小飲〕殘花一作殘紅。〔永陽大雪〕鳥飛一作飛鳥。
此卷班班林間鳩寄內云。次第推甲乙。廣韻第字注云。次第。說文云。本作弟。韋東之次弟也。今爲兄弟字。又煇
複姓。玉篇亦謂第字。今爲第幾。明非古也。然則古惟用弟字。未嘗加竹。史傳皆然。故公集凡言次第兄弟之類。
並用弟字。近世既分而爲二。印本從之。今難盡正。書此以示後人。

卷二

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擦亂紅一作亂紅殷。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一作
一。暖衆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窗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
端啞啞如嬌嬰。竹林靜啼一作啼盡。青竹筍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
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
嘲。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說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
醉與花鳥爲交一作友。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
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瑯琊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畎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
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錄。滄溟之一蠹。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音羅宦學三十年。大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宗雁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飢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廣詠歌。常續最高第。嚮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皞。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諷訥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諠譁。生爲舉世疾。死也一作者。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敵。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闊。四顧無由逃。九門闔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清風吹寥寥。嗟我雖欲生。而身無羽毛。

陽暉燦四野。萬里織雲收。羲和困路遠。正午當空留。杖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臥喘如吳牛。蝸蟬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監谷泉

踏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篔簹。溉稻滿春囑。鳴渠遶茅屋。生長飲泉甘。陰泉栽美木。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願我應可恠。每來聽不足。

百一作柏。子坑賽龍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水黑。沉沉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擎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鞠雷走先後驅。傾崖倒澗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青天卻掃萬里靜。但見綠野如雲敷。明朝

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闔。狼藉烏鳥爭殘餘。

憎蚊

擾擾萬類殊。可惜不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汗簡牘。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茫茫一作荒。三五前。民物交相黷。禹鼎象神蟲。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費不錄。蠅虻蚤虱蟻。蜂蝎蛇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纔一粟。雖微無柰衆。惟小難防毒。嘗聞高郵間。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展燠下帷幃。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閑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默緣撲。燠簷一作之。苦煙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燄。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桎。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一作日。忍此見一作見此。迫促。翺翺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拘。戮身旋陷圍。聒耳如遭梁。猛擻欲張拳。酷中甚一作疑。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寒於勞扇拂。立寐僵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爲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鳳皇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滄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一作昭昭。一作昭晰。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一作子。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頭。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燦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一作傳。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一作傳。十以爲百。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一作於。深山。待彼謗罔一作蠶。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媿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遽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一作輕死。此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

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寃。下紆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一作諍。忽聞子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鑣。

汝癯答仲儀 一作答王素汝癯。

君嗟汝癯多。誰謂汝土惡。汝癯雖云苦。汝民居自樂。鄉閭同飲食。男女相媒妁。習俗不爲嫌。譏嘲豈知怍。汝山西南險。平地猶磽确。一作峭壁。一作磽确。汝樹生擁一作癯。腫。根株浸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濁。接境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予昔曾遊。所見可驚愕。喔喔聞語笑。嚶嚶滿城郭。偃婦懸甕盎。嬌嬰包纓殼。無由辨肩頸。有類鵝縮殼。噫人稟最靈。反不如鸚鵡。駢枝雖形累。小小固一作故。可略。癘瘍暫畜聚。決潰終當涸。贅疣附支體。幸或不爲虐。未若此羶然。所生非所託。咽喉繫性命。鍼石難砭一作破。削。農皇古神聖。爲世名百弊。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爍。一作鑠。溫湯汝靈泉。亦不能湔滌。君官雖謫居。政可瘳一作瘳。民瘼。柰何不哀憐。而反恣詞一作嘲謔。文辭騁新工。醜怪極名貌。汝士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愁太守宴。誰與唱清角。乖離南北殊。魂夢山陂貌。握手未知期。寄詩一作書。聊一噱。

滄浪亭 一本上云寄題子美。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一作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空心悠。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一作景。老桡亂發爭春妍。水禽閑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不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徑入蒙密。豁目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有姑蘇臺邊人響絕。夜靜往往聞鳴船。兩句。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一作景。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颯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一作知。扁舟任飄兀。紅渠淥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一作詩新酒美。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

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一作尙明。欲知天將雨。鐔爾劍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鑷。疑止當作扇。煌煌七星文。照曜三尺冰。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形。森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攙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奈何狂胡兒。尙敢斂金繪。

秋晚凝翠亭探韻作

黃葉落一作落葉滿。空城青山遶官廡。風雲淒已高。歲月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生派。晴林紫榴坼。霜日紅梨曬。蕭疎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芳慰孤介。嘉客日可攜。寒醅青新醖。音債登臨無厭類。冰雪行卽屈。

菱溪大一本無大字。石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根。昏土蝕禽鳥啄。出沒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罷市看。但驚可怪誰復珍。荒煙野草埋沒久。洗以石竇清冷泉。朱欄綠竹相掩映。選一作藝。致佳處當南軒。南軒旁列千萬峯。曾未有此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少。萬金爭買傳幾人。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爲落彼荒溪濱。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竅一作穴。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鑄鑿無瑕痕。嗟予有口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爭奇鬪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天高地厚靡不有。一作有定。醜好萬狀奚足論。惟當掃雪席其側。日與嘉客陳清鱗。

送姜秀才遊蘇州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尙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亡。一夢十年如倏忽。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山

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罇明日別。

送孫秀才

高門煌煌燦如赭。勢利聲名爭借假。一作假借。嗟哉子獨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瓊貝。猶滿把。生攜文數十篇見訪。渡江而失。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窮慚報寡。時之所弃子獨嚮。無乃與世異取捨。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臥聽北風鳴屋角。平明驚鳥四散飛。一夜新霜羣木落。南山鬱鬱舊可愛。千仞巉巖如刻削。林枯山瘦失顏色。我意豈能無寂寞。衰顏得酒猶彊發。可醉豈須嫌酒濁。泉傍菊花方爛漫。短日寒輝相照灼。無情木石尙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長淮漸落見洲渚。野潦初清一作晴。收斂灑。闌枯蕙死誰復弔。殘菊籬根爭豔豔。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礧礧不可犯。芭蕉芰荷不足數。狼藉徒能污池檻。時行收斂歲將窮。冰雪嚴凝從此漸。啾啾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

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山桃溪杏少意思。一作有誰顧。自趁時節開春風。看花遊女不知醜。古粧野態爭花紅。人生行樂在一作當。勉彊有酒莫負瑤瓊鍾。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一作枝。人生此事尙難必。況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一作美。顏色不奈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蕊含不吐。日日怪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豔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猶數日。清一作芳。罇尙可三四罇。

秋懷二首寄聖俞一本擬孟郊體秋懷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鷓風。天涯逐夢歸。一作歸遠夢。驚斷山千重。羣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無窮。隆陰夷老物。摧折壯士胸。壯士亦何爲。素絲悲青銅。

羣木落空原。南山高龍嵒。巖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披霜一作芳。掇孤英。泣古弔荒冢。琅玕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滌煩冗。飛鳥下東南。音書無日捧。

希真堂東一本無東字。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訕。春枝滿園爛張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易歇情不專。鬪紫誇紅隨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一作萬。物衰零誰暇弔。君看金盞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一本有後時寧與竹柏榮。媚世不爭桃李笑。兩句。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女靜一作羞。容修一作羞。窈窕。方當搖落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攜一罇相就飲。如得貧交論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一作不。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蕙蘭殞秋香。桃李媚一作嬌。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本本奉和徐生見示懷嵩樓晚飲一本無見示字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問其別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章爛然浮。引伸無窮極。卒斂以軻丘。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弊邑亦何有。青山邊城樓。泠泠谷中泉。吐溜彼一作被。山幽。石醜駭溪怪。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以愀。云此譬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一作村。草樹間。暮館城南陬。破屋仰見星。窗風冷如鈹。歸心中夜起。輾轉臥不周。我爲辦酒肴。羅

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笑不領頭。曰予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事此爲囚。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摧。執。一聚勤已多。而況欲久留。我語頓遭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一作霜。雪行將稠。羨子兄弟秀。雙鴻翔高秋。嗶嗶飛且鳴。歲暮憶南州。飲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貶辱已厚。贈言媿非酬。

瑯琊山六題 一本作山中六題注云瑯琊山中。

歸雲洞

洞門常自一作似。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瑯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橫古槎。不知谿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我要攜酒醉其下。臥看千峯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閑來與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崑徒倚弄飛泉。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一作松門。亂峯深處開方丈。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汝選詩平地猶確磬。循本作確學。吉本作確營。建本作確磬。蜀本羅氏本作確。朝佐按字書。磧通作磧。確通

作確。響澗確不平也。擊。駁牛也。磬。石相扣聲。確。擊磬。磬。確。磬字各不同。今從蜀本羅氏本作磬。確。而以諸本注其下。語笑。一作笑語。

〔啼鳥〕花開。一作聞。〔讀徂徠集〕唐虞賡詠歌。歌一作詞。反仁。一作及仁。〔幽谷泉〕日夜。石本作夜夜。〔憎蚊〕出壁屋。出。一作去。〔汝癭〕有類。一作似。〔滄浪亭〕到不遠。到。一作去。紅渠。一作葉。〔寶劍〕照曜。曜。一作耀。〔菱溪大石〕初鍛。一作所鍛。歎息。一作惜。〔送孫秀才〕垂借假。一作相借假。與世。一作時。〔新霜〕風鳴。一作吹。歲將。一作歲物。〔幽谷見緋桃〕人生此事尙難必。一作世間小事尙如此。〔秋懷〕吟秋。一作鳴秋。琅玕。一作琅琅。下東南。下。一作不。〔懷嵩樓晚飲〕日如此。日。一作且。欲久留。久。一作之。南州。州。一作洲。

卷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名景仙。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一作形。如臥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音商羽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鍾回暖律。當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一作試問胡以。一作試問胡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一本無上二句。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拜赦一作勅。

拜赦一作勅。古州南。山火明烈烈。州人共喧喧。兩髻扶白髮。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闊。乃知天地施。幽遠無間別。

欣欣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賈島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爲一作琴聞。古曲聲。如與一作聞。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見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之坐。一作我琴。調作南風絃。一奏風雨一作南。來。再鼓變雲煙。鳥獸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樂。心知口難一作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洟瀟。

酬學詩僧惟晤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棄一作賤。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一作或。可取。厯雜不全純。子雖一作之。爲佛徒。未易廢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一作之。與吾儒。異轍難同輪。一作共論。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苟能知所歸。固无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維持於文章。泰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繡。爛成文。拾其裁剪餘。未識袞服尊。嗟子學雖一作已。勞。徒自苦骸筋。一作自遠涉江津。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一作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彈。其倫。與夫榮其膚。不若啓一作豈若習。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一作以。冠巾。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本作敘別寄聖俞兼酬進道堂夜話見寄之作。

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一作潮。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鳥急。君老忘卑窮。文字或綴緝。余生苦難厄。一作拙。世險蹈已習。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別輒飲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溼。我年雖少君。白髮已揖揖。卽入反。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檻穽。一落誰引汲。顛危偶脫死。藏竄甘自繫。一作蠶。但令身尙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驚乍揖。別離纔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一作編。與斷藁。草草各收拾。空窗一作堂。語青燈。夜雨聽飄飄。一作嚴嚴。明朝解舟南。歸翼縱莫戢。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及。酒酣弄篇章。四坐困供給。歡言正喧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一作獨。共挹。輕一作歸。橈動翩翩。晚水明燭燭。行心一作貪前。去雖迫。訣語出猶遲。歸來錄君詩。卷軸多纖纖。誰一作誰。云已老矣。意氣何樂衰。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馮。知之莫予深。力

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君什。

紫石屏歌一本作月石硯屏歌寄蘇子美。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一作微。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墜巖巖。隨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匣。蝦蟆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一作墜。景山得之一作魏州刺史。惜不得。贈我意與一作比。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簾。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爲比。去聲。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一作知。蘇子胸。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胸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鐫鑿。呼工畫石持寄似。一作此。幸子留意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溟濛。清露晨點綴。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音戲。將期誰顧眄。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彊飲。繁英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闢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有如墮應旒。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一作辭。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沒。學者自爲師。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巖。相公益迂怪。各闢出新奇。爾來千餘歲。一作千載餘。一作千歲餘。舉世不知迷。焯哉聖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近又脫賦一作賤。格飛黃擺銜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便可勸衆說。旁通一作異端。塞多歧。正途趨一作常。簡易。慎勿事嶮崎。著述

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尙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一作目。一作眼。蝕昏眩。大書難久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棄。今縱悔可追。戒我以勉子。臨文但吁嘻。

喜雨

大雨雖霽霽。隔轍分晴陰。小雨散浸淫。爲潤廣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一作言雨大小異。小雨農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一作穗。及時一日雨。終歲飽豐穰。夜響流巖壑。晨暉霽蒼涼。川原淨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苦。此樂殊未央。

飛蓋橋翫月一本題上有六月十四夜。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脩一作條。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一本無上二句。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一作愈。迴。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弋并。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奈何翁屢來。浪使飛走驚。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鳥語停蒼翠。魚游翫清澄。而翁乃何爲。獨醉還自醒。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厭日來登。

答呂公著見贈一本作奉答。呂判太博爲予不飲見贈之作。

吾人歌蟋蟀。孔子錄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行樂不及早。朱顏忽焉衰。馳光如騶馬。一去不可追。今也不殫飲。後雖悔奚爲。三年謫永陽。陷穽不知危。種樹滿幽谷。疏泉瀉清池。新陽染山木。撩亂發枯枝。無人歌青春。自醺白玉卮。今者荷寬宥。一作恩。乞一作得。州從爾宜。西湖舊已聞。既見又過之。蒨苔間紅綠。鴛鴦浮渺瀰。四時花與竹。總一作酒。動可隨。況與賢者同。薰然襲一作偉。蘭芝。醲醑寒且醲。清唱婉而遲。一作奇。四坐各已醉。臨觴

獨何疑。昔人逢麴車。流涎尙垂頤。況此盃中趣。久得樂無涯。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一作噫。譬若臥櫪馬。聞鞿一作戲。尙嗚悲。春膏已動脈。一作忽動。百卉漸凋斃。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尙可執鞭弭。周旋以忘疲。

送滎陽魏主簿廣。已一本作送魏廣。

卓犖東一作魏。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我門。子足未及闕。我衣驚倒顛。僕童一作童僕。相視疑。察吏或不然。俛首鵠鶴啄。進趨鳧雁聯。青衫靴兩一作兩靴。脚言色倩一作情。以溫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懼。受知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辯難以言。觴豆及嘉節。高堂列羣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出至寶。決高瀉長川。光暉相磨礪。浩渺肆波瀾。察吏媿我歎。僕童一作童僕。恪生顏。我願察吏嗜。士豈以此觀。此聊爲戲耳。以驚僕童一作童僕。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窺其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我還。何用慰離居。贈之以短篇。

青松贈林子國華。一本作贈林國華。祕校。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爲功。一作攻。良玉有天質。少加一作假。磨與礱。子誠懷美材。一作君實有美才。但未遭良工。養育旣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苟豈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好池以其下。衆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願予誠鄙薄。羣俊枉高蹤。得一不爲少。雖多肯辭豐。譬如登圓壇。羅列璧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間笙鏞。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舂。而予處其間。眩晃不知從。退之亦嘗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豐茸。暮雪浩一作皓。方積。醜醜寒更濃。毋言輕此樂。此樂難屢逢。

橄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陵木氣。橄欖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爭久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幸登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圓玉光瑤。媿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錫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良藥不甘口。厥

功見沉痾。忠言初厭之。事至悔若何。世已無探詩。詩成爲君哦。

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鬣一作鱗。甲角爭光鉉。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裝。珠宮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本作珠宮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室細莫詳。珊瑚玲瓏巧綴裝。腥風怪雨灑幽荒。紅螺行沙夜生光。負材自累遭剗腸。匹夫懷璧古所傷。濃沙剝蝕隱文章。一本注胡人謂硃砂爲濃砂。出本草。磨以玉粉緣一作卽。金黃。清罇旨酒列華堂。隴鳥回頭思故鄉。美人清歌蛾眉揚。一醕凜冽回一作爲。春陽。物雖微遠用則彰。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泥下追含漿。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推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棄物。一作不棄。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澆澆如沸湯。東風來吹酒瓮香。纍纍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爲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適一作謙。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一作民。之飢。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由逃。

送焦千子秀才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一作侏。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鬲。始生及吾門。徐子喜驚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一作子。粲粲獲雙珙。柰何奪其一。使我意紛耗。吾嘗愛生材。抽擢方鬱翁。音委勇反。一作翁。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況從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要。害說去雜冗。新文時我寄。庶可蠲煩瑣。

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贈之。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滢爾五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一作樹。古木陰

層層。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一作心樂。睡莫與。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臥償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一作草。爲交朋。崎嶇壩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一作。酒笑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顏非舊白髮增。疆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揩眼眩一作。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將。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 一本題上有答張推官庭檜。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高幹。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粲粲。因緣初莫原。感吒徒自歎。偷生由附託。得勢爭葱蘢。方其榮盛時。曾莫見真質。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芽起微孽。辨別乖先見。翦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含容固有害。勦絕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害。

韓公一本公作定州。闕古堂

兵閑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墾闢。公初來視之。嘻此乃予賈。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整齊一作容。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奈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尙可運。玉磬一作磬。猶走糴。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墮識恩威。謳吟起羸瘠。貔貅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閑暇。一作弄閑散。傳記尋一作觀。往昔。英英文與武。祭祭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旋顧視間。是不爲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久一作。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寄知永州王願。一本上有寄題。注云柳子厚亭。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一作厲。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

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蘿發幽薈。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哈。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隈。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呂公著見贈百卉漸萎。按字書。萎於危切。草木枯貌。既云春膏已動脈。豈有萎枯之理。當作蒺藜。蒺藜。草木華垂貌。選詩。文物共蒺藜。東都賦。望翠華之蒺藜。今改作蒺。

〔贈李道士〕石本作贈宗教李尊師名景仙。牙。石本作芽。惟當。石本作但當。燁。石本作燁。〔別後寄聖俞〕夜插

一作插。君老。一作去。難阨。一作艱阨。檻筭。一作陷筭。尙在。一作幸在。〔紫石屏歌〕在玉墮。在。一作生。〔獲麟〕

難久視。難。一作雖。吁嘻。一作吁噫。〔飛蓋橋翫月〕風波。一作浪。〔答呂公著〕晉人。晉。一作昔。〔送魏主簿〕

我歎。一作歎我。〔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豐。一作松。〔閱古堂〕周旋。一作摳衣。〔萬石亭〕於文章

於。一作焉。

卷五

古詩一十八首

答原父 一作答劉廷評。

炎歊鬱然蒸。午景熾方燄。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又如沃瓊漿。速飲不知厭。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奚

一作何。所質。孔孟久已空。羣儒望自私。惟子通且膽。幸時巧羸餘。屢得飽飢歎。嚴嚴一作落落。春秋經。大法誰敢

規。一本有譬猶天之蒼。乃欲學而染兩句。三才失綱紀。一作紀綱。五代極昏墊。盜竊恣臚。一作發。篋。英雄垂奮劍。

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一作更。纔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患孤寡。一作爾。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反蒙華袞褒。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早。已暴一作暴惡。何由斂。苟能衰廢痼。其可惜針砭。風船或許數。湖綠方灑濫。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牆壁。百蟲皆夜鳴。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答子華學士一作答韓絳。安撫江南見寄之作一本無下四字。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爲高。一作政。寬縱以爲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浸隳頽。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疆。豈蚩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徧身。湯劑乃常藥。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吟呻。痛定支體胖。乃知鍼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蠶弊革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爲不仁人。倭又沉下位。惡去善乃伸。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捨此欲有爲。吾知力徒煩。家至與戶到。飽飢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所一作獨今爲。難。我原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時。玉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屯。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一作諭。諭以上恩德。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概。豈一作非。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一本云送張推官掌機宜。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爲謀於未然。聰者或莫聽。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爲來者銘。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弒一作氏。一朝叛。烽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苗頑不率德。舜羽舞於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含情。藩籬被觸突。譬若豨與鯨。馴擾以芻豢。可呼隨指令。稱藩效巨職。冠

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敢問前孰失。恃安而弛兵。酒肴爲善將。循默乃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營營。上煩天子仁。旰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棲訪巖扃。小利不足爲。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罇俎集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坰。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羣經。從軍古云樂。知己士所榮。感激報恩義。當來請長纆。

寄聖俞 一作因馬察院至。云見聖俞於城東。輒書長韻奉寄。

凌晨有客至自西。爲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朝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虹霓。眩暈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身事拙。捷徑恥蹈行非迷。我今俸祿飽餘膾。念子朝夕勤鹽齏。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此事尙難必。何況仕路如天一作丹梯。朝廷樂善得賢衆。臺閣俊彥聯簪犀。朝陽鳴鳳爲時出。一枝豈惜容其棲。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醜雞。其間得失何足校。況與鶩鷺爭稗穉。憶在洛陽年各一作各年。少對花把酒傾玻璃。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飲。眼眩不辨駟與驪。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易足纔蔬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一作壯。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行當買田清潁上。與子相伴把鋤犁。

有馬示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良師須善馭。吾言可爲箴。

天辰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曾不差分刻。一本有其行一何勤乾健貴於易兩句。北辰居其所。帝座嚴

尊極。衆星拱而環。大小一作小大。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答

兩畿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爲稽。短篇投子譬瓦礫。敢辱報之金裹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黃伯樂不世一作並出。四顧驪首空長嘶。嗟哉我豈敢一作能。知子論詩一作經。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蠶。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曾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蠶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竝鸞皇棲。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音。一作晨雞。兒啼妻噤一作啼。午未飯。得米寧擇秕與稊。石上紫豪一作毫。家故有。剡藤瑩滑如玻璃。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駭一作有。若駕駱仍驂驪。腹雖枵虛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當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犁。

感春雜言一本題下有和呂公著

鳩鳴兮屋上。雀噪兮簷間。百鳥感春陽。有如動機關。雄雌相呼。和日兮聒聒不得閑。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顏。柰何人爲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翾。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怪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百花不著眼。豈念四氣如回環。却思年少憶一作念。前事。雖有駟駭難追還。柰何來日尙可樂。曾不勉彊相牽扳。淥酒如春波。黃金爲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一作笑。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譏愚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里一作蠡。兮。洪濤巨浪日夜

相者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一作雲霄。以晦翳。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際。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缸。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嘍。但見舟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羈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纒。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平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玕。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硯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一作徐無黨之滎池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吹噓死灰生氣燄。談笑暖律回嚴凝。曾陪罇俎被顧盼。羅列臺閣皆名卿。一作才能。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崑陵。脚靴手板實卑賤。賢雋未可更事經。攜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某府最盛多交朋。園林相映花百種。都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綠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紅燈。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同時竝遊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一作塵。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羨子年少一作少年。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名高場屋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鷄瞻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一作章句。因子興。

葛氏鼎一本有歌字。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奇性神所搜。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蕩搖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虬。割然岸裂礧雲巖。滑人夜驚鳥嘲啁。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掃隨浮漚。天旋海

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侔。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擲撇。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官百品供王筵。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捨吾無求。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披荒蕪古爭窮蒐。苦語難出聲啞。馬圖出河龜。一作龍。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慚效尤。

太白戲聖俞一作讀李白集效其體。

開元無事一作太平。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蔽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一作來。乘興登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婆弄明月。九域塵土一作下看塵世。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一作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邊戶

家世爲邊戶。年年常備胡。兒童習鞍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虜騎蔑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鬪。兩地供賦租。將吏戒生事。廟堂爲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梅聖俞寄銀杏一作和聖俞銀杏見寄代書之什。

鷓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問予得之誰。詩老遠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賢棄而淪。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慇懃。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閑。百年纔幾時。一笑得亦艱。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予官何爲。侍從聯朝班。朝廷多賢材。何用蒯與菅。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九環。柰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國略無補。有慚常在顏。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一作是。高鴻去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可頽。寒雲雪一作暮。紛糝。幽鳥春絲蠻。勝事日向好。思君何時還。

述懷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遼夏。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爲。刺口論時政。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一作日。已進。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竝。緞翮追羣翔。孤唳驚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慚誥命。厚顏難久居。歸計無荒逕。偷閑就朋友。笑語雜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祿尤難幸。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一作奉賦澄心堂紙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一作飢。欲死。黃鵠折翼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壘。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尙能工翦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求俳詼。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闔且開。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弃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官曹職事喜一作樂。閑暇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熙寧七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原父〕蕭蕭一作蕭蕭。嘗欣。一作常欣。〔答子華〕濫官。一作庸。下寬。一作衣。〔寄聖俞〕俸祿。一作祿俸。

〔送徐生〕幕府。一作下。〔葛氏鼎〕羸雲。雲一作雷。〔太白戲聖俞〕龍咆。石本作跑。九域。石本作擾擾。空山。

石本作山中。下看。石本作視。〔澄心紙〕空能。一作徒能。

卷六

古詩二十五首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杓。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回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違。歲月坐易一作若。失。山川行知遙。回頭三千里。雙闕在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一作亦。飄飄前日逢。呂郭解鞍憩山腰。僮僕相問喜。馬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期駐征軺。雖知不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家脫狐貂。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曠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晨。臥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溫。君命固有嚴。羈旅誠苦辛。但荷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齧雪

馬飢齧雪渴飲一作行踏。冰。北風卷地來一作寒。崢嶸老悲躑躅人不行。日暮塗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歎聲。馬當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一作長亭與。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何須一作煩。勤遠征。

風吹沙一本題上有北字。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确犖悲摧藏。當一作窮。冬萬物慘顏一作無。色。冰雪射日生一作爭。光芒。一年百日風塵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起鞭歸。馬行勿遲。酒熟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一作憶昨呈劉原文

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家。愛君小鬟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火人諠譁。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自言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一作日月忽忽行無涯。古北嶺口踏新雪。馬孟山西看落霞。風雲一作雪。暮慘失道路。澗谷夜靜聞麝麝。行迷方嚮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一作行。沙。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祇一作纔。十日君先躍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雁。歸路柳暗藏嬌鴉。而今一作今來。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未芽。人生每苦勞事役。老去尙能憐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盈車。

贈沈遵一作贈沈博士歌并序

一本序云。予昔於滁州作醉翁亭於琅琊山。有記刻石。往往傳人間。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一調。惜不以傳人者五六年矣。去年冬。予奉使契丹。沈君會予恩冀之間。夜闌酒半。出琴而作之。予既嘉君之好尙。又愛其琴聲。乃作歌以贈之。

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一本有爲君屏百慮。各以兩耳聽兩句。有如風輕日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橫。沈夫子。恨君不爲醉翁客。不見翁醉一作醉翁。山間亭。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青山白雲爲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一本有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籃轡臨酌插花歸。六句。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一本客字下。作爾來纔十年。遇酒飲不得。軒裳外飾誠可縻。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沈夫子。愛君一罇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一本末兩句。作高懷所得貴自適。俗耳何用求知音。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答聖俞一本題下有高車見備。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一作就。翁何所爲。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棄水爲汙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澁澗。入門下馬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熒熒衰薄茗。四顧壁立空無遺。萬錢方丈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一作何。涯。況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有。一作得。君家篋篋滿莫持。才大一作多。名高乃富貴。豈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爲一丘土。聖賢獨一作長。如星日垂。道德內樂不假物。猶一作所。須朋友并良時。蟬聲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醜。玉堂官閑無事業。親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棄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齋於醴泉宮作。

奉祠嚴秘館。攝事罄精誠。歲晏悲木落。天寒聞鶴鳴。念昔丘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多病慚厚祿。早衰歎餘生。未知犬馬報。安得遂歸耕。懷祿不知慚。人雖不吾責。貧交重意氣。握手猶感激。煌煌腰間金。兩鬢颯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涕淚下沾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丸走坂。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算。餐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未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顏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善爲可勉。

仕宦希寸祿。庶無飢寒迫。讀書事一作爲。文章本以代耕織。學成頗自喜。祿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數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爲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屏歌 一作和張生鳴樹屏。一無和字。

晨光入林衆鳥驚。臙臙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從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橫樹一作其間。煙埋草沒苔辭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虢工剗山取山骨。朝鑿暮斲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一作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鑱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一作日夜不得閑。不然安得巧工妙手儻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獲。一作乃知人爲天地賊。天地雖神一作公有物。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一作故。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哈。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鬪。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 一本題上云京師。

疊疊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絕不通夷華。於一作于。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爲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爲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舳。陸輪動盈車。谿潛細毛髮。海怪雄鬚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魚鰕。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邪。螯蛾聞二名。車螯一名車蛾。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斕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避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厭。豈思來甚遐。多慙海上翁。辛苦斲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 一本無下三字。注云。席上分得已字。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晷。而我獨何爲。閑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里。願吾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恥。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搬車圖 一本上題和聖俞。下注呈楊直講。

淺山嶙嶙。亂石轟轟。山石磔聳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轆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楊輿一作生。忍飢官太學。得錢買此纒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一作古。有數家筆。畫古一作久。傳多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一作卽。爲富。豈必金玉名高貴。朝看畫。暮讀詩。楊生得此可不飢。

答梅一作和。無梅字。聖俞莫登樓在禮部貢院鎖試進士。上元夜作。

登莫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煙浮。玉輪東來從海陬。纖靄洗盡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啣山祝千秋。緣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啾。清風嫋嫋夜悠悠。瑩蹄文一作輪蹄文。角車如流。姪姪扶欄車兩頭。髮髦垂鬢嬌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儔。青衫駿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鶻鷂。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擁衾稠。人心利害兩不謀。春陽稍愆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麩。遊騎踏泥非我愁。

答聖俞莫飲酒此已下。皆貢院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朝吟搔頭暮蹙眉。雕肝琢腎聞退之。此翁此語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有爲善不可遲。一作遺。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載垂。其餘酌酌一罇酒。萬事崢嶸皆可齊。腐腸糟肉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短纔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臯。低垂兩翅趁節拍。一作拍節。婆娑弄影誇矯饒。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尙。意氣橫出爭雄豪。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

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遙。兔奔滄海卻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葉。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憊。纖腰綠鬢既非老者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戲答聖俞

鶴行而啄。青玉觜枯松腳。兔蹲而纒。尖兩耳攢四蹄。往往於人家高堂淨屋。一作室。曾見之。錦裝玉軸掛壁垂。乍見拭目猶驚疑。羽毛繆褫眼睛活。若動不動如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筆人間奇。畫師畫生不畫死。所得百分三二爾。豈如翫物翫其真。凡物可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靜夜。雪色凌晨晨。二物於此時。瑩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謂我愚。老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一作去。東家看舞姝。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鵬

有詩鶴勿喜。無詩鵬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咿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一作似。聽詩。鷄鵬享鍾鼓。魚鳥見西施。鵬鶴不宜爭。所爭良可知。蚍蜉與蟻子。爲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鬪。勇如聞鼓聲。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檻啄花卉。叫號驚睡兒。跳跟兩腳長。落泊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鵬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鵬。從我今幾時。僮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逍遙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效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養鶴鵬又妬。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不及牆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摇摇牆頭花。笑笑弄顏色。荒涼衆草間。露此紅的皦。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見。繞之重吟哦。歸坐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釋。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摇摇牆頭花。豔豔爭青娥。朝見開尙少。暮看繁已多。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物理固如此。去一作古。來知柰何。達人但飲酒。壯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綠。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凌亂迸青苔。蕭疎拂華屋。森森日影閑。濯濯生意足。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醪。黃昏人去。一作黃昏寂寂。一作寂寂人去。鎖空廊。枝上月明春。一作看鳥宿。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聖俞〕則止。一作卽止。〔石屏歌〕斲。一作琢。雄雌。一作雌雄。〔食車螯〕但喜。一作知。〔莫飲酒〕雕肝琢腎。一作雕琢肝腎。〔思白兔〕白鶴白雲毛。石本作雙鶴輕霜毛。嬌饒。一作妖饒。爭買。石本作鬪買。〔感李花〕摘花還見李。花。一作桃。

卷七

古詩二十一首

贈沈博士歌筵。一作醉翁吟。

沈夫子。胡爲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滁山高絕滁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一作泉。溜白玉懸青岑。一瀉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簪。雲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微。一作擘。黃金。寫我幽思窮崎嶇。自言

愛此萬仞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到不平。指下嗚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語軟滑如春禽。嗟乎沈夫子。爾琴誠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一當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東披詩云。新客從翻玉連鎖。練疑當作連。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國恩未報慚祿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顏摧鬢改真一翁。心以一作已。憂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始摘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纍纍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博望昔所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今也徧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謔。京師無鴨脚樹。駙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移植于其第。

送吳生南歸一作送吳莘宗。字子京。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旣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尊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篇。一作編忽從布褐中。百寶寫一作寫我前。明珠雜瓊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吐羞侷顏。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顏回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更。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雞冠佩豸豚。斬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旣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一作景元。赴襄陽一本無下三字。景元蓋字。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羅縠織麗藥物珍。枇杷柑橘薦清鱗。磊落金盤爛璘璘。槎頭縮項昔所聞。黃橙搗一作檳檗新。蓋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錦苞玉筍味爭新。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沅沅。斜陽返照白鳥羣。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思其仁。荊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嗟爾樂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遠迎劉侯朱兩一作望朱。輪。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土。罇俎談笑多嘉賓。往時邢洛一作嘉。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我詩以往。爲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原父一作酬劉原父見寄。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插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紛紛竟何爲。凜凜還自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盡。風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懇悃布已屢。美哉廣陵公。風政傳前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君來一何遲。我情亦有素。何當兩還分。尙冀一相遇。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覩天巧。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知寒鑑中。兩鬢甚秋草。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一作年。小。風塵世事多。日月良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蕊。送以清歌裊。爲君發朱顏。可以卻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慶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

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槎牙一作牙槎。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天杳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語。山路礧礧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爲爾飲盡黃金觥。楊君好

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卷有時倦。臥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頸縮。宛陵詩翁勿謂渠。人生自足乃爲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一本作亳州非。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乐良可嘆。千金市馬惟市一作其。肥。騏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黃金羈。巨刷一作發。吳越暮燕睡。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胸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穿機。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歸來京國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卮。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播落百草腓。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驂駢。贈以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絳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即京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錫粥香。留連芳一作風。物佳節過。束帶還來朝未央。

送宋次道學士赴一作知。太平州敕求

古堤老柳藏一作揚柳排。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一作打鼓插旗催發船。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一作逾。妍。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事累朝能口傳。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本多作爲。然。交游一時盡英一作豪。俊。車馬兩岸來聯翩。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爲一作爲不。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舉正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垂誇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髮將花插。尚書好事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一作寄

贈洛陽花滿盤。鬪麗爭奇紅紫雜。兩京相去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粉香未吐。綠萼紅苞露猶泔。謂我嘗爲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一作苑。鑿運相接。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姚黃魏紅腰帶鞋。潑墨齊頭藏綠葉。鶴翎添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技捷。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驩呼屢傾榼。而今得酒復何爲。愛花繞之空百匝。心衰力懶難勉強。與昔一何殊勇怯。感公意厚不知報。墨筆淋漓口徒嚼。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一本云表臣。

齊人謹一作楚。鹽筴伯者之事爾。計口收其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亦富。粲若有條理。惟一作雖。非三王法。儒者猶爲恥。後世益不然。權奪由漢始。權量自持操。屑屑已甚矣。穴竈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艱利愈厚。令出姦隨起。良民陷盜賊。峻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笞箠。公私兩皆然。巧拙可知已。英英職方郎。文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政皆可紀。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己。閔然哀遠人。吐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柰何窒其一。無異欽厥趾。工作而商行。一作與商賈。本末相表裏。臣請通其流。爲國掃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利害難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爲才。高論徒譎詭。夷吾苟今一作復出。未以彼易此。隋隄樹毳毼。汴水流瀾瀾。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一作龍未起。驅龍。虵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最靈物。宜一作疑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鑄小圓復窳。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竊包裹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一作佳。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

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可憐俗夫把金錠。一作挺。一作錠。茶錄多用挺字爲古。按集韻。錠字。去聲。訓錠。錠字。上聲。訓銀鐵槩。猛火炙背如蝦蟇。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老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次韻再作一本云茶歌。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谿苦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每嘆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藏蛇。今江浙茶園俗言多蛇。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蜿蜒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絕。愈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一作如。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謂此樂真一作誠。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覺疾飢一作病。生眼花。客遭水厄疲捧椀。口吻無異蝕月暮。僮奴傍視疑復笑。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曹助噪聲哇哇。

樂郊詩爲劉原甫作。一本注。原父鄆州東園也。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蹙然愁。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問鄆之人。無乃失業不。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其餘雖瑣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爲本其意。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登。此樹公所憩。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爲聖俞作。一本云。前日送酒。遂助洗兒。輒成短歌。更資一笑。呈聖俞。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一作憐。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木星之精爲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兒一作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材高位下衆所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衆人喜。不一作莫。惜金錢散闔一作鄰。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崇政殿後考試所作。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一作急。覺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鳥笑鳴鳩。陽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恩重太山。背恩棄義須臾間。心非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君不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爲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一本注關士有欲弃妻者作。

斑然錦翼花。族族雄雌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成。豈料一朝還反目。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鳩逐。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嫁一作婦。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謂鳥獸爲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一本有韓。子華內翰崇政殿後考試作。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眩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桃與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輝華。淨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愛疎簾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鳥方誼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籞難到堪歸誇。老病對此不知厭。年少何用苦思家。

啼鳥崇政殿後考試舉人卷子作。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宮一作官。壺日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綠暗春。珍禽綵羽自成羣。花間祇慣迎黃屋。鳥語初驚見外人。千聲百轉忽飛去。一作來。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

和聖俞一本二字作人。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韻。

有芸黃其華。在彼衆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搖春風。幸依華堂陰。一願曾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文章高

一世論議。一作論論。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輝發幽叢。在物苟有用。得時寧久窮。可嗟凡草木。糞壤自青紅。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君子忽我顧。一作顧我。貧家復何有。虛堂來清風。佳果薦濁酒。簡編記邈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已朽。前者既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停手。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謂樂郊詩有水出逵夷。夷。平也。傷也。與逵字不類。按說文。逵。迤。斜去貌。集韻。委曲自得貌。詩作委蛇。漢書作逵蛇。恐合作逵迤。而蜀本建本羅氏本。誤作逵夷。

永嘉錢文子謂詩羔羊篇有委蛇字。離騷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逵迤。一本作委移。劉向九歎遠江曲之逵移。蓋變委作逵。變蛇作迤移二字矣。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揚而嫋蛇。又以委爲嫋。孫綽天台山賦。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潘安仁金谷集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又盡變作威夷字。皆委曲貌。今作逵夷。乃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其實則平夷也。

右逵夷二字。初不必辯。著此以爲輕改字畫之戒。

〔送吳生〕我前。一作在前。顏回。一作顏子。雞冠。一作冠雞。祀上帝。祀。一作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行人舉頭

飛鳥驚。一作飛鳥啾啾飛且驚。盛以錦囊。一作古錦裁囊。〔送公期歸終〕還來。一作歸來。〔謝王尚書牡丹〕

事年少。事。一作競。復何爲。復。一作亦。力懶。一作力乏。〔嘗新茶〕三月。一作二月。此爲。一作草木。向空。一作向簷。

〔次韻再作〕豈如。一作豈知。亦奇絕。亦。一作各。偶分寄。偶。一作忽。疑復笑。復。一作且。〔看花〕老病。一作老翁。

年少。一作少年。〔和聖俞芸香〕光輝。一作光耀。〔答原甫見過〕佳果。一作佳菓。

卷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綠石枕與斲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谿琢出缺月樣。斲州織成雙水一作錦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一作纖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僦舍一作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一作闕。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遭一作投。閑何愜適。從來羸齋苦疲困。況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蠓蠓任緣撲。蠹一作詩。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鑄杓同生死。一作死生。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巨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夜半羣動息。有風生樹端。颯然飄我衣。起坐為長歎。苦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清霜勿以飛。零露亦溥溥。霜露一作四時。本無情。豈肯私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櫛髮變新白。鑑容銷一作無。故丹。風埃共侵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曜雙跳丸。擾擾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固如此。獨久知誠難。服食為藥誤。此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必被輕紈。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夕雲若頽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皎皎升蟾蜍。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嘘。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臚。搜尋起

龍蟄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兩勢隨疾徐。初若浩莫止。俄收闕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頃刻百變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襟裾。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閑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瀆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爲漚。牆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蝦蟆鳴竈下。老婦但敝歎。九門絕來薪。朝爨欲毀車。壓溺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堯時。未免憂爲魚。梅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居。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瑤。官閑行能薄。補益愧空疎。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歟。吾居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春玉兔一有子。字。死。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者。譬夫水之爲雪而爲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養違其性天厥齡。豈知火維地荒絕。漲海連天沸天一作火。一作炎。熱。黃冠黑距人語言。有鳥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洲一作州。島窮人迹。來市廣州纔入國。其間注輦來最稀。一作黨。此鳥何年隨海舶。誰能徧歷海上峯。萬怪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玉兔不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有飲飢有啄。羈繼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一作終。茫茫。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爾飛。俾爾歸詫宛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篋篋一作篋。得枯魚乾蝦數種殭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諠譁。慚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一作我。嗟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脰類寒鴉。妻兒強我飲。釘鮓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鰕。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鬢丫。軋軋鳴雙絃。正如牖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祿不知報。鬢毛今已華。有田清潁間。尚

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

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亦如此。醉臥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戀榮一作寵。祿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遶翁膝。爭欲彊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戲一作語。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得琴一作其。意斯爲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與闌東帶索馬去。卻鎖塵匣包青氈。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匝。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卻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馥。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東。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欄徹華屋。柰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餅臥牆曲。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當歡一作飲。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衰翁。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易爲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關。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擇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開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驪情落寞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柰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

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鵠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鋤犁汝陰叟。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鰕淺水間。羸蜺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脣一作拾。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一作小。既若斯。其大有一作其大固。一作大者固。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一作久始。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一作斫。析骨節骸專車。鬚芒一作牙。侔劍戟。腥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一作物。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一作偶傳到。一作偶傳入。京國。乾枯少滋味。治平聲。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一作得。君詩。虛名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滄州向防禦見寄。以分聖俞。辱以詩答。

送刁紡推官一本無二字。歸潤州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是時西邊兵。屢戰輒一作無功屢。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學秉耒。家爲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何足愛。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并代。主人忽南遷。此計亦一作乃中悔。彼在吾往一作乃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若此。可以言節概。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爲。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平。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絕已殊。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日

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秋冬二首。命聖俞分作。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膏脈。野水泛灑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節好。野棠梨密啼晚鶯。海石榴紅轉山鳥。田家此樂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疆健時。願我蹉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一作此曲。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盆池

西江之水何悠悠。經歷巖石險且回。餘波拗怒猶一作獨。涵去。澹。奔濤。擊浪常喧豗。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淨練一作巖。無纖埃。楊闌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來。老蛟深處臥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瀝酒未及祝。五色粲一作照。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兩電隨風雷。千奇萬變聊一戲。豈一作肯。願溺死爲可哀。輕人之命若螻蟻。不止山嶽將傾頽。此外魚鰕何足道。獸飢但覺腥盤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爲守此空牆隈。陶盆斗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潛日炙愁暴鯁。魚誠不幸此弱促。我能決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一作美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一作美。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作奉送永興安撫劉侍讀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須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尙一作年。少力方豪。嗟我久衰歡漸鮮。文章驚世知一作聞。名早。意氣論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鼠須管。爲物雖微情不淺。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哭聖俞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入節響石樓。坐中辭氣凌清一作高。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遒。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齋鹽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頰鬚已白齒根浮。千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弭閑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過午無饋餽。夏時易失不早收。篋積一作體。瓦礫遺琳瓊。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旆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石枕斲簟〕哀憐。一作矜憐。臨事。一作任事。嘗聞。一作昔時。好飲。一作愛飲。〔夜聞風聲〕以飛。一作已飛。共侵迫。共。一作苦。〔清明前一日奉呈聖俞〕得酒。一作得蜀酒。〔贈別祖擇之〕煌煌。一作皇皇。落寞。寞。一作莫。

〔達頭魚〕剖析。一作斫析。〔夜坐彈琴〕見於書。一作載諸書。〔二月雪〕寧傷。一作損。〔歸田四時樂〕晚鶯。一作晚鶯。〔明妃曲〕無常處。石本作隨山川。漢宮。一作漢家。〔盆池〕楊蘭左里。一作揚蘭左壘。輕人之命。石本

下奈何八節。魚誠。石本作魚生。幸此。石本作幸禮。能決去反。石本作可決去翁。

卷九

古詩二十首

寄題劉著作義叟家園敬聖齋體

嘉子洽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羣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毋栽當暑槿。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豔隨昏旭。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綠。顏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凡目。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冲卿學士分得黃字爲韻

今日胡不樂。衆賓會高堂。坐中瀛洲客。新佩太守章。豈無芳罇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一作佳。菊叢新苞弄微黃。所嗟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羣鷺方盛集。離鴻獨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爲政。朝廷須倚良。歸來紫微閣。遺愛在甘棠。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和。我酌君勿辭。豔豔庭下菊。與君吟繞之。擷其黃金蕊。泛此白玉卮。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羣。奔風誰能追。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余詩刻於石又以長韻見寄因以答之一作和

滑州公儀龍圖歸鴈亭長句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雁初南翔。秋草風吹春復綠。南鴈北飛聲肅肅。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植之。雪

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鴻一作欲記南。鴈將歸時。爾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臺傾餘址草荒涼。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我思古人無不然。慷慨一作感。功名垂百年。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玉。種玉產琅玕。子弟守家法。名聲聳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渥丹。清談不倦客。妙思揮翰。壯也已更隱。與餘方掛冠。臨風想高誼。懷祿愧盤桓。

鬼車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淒淒。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咿咿呦呦。若軋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啞。鳴機夜織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足儻。其名爲鬼車。夜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一作十。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歇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噬一頭落。斷頸至今青血流。爾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鶴鷗。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污。烏鼠反。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爲祥。卻呼老婢炷燈火。捲簾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一作載。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戶不啓蟄。萬木逢春不

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斷天巧。命短疑爲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僞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一作戰。乘勝方一作多。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一作書。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得志一作意。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近。廩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酖毒比安寔。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盃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簡編一作篇簡。多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閒。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患。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譴。買書載舟歸。築室一作屋。潁水岸。平生頗論述。銓次加點竄。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

鵲鳩詞效王建作

龍樓鳳闕一作闕。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窗鵲鳩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衛列。九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鎖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君不見潁河東岸村一作春。陂闊。山禽野鳥常一作時。嘲啞。田家惟聽夏鷓聲。鷓鴣。京西村人謂之夏鷓。夜夜墮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初食鷄頭有感一本無有感字。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艾蒿。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賣五岳宮及鄭州鷄頭最爲佳。爭先園客採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厥價難酬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臺撥醅如玉醴。自慚竊食萬錢廚。滿口飄浮嗟病齒。卻思年少在江湖。野艇高歌菱苳裏。香新味全手自搯。玉潔沙磨軟還美。一瓢固不羨五鼎。萬事適情爲可喜。何時遂一作益。買潁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一無上六句。金一作千。錢買酒醉高樓。明月空牀一作清風。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爲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都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一本四字。作世之人。但愛其人而莫一作不。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心太虛。逍遙出入。一本二句止作逍遙太虛。常一作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一作蒸。入水不濡。嘗聞其語一作吾雖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一作表。而一本無而字。滑稽玩一作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溝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閑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閑忙。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遙林下士。丘壘亦相望。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一作或。解如蛇蟬。換骨蛻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涂。富貴不還鄉。安事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彊顏悅憎怨。擇語防仇敵。衆欲苦無狀。有求期必獲。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神仙雖杳茫。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余生本羈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恩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身雖草莽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矧亦有吾感。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藜杖。坐驚顏鬢日。摧頹及取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花開。

昇天檜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乘變化。所以爲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柰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僞莫究徒自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一本無憶字。注汝陰作。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魚肥鱸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

洛陽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不識。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胄。多年洗耳避世喧。獨臥寒巖聽山溜。至人無心不算心。無心自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慙慙。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爲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一。作虛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慚愧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藟藟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齧草常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陂泉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已歿三千年。耕田浚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向此號泣于旻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煙。一朝垂衣正南面。臯襲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開沼疏清漣。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亂發如爭先。豈徒邦人知樂此。行客亦爲留征軒。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一作叫。雨。正是山齋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嘲少年惜花

紛紛紅藥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物。肯爲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自老。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一作復。新使花如解語。應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昌遽切。鳴緜白蘭。麥熟嘖黃鸝。田家此樂幾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爲。收取玉堂揮翰手。卻尋南畝把鋤犁。

射生戶予初至州獵戶有獻狼豹者

射生戶。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食我羊。狼豹誠爲害人物。縣官賞之纒五疋。射生戶持纒歸。爲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爾勿爲。弦弓毒矢無妄發。恐爾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

石唐山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算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西齋小飲〕衆賓。一作賢。〔歸鴈亭〕仰見。一作看。〔食雞頭〕都城。一作都人。〔感事〕苦無狀。苦。一作食。

〔昇天檜〕自傳。一作相傳。〔嘲少年惜花〕紅藥。一作紅紫。〔出郊有感〕鳴緜。緜一作緜。〔鴉鳩詞〕促仗。碑

本促作捉。似重磨再刻。案唐書僉衛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又云。帶刀捉仗。列坐于東西廊。號曰內仗。又云。內外

諸門。以排遣人帶刀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成都眉州綿州衢州。大抗本。並作作。吉州本及時賢文纂。並作捉。

鎖池臺。鎖。碑作瓊。

卷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汲宰藍田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罇。樹搖秦甸綠。花入輞川繁。若遇西來旅。時應問一作望。故園。

微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一作露。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闈。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朱輪照耕野。綠芋覆秋畦。向闕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閑。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一本注彭城公白蓮莊。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野鳥窺華袞。春壺勞耦耕。枕前雙鴈沒。兩外一川晴。解組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不爲一作愈。蒼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山氣蒸經閣。鐘聲出國門。老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蘚痕。

弔黃學士三首名鑑。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水。厭直出承明。世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風流今頓盡。想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瘠。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旆自飄飄。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叢。病作越鄉吟。蒿里無春色。闔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齋志永沉沈。

雨後獨行洛北

北闕望南山。明嵐雜紫煙。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樹繞芳隄外。橋橫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本注西京作。

一雨郊圻迥。新秋榆棗繁。田荒溪溜入。禾熟雀聲喧。燒出空槎腹。人耕廢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嶠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綠巖前。

送左殿丞一作直入蜀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黃花忽見川。聞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一作望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行歌採樵去。荷鋤刈一作治。田歸。秫一作村。酒家家熟。相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

周禮恤凶荒。輶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木落孤村迥。原高百草黃。亂鴉鳴古堞。寒雀聚空倉。桑野人行鮓。魚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棗林霜。墜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

亭候徹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道上行收穗。桑間晚漑畦。東臯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橫斷澗。燒響入空山。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罄囊金。久爲江北客。能作洛生吟。罷亞霜前稻。鉤輅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飈。遙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葬簫。林鷓棲已定。猶一作獨。此倦征鏢。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傲簷楹。竹雪時猶覆。山窗夜自明。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迥。山鳥入城啼。賓主高談勝。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歎隔鄰一

作林。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僚

古木鬱沉沉。祠亭相袞臨。雷驅山外響。雲結日邊陰。霖霖來初合。依微勢稍深。土膏潛動脈。野氣欲成霖。隴上連

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屋正焦心。帝邑三川笑。離宮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蔕發青林。南畝猶須勸。餘

春尙可尋。應容後車一作車後。客。時作洛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聖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高榭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持一罇酒。徒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爲謝公客。徧一作偏。入梵王家。陰澗初生草。春暄自落花。卻尋題石處。歲月已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逕。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一作芳。沼。殘花點綠萍。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爾形。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卷沙流。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萬里通
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聖俞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鼻。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露露。籬菊空開乏凍醪。縱
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初分闕一作關。口路。猶見洛陽人。壠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煙。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一本有并引字。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岡。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商賈之販。京師者。舟車皆會。

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日遂赴京師。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新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雞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樵澗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遶澗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清明。病質驚殘歲。歸途歇一作歷。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閑。征馬聞笳躍。雕弓向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鼓角雲中疊。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酒發一作啓。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應須鴈北嚮。方值使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壘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朔風馳駿馬。塞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

北地不知春。惟看榆葉新。岑牟多武士。玉壘重嘉賓。野燐一作麋。驚行客。烽煙入遠一作暮。塵。繫書沙上鴈。時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困折腰嗟。白馬關中道。青天一作煙。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鄧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本注初授洋川辭不行

梁漢褻斜險。夫君長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岸柳行稍盡。江蓴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作送朱處仁

爲客久南方。西遊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油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徧一作信識浴陽生。共歎長沙譴。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陰成。

送王尙恭隰州幕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傍城起。畫角向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遙知爲客恨。應賴酒盃消。

送王尙詰三原尉

初仕便西轅。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閑。欲爲京洛詠。應苦簿書間。

送餘姚陳寺丞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似仙。鳴蟬汴河柳。畫鷁越鄉船。下瀨逢江鴈。瞻氛落海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壘。自言秦隴一作嶺水。能斷楚人腸。失意倦京國。羈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風煙地接懷。井邑富田垆。河近聞冰坼。山高見雨來。官閑同小隱。酒笑足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繫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綰。故事問胡公。物議垂爲相。風流頓已窮。仁言博哉利。獻替有遺忠。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壽。遂不秉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結髮一作綴。逢明主。馳聲著兩朝。奠楹先有夢。升屋豈能招。贈服三公袞。兼榮七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柏助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泥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丹水上楓。尊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棲。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已下五首。一本屬夷陵九詠。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峯雙。可憐勝境一作景。當窮塞。飜使留一作流。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殘沙明月入船窗。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荆江見蜀江。

下牢津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白沙飛白鳥。青障一作嶂。合青蘿。遷客初一作嘗。一作多。經此。愁詞作楚歌。

龍溪

潏潏出亂峯。演漾綠蘿風。淺瀨寒難涉。危槎路不通。朝雲起潭側。飛雨徧江中。更欲尋源去。一作上。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峯頭月正圓。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况復驚殘歲。賦客偏宜把酒盃。行見江山一作山河。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

聞說夷陵人爲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倦。卻喜坡頭見峽州。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逸老亭〕兩外。一作後。〔弔黃學士〕越鄉。一作山。〔被牒行縣呈寮友〕一作呈諸寮友。〔行次作〕寒碧。一作凝碧。〔東齋〕賓主。一作至。〔黃河〕馳馬。一作無馬。〔和應之登廣愛寺閣〕經年。一作終年。〔江行贈鴈〕征鴈。一作秋鴈。

卷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三峽倚蒼堯。同一作南。遷地最遙。物華雖可愛。鄉思獨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野篁抽夏筍。叢橘長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懣。蔽日山霧晦連朝。斫骨爭收漆。梯林鬪摘椒。巴賓船賈集。一作巴江船賈至。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荆俗。民風載楚謠。俚歌成調笑。捺一作捺。鬼聚喧囂。夷陵之俗多淫奔。又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語謂之捺鬼。因此多成鬪訟。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腰。光陰催晏歲。牢落慘驚飈。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縣樓朝見虎。官舍夜聞鴞。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幕府文書日已稀。清罇歲晏喜相攜。寒山帶郭穿松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深溪。爲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字照鄰。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謁帝紫微宮。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一作林。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平日相從樂會文。博臬壺馬占朋分。罰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日雲雲猶黓黓。欲晴花氣漸氤氳。一罇萬事皆毫末。螺贏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因戲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徧。魏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紅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一作虛白。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

爲憐碧砌宜佳樹。自斲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趁一作赴。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葱。披條炫轉晴晨露。響葉蕭騷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窗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一本下云花時久雨之作。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鳥聲。漸變知芳節。人意無聊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行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鍾鼓梵王家。地僻遲春節。風晴變一作別。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嘒已交加。

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一作歲。已窮。遊女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陋。惟歲暮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婦女競為野服以相遊嬉。夷陵俗下。一本有古字。平時都邑今為陋。敵國江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戰爭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攜酒問鄰翁。處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作代書寄舍人三丈。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籜青林長蔽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游。臘市漁一作魚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開啼鳥亂鈞。一本有訟庭畫地通人語。呂政觀風間但語。土俗雖輕人自樂。山川信美客偏愁。四句。黃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一作寄贈丁判官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作酒。盃。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本注夷陵作。

青一作春。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一作風。言語不通華。縹城江急舟難泊。當縣山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趁燒一作春。舍。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為勝絕。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經年遷謫歇荆蠻。惟有江山與未闌。醉裏人歸青草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亂。風前亂。一作舞。飛雨蕭條江上寒。荻筍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作寄謝希深。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一作我自。還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一作看。白髮見一作對青山。野花向客開如一作異花向我情猶笑。草芳留人意自閑。卻到一作行至。謝公題壁處。向風清淚獨一作臨風清淚落潏潏。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晚自開。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魂魄遂難招。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旆共飄飄。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沒世徒傷。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一作可。得在文章。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浴濱。泉臺一閉夜。蒿里不知春。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

邦人盡一作自。說畏愁牛。一作牛愁。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下一作盡。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絕一本後篇作別鎮陽寄忱待制。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落花縱有那堪醉。一作看。一作愛。何況歸時無落花。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藉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

由一作近。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一作樂。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一作暮。雲。莫忘一作望。鎮陽遺愛在。一作地。北潭桃李正氣氤。一作春深桃李正細纒。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使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從來漢粟勞飛輓。當使秦人自戰耕。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一作冠。劍六

蕃迎。知君材力多閑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樂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回暖律。號令發新正。遠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橫。頽城鏖戰鼓。掠野過陰兵。掃蕩無餘靄。顛摧鮮立莖。五山搖岌業。九鼎沸煎烹。玉石焚岡裂。波濤卷海傾。遙聽午合市。爭呼夜警營。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毒劃。雷軸助喧轟。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怪呈。狐妖憑莽蒼。鬼焰走青熒。奮怒痛增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鼙鳴。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豪添馬健。舶穩想帆征。畏壓頻移席。陰祈屢整纆。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鐫。雞號天地白。登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一作梅。落盡柳條衰。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記得來時橋上過。斷冰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陽城淀裏新來鴈。趁伴南飛逐一作何事來隨南。越船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罇酒對青山。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曉班。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繞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在琅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願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貶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題輿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一作來。按屬城。楚館尙看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香雪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爲政留遺愛。何必栽花遺後人。藹若芝蘭芳可襲。溫如金玉粹而純。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一作新陰野。鳥啼晴風蕩漾落一作晚晴斜。日雜花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一作月。酒醒春已一作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一作盡。來往一作空處。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作郡齋聞百舌。

百轉千聲隨一作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繞郭雲煙一作關煙雲。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補林落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攜嘉客。踏雪來看羣玉峯。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顏頰衰髮互相詢。江湖我再爲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尙壯。青松歲久色逾新。山城寂寞難爲禮。一作客。濁酒無辭舉爵頻。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一作祇。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爲舊日聲。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怜手種樹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攜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涼。更一作靜。掃廣庭寬一作開。百畝。少容明月放一作吐。清光。樓頭破鑑看將滿。甃面浮蛆撥已香。仍一作更。約多爲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金鳳花

憶繞朱欄手一作喜。自栽。綠一作紫。叢高下幾番開。中庭雨過無人迹。狼籍深紅點綠苔。

驚鷺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鶴

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牆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樵者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遽臻。飄飄初未積。散漫忽無垠。萬木青煙滅。千門白晝新。往來衝更合。高下著何勻。望好登長榭。平堪走盡輪。馬寒毛縮蝟。弓勁力添鈞。客醉看成眩。兒嬌一作驕。咀且饜。虛堂明永夜。高閣照清晨。樹石詩翁對。川原獵騎陳。涼狐迷舊穴。飢一作饑。雀噪空囷。此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應須待和暖。載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解褐方欣待雋英。掛帆千里忽南征。錦衣白日還家樂。鶴髮高堂獻壽榮。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崢嶸。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一作饒行。

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治事之明日。行西湖上。種瑞蓮黃楊一作因與郡官小酌其上。聊書所見。寄淮

南轉運呂度支發運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啼一作鳴。禽似與遊人語。明一本作好。月閑撐野一作小。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卻思君共把芳卮。

三橋詩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名之。既而又爲之詩。

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漣對女郎。唐蓮閣名。後改作去思堂。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閣鷺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博

千頃芙蓉蓋水平。邵伯荷花四望極。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予嘗採蓮千朵。插以畫盆。圍繞坐席。紅袖傳來酒令行。又嘗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葉盡處飲。以爲酒令。舞蹈落暉留醉客。歌遲檀板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陰一本作雲。初合自生煙。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簫鼓樂豐年。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喧囂。本注夷陵俗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俗謂之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爲捺。朝佐按類篇。捺。初葛切。挑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亦作捺。按集韻。捺。桑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二義皆通。今改作捺。一作捺。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答蘇子美〕俚歌。石本作祠歌。捺鬼。捺。石本作祭。注文卻引捺鬼事。〔遊東山寺〕冬後。石本作冬至後。幕府。一

作幕下。

〔龍興寺小飲〕氛氳。一作氳氳。

〔手植楠木〕絃轉。石本作滴瀝。

〔獨遊東山寺〕交加。交。一作嚶。

〔夷陵書事〕向君羞。君。一作秦。石本同。

〔寄子山待制〕京本作今日報鎮陽守有行日。某不久可出局。先寄子

山待制四兄二絕。〔送沈待制〕方喜。一作方務。

〔入汴河聞鴈〕新來。一作秋。

〔送劉都官〕都城。一作門。

〔幽谷種花〕淺深紅白。一作深紅淺白。

〔送楊先輩〕高堂。一作高年。

〔答呂大博詩注〕插以。一作插之。

卷十一

律詩五十六首

送一作寄。謝中舍二首

滁南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遺。一作留傳父。老說。並人今。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闕引籍

子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茲歌爲縣政。一作意。何如罇俎樂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壖。又看吳。一作送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憂傷白髮。吾

今爾。仕路。一作宦。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少。一作更。留連。

酬張器判官泛溪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靜。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夕陽。所得平時爲郡樂。況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凋啼處密。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簾。尤愛晴香入睡軒。乘興便當攜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作初泛西湖。

齒昔香清一作綠菱紅蓮。畫舸浮。使君寧一作不。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鱗同。昔日青衫令。今爲白髮翁。俟時君子守。一作處。求士有司公。況子之才美。焉能久困窮。

送楊君之任永康

劍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險若登天懸鳥道。下臨無地瀉江聲。折腰莫以微官恥。爲政須通異俗情。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一云與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罇談笑作閑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一作且。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憑忠信。松柏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一本云太傅相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敘鄙懷。

楚肆固知難銜玉。丘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所一作自宜。已恨語言多猥冗。况因盃杓一作酌。正淋漓。願投几格竇。哈噓。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屢賜嘉篇。褒借。謹依元韻。聊述媿佩之意。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銜詩。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酒臍。兩辱嘉篇永爲寶。豈惟榮耀託當時。

太傅杜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一本作因成四韻。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爲天下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云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某亦經春多病誠有可嘆謹依元韻

輒舒鄙素一本於經春多病下文有略無少暇四字

醉翁豐樂一閉身。憔悴今來汴水濱。每聽烏聲知政節。因吹柳絮惜殘春。蓋經春罕見花也。平生未省降詩敵。近數和難韻。其覺牽強。到處何嘗訴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翻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一作因。拙政然。一雨雖知爲美澤。三登猶未一作未足。補凶年。京東累歲不熟。桑陰蔽日交垂路。麥穗含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攜酒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節奇霜澗柏。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尙可清風俗。當暑何須厭鬱蒸。塵柄屢揮容一作會。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立朝行己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濱。惟以琴罇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一作老。自薰。去思堂在北渚之北。臨西溪。溪晏公所開也。得載公詩播人口。去思從此四夷聞。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自進恥因緣。憂患涇多矣。疲驚尙勉旃。凋零驪谷友。脩與尹師魯蘇子美同出門下。憔悴鴈池邊。忽忽長時失。區區俗慮闕。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一本作當。無倦。餘談亦可編。

每接公論議，皆立朝行己之節。至於談笑之間，亦多記朝廷故事，皆可紀錄，以貽後生。仰高雖莫及，希蹤豈非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一本注云：卽丞相杜公太子賓客王渙光祿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尙書郎馮平。

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尙桓桓。鴻冥待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一作爲。傳一作畫圖看。

答杜相公惠詩一本云：近以藥苗茶具爲贈。伏蒙報以嘉篇云云。謹於別韻課成一首。

藥苗本是山一作仙。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一作在。世。豈惟榮耀詫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欄高柳拂層簷，却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鎖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淚自揮。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一作呈原父。

禁暑一作省。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纖埃不隔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蓮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歇覺衣單。水精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一作和子華朝退寒甚。陪諸公飲。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間。與世漸疎嗟已老。一作綠老態。得朋爲樂偶偷閑。紅牋搦管吟紅藥。綠酒盈罇舞綠鬟。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慚白髮與蒼顏。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一作宿。馬上口占一本云。呈子華子履。

凌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霜後樓臺明曉日。天寒煙霧著宮懷。山林未去猶貪寵。罇酒何時共放懷。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琳館清晨謁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路飛黃蓋。翠輦鳴鞘向一作入。紫宸。金闕日高猶炫露。綵旗風細不驚塵。自慚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一作豐山。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能說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一作和欽聖學士聞喜置酒卽事。

截嶽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一作西溪。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飲闌歸騎多一作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百轉黃鸝消永日。雙飛白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作嗟。予每許陪高唱。不得罇前畝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日。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鞵一作鞞。驕躍躍。貂袖

紫蒙蒙。朔野驚飄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女亦腰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斗絕誇天險。高盤畏路窮。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一作成。風。松壑寒逾響。冰溪一作溪流。咽復通。望平愁驛迫。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輕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講信鄰方睦。尊賢禮亦隆。研一作研。冰燒酒赤。凍一作研。膾縷霜紅。白草經春在。黃沙盡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須疆力。嗟予乃病翁。深慚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作通塞。

古關衰柳聚寒鷗。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駐馬關頭見落霞。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一作兵。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夷狄從來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燈炫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余少時嘗聞一鈞容老樂工箏聲與時人所彈絕異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絃蠻巧轉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僂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宿輒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腰環。賜一作錫。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一作疏。落凋顏鬢。晚得飛翔接羽翰。今日遽聞催遞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闕進士就試自此而下二十首。皆禮部貢院唱和。一本云。凡二十二首。蓋二首見外集。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羣英。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攝。又作識。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懽。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燦燦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閑繞危欄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煙靄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罇酒當佳節。況有朋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籊籊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閑。絃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東。馬追朱轡。紅燭籠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疎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一作和公儀憶鶴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允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爲白髮翁。自古薦賢爲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一本云。敝懷謝景仁禹玉。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自昔居前誚稊秕。幸容相倚媿葳蕤。白麻詔令追三代。一本注。禹玉年前方入翰林。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注。景仁修撰又同書局。我亦諫垣新忝命。君恩未報髮先華。禹玉新除學士。景仁新兼修撰。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下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一作和公儀正月桃。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支離多病歎衰顏。賴得一作有。羣居一笑歡。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閑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作水。天街凍。歸去梨花禁籞殘。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一作朝鎖漢臺空。悵望。欲將春恨託飛翰。

春雪一本上有和聖俞字。

逗曉一作戶。風聲惡。褰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勒欲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灑有餘情。

和較藝書事一作奉答禹玉再示之作。

相隨懷詔下天閣。一鎖南宮隔幾旬。玉塵清談消永日。金罇美酒惜餘春。杯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一作戲答。公儀贈白鷗一本無白字。

梅公憐我髭如雪。贈以雙禽一作鷗。意有云。但見尋常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用其韻一作依韻再答公儀白鷗。

佳翫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里。皎潔明如璧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

簷瓦蕭蕭雨勢疎。寂寥官舍與君俱。身遭鎖閉如鸚鵡。病識陰晴似鸚鵡。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肌膚。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

凌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樹色連雲春映莽。風光著草日晴明。看榆吐莢鶯將落。見鶡稜菓忽已成。誰向兒童報歸日。爲翁寒食少一作且留錫。

和一本有禹玉字。較藝將畢

槐柳來時綠未勻。開門節物一番新。踏青寒食追遊騎。賜火清明忝侍臣。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家人。在李賀詩。莫瞋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尙惜春。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用其韻一作和禹玉喜定號。

銜鑿慙叨選，英豪此所鍾。古今垂雅鄭，善惡雜皇共。揮翰飄飄思，懷奇落落胸。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但喜真才得，寧一作何。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等本三廳。

和出省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差臺官一人拆封出勝。一作和公儀上馬有作。

僮奴一作奴僮。襍被莫相催。待報霜臺御史來。晴陌便當聯騎去。春風任放百花開。文章紙貴爭一作看。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共向丹墀侍一作待。臨選莫驚鱗蠶化風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京本作某啓。謹吟成紀德陳情拙詩二章。拜獻太傅相公。雖不足游揚大君子之盛美。亦聊伸門下小子區區感遇之心。干冒台嚴。伏惟俯賜采覽。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京本作某啓。伏蒙太傅相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章。以敘鄙懷。兼伸感慰。

和大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京本作某啓。伏蒙累賜嘉篇。體形褒借。在於庸拙。何以當之。謹依元韻課成一首。聊述媿佩之意。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爲恨。某亦經春多病。吟無少暇。誠有可嘆。謹依元韻。輒紆鄙素。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京本作某啓。伏蒙太傅相公寵示喜雨之什。韻形契諒。感愧何勝。謹依元韻奉和。少伸鄙悃。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嘉篇。謹課成七言四韻以敘謝。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去思堂詩。曲有褒揚。形于雅韻。有以見大君子樂善之心。而小

子蒙幸之厚也。謹錄七言四韻敘謝。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長篇。過譽後學。其爲榮幸何可勝言。輒述鄙懷。聊敘感概。隨高觀。文不盡誠。仰挽台慈。實深愧懼。

答杜相公惠詩京本作某啓。近以藥苗茶具爲獻。伏蒙報以嘉篇。而清韻孤高。無容攀企。牽強累日。終不能成。智力俱疲。不知自止。謹於別韻課成一首。伏惟採覽。

右詩序定本。雖從簡。然公舊語。不可不存。

〔酬張判官〕泛溪。一作示泛溪之什。〔贈歐世英〕之才美。一作才之美。〔手植雙柳〕從老。一作徒。〔憶幽

谷〕寫取。一作去。〔和韓學士〕誰能。一作惟當。〔題滑州溪園〕造知。一作羨君。〔奉使道中〕地里。一作理。

〔又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朱轡。朱。一作珠。〔和出省〕聯騎。一作連騎。

卷十二

律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六。一作五。

時會堂二首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袁真新茶。先春自探兩旗開。誰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鑿賜一杯。

五言古詩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春真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河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隨。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罽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一本作闕。沉沉夜氣生。獨直偏知宮漏永。稍雲尤一作爲。覺玉堂清甯雲映。月鱗

鱗色風葉飛空。撒撒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閑。漁樵人樂江湖外。一作上。談笑詩成罨眉間。日暖梨花催笑酒。天

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得陪佳宴。莫惜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篇屢往還。

送沈學士知常州康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胎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方豪。平

生粗得爲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雋寮。古屋醉吟燈豔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願

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隨老速。物意逐時新。黃酒閑邀客。披裘共一作自探春。猶能自一作感勉。願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鏢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怜身事一漁舠。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爲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漚。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尙驕。攝事初欣迎社鷺。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鸚篋舌漸調。興味愛君年尙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膠。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尙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爲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一作芳春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餘草。澌灑十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鞞紅牡丹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一作上。君王殿後見鞞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菴。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鬢髮皆黑。顏容如少時。折腰聊爲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秦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臥齋坊。一作房。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卻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啾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爲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安國

歸袂摇摇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一作酒。別。還家何以慰

親懼。自慚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閑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窗軒。惜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轡。寒欺白酒嫩。暖一作老。愛紫貂溫。遠鷺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鷓鴣語。翁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一作一罇。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臥直廳。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嚮學今爲盛。優賢古莫如。覩深嚴禁署。一作闈。閑宴樂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默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調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慚不鄙予。無鹽類刻畫。樂谷借吹嘘。朋友飛離騷。君臣在藻魚。龔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效。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橋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與未窮年。少曾爲洛陽客。眼明重見城家紅。卻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光。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徘徊。自慚擊壤音多野。帝所廣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錫粥冷。清香但愛蠟煙新。自

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臯門路寢闕。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洽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飫一作飲。集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謀。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無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沈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着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蕭一作茂。鼓瑟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蠶翼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大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輶慟哭隨。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叨陪法從最多年。憤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惟應夢魂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殿。水闊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墨蹟。作空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尙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京本作送王勝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闔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輪褐。小雨班班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頽水西。

齋宮尙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於此嘗有聞鶯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脈未抽。春寒慄慄作春愁。卻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黃栗留。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謨今已白刁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一作齋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掛冠。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鷺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笑煞汝陰常處士。墨蹟作雲林高臥客。十年騎馬聽朝音。鷓鴣。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臥聽竹屋蕭蕭響。卻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闊綠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陪羣彥。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園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行殿峨峨出綠槐。琳房芝闕聳一作葉。崔嵬。管絃飄落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鱗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兼簡子華景仁〕相伴。一作相逐。〔奉酬長文出城〕駕篋。篋一作簣。莫嫌。一作莫懷。無慇懃。一作寥。〔寄劉

舍人〕笑語。一作語笑。〔和江鄰幾桃花〕歸後。一作去。〔景靈宮致齋〕石本序云。某啓。景靈致齋書事。奉懷

審官糾察太學史院五君子。伏惟采覽。某上。〔和武平禁直書懷〕躊躇。一作踟躕。〔早朝感事〕鑿。石本作農。

卷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 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 一作醉後。人間萬事空。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 一作惆悵滁陽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婆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閑。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盞。風愁送葉聲。國恩慚未報。歲晚念餘生。卻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 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

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涇州王仲儀龍圖一作王憲之涇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憤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氈。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涇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襄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穎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使君醉玉壘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蕖菡。一溪春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爲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士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棉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率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爽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秉闌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一作方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天新曆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傳盃激灑。碧琉璃瑩水滄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撰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一本有詩字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一作聞。反舊聞。諸老誰能先買館。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閣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作積院

爲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屨作織。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憲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褒。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爲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藥暖。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藥布。柔細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溫。不減毳褐也。煩心渴喜鳳團香。先朝舊例。兩時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錄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錄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黃封酒一瓶。果子一盒。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爲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絕。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遇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仗動千

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嬖嬙永巷空。威攝一作攝黠羌方閭罪。丹成仙鼎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翎金鳳。鞏道霜清臥石麟。白首舊臣瞻畫翠。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麈閑揮白日長。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爲州。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爲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粟留鳴桑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潁人莫怪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恩許枉道饋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穎毫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黃梁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賈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聊效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卻憶冰梨慰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峯。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賈實園林熟。一本作密。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闈吾欲反耕桑。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潁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尙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車。况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裘短一作披裘帶。笠伴春鉞。常夷甫也。

渦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卻來閑臥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鷄鳴日出林光動。野闊風搖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巒岵。珥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丹道士顏如玉。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尙餘香有蝶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攜。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蕊泛流霞。欲知卻老延齡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一作青。腫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并盛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爲四韻奉酬

能棊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揜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惘然。華髮耶官才調笑。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後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驪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角。雞鳴蒼一作滄。海浴朝曦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慘一

作事。歲已昏。誰得平時爲郡樂。自憐瘠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倦征軒。三齋舊富閑。人行桑下路。日上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
穎。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雙。流水。南岸北岸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
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山差遠。唯此亭高。盡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穎田二頃春蕪沒。
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爲外物。山川信笑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
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過。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爲愛南山紫翠峯。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何
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作雪

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橫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
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慚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鷓鴣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骨。數帶減容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泥一杯。頽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愧國恩終莫報。尙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顏顏。惟慚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富相公創亭

巖嶽高亭古澗隈。偶攜嘉客共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日。巖壁遺文已巖苔。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逢石響。過春深谷向花開。巖壁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願。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歎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轉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

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勳。不

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畫錦堂

昔憩甘棠長舊園。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雨。被袞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鉤軸。以司徒侍中再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翫游鯈。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勳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空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祿厚豈惟慚飽食。俸餘仍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思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旁。

留題南樓二絕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一作寒暄。終日面孱顏。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欹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幡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罇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笑談二紀思如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爲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績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髧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豕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駿驥。已嗟埋玉向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卽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這尺一作斥。鷄。敢言寥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願我無忘吠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效。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瘡渴。陶令猶能一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寄題沙溪寶積院。寶積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朝佐考公家定本。如謝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不重出。想本惟亭亭作高亭。餘並同正文。

〔潁州唱和〕東穎一作西穎。何爲樂一作還多暇。〔靈駕發引挽歌辭〕黠完一作戎完。〔郡齋書事〕秋熟一作秋色。〔書懷〕春鋤一作春鋤。〔表海亭〕亭亭一作高亭。

卷十五

賦五首

黃楊樹子賦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以葳蕤近日。的皪一作灼灼。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蔞鬱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嗚山鳥之嘲啞。莫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鷟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默以靜而求。一作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葍。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嗒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縷欲斷而還連。

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姘女。語鸞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嚙喉時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爲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裴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爲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無方字。墨蹟止作余。無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風驟雨而至。其觸於一無於字。物也。縱鏗鏘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聲字。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者字。乃其一。一無一字。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墨蹟有大哉字。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

乎。草木一之字。無情。有時一有而字。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一作人惟動物爲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一有行字。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一本作黧。墨蹟同。然黑者爲星星。柰何以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一有而字。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似。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陰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闔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河。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暄一作而。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嶽。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甚蠱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蝸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蚊幸余之虛坐兮。茲蝸伺余於壁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斲竹。得飽食以安一作與畫。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蠶之毒尾。又無蚊虻之橫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樓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倦。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茫。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

眉端。或泫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攬。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柰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榻。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露汙。人皆不食。柰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蜃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覷。至於大戲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適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於滁州。一作余於滁作醉翁亭有。太常博士沈遵。一有者字。好奇之士也。聞而一止作嘗。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一作子。會余一作于。一有於字。恩冀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一作遺之。其辭曰。始翁之來。一作翁之來兮。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啾嚶啁啾於翁前兮醉一有而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音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擊鼓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并序。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於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一本無四字。焉。爲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送之。既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訪蒼蒼兮杳嶺巒。雲飛霧散兮。魏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窳。穿雲渡水兮。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雖離。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一。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橫一作當。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兮。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固字。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一作喬。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而字。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一有并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亢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抑。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處次驚。

星殞於地。腥穢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

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子賦〕多黃楊樹子。一無子字。瀆激。實當作噴。〔鳴蟬賦〕崢嶸。石本。嶸。作岷。〔病暑賦〕又如。一作又同。空廬。一作室廬。〔憎蒼蠅賦〕丫髻。一作丫髮。〔醉翁吟序〕作醉翁吟。作一作爲。〔雜說第三〕任矣。此下一有乎字。學也。此上一有於字。

卷十六

論二首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二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

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爲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昉筆以梁爲僞。梁爲一作此字。僞。則史不宜爲帝紀。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前後二十二字。一前一作先。而一作則。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探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修尙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爲。云其與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建元。遂各年以爲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爲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各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僞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探秦以來。訖於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

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閭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識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聚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揀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入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顛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僂於魏晉乎。始

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一作云爲。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魯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歇。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

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併。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備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柰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

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考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魏梁論凡七篇。又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刪原正統等論爲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魏梁解在第十七卷中。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正統序論〕以謂正統。應曆文粹。統字下有者字。〔正統論下〕秦起夷狄。夷一作戎。符生。皆當作符姓也。〔或問〕益之。此下一有以字。

卷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着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陋。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

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大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駁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惟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尙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竟。若此之類。並侵

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鄧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尙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備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得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在諫院進。一本以論爲諫。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

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戚。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猷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一有作朋黨議四字。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梁。注。曹魏朱梁不爲僞。議者或非予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

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撿耳。使爲君者不得撿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撿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撿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之。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撿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撿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寔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撿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說。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

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

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驚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考本論初有上中下篇。此卷所載。卽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本論上〕王政闕。闕。一作缺。下同。者洽。一作者廣。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一無此十七字。其爲。一作而爲。莫知所趣。趣。一作趁。操戈而逐之。而。一作以。〔本論下〕蓋歎。一作蓋傷。亦有可以惑人者。一作亦有所長而可以惑人者。〔朋黨論〕而已。二字一作其。紂有臣。紂。一作受。以辨君子。以字下。一有能字。

〔魏梁解〕不黜。一作不絕。

卷十八

經旨十一首辨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縕。一作數。平。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爲。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爲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象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沉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廬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

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一有也字。

或問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厯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

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入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

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卽位。而隱不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平。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曾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

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攻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火。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志。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笑。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執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

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斃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斃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牟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闕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所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

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偉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秦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惠。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秦誓曷謂稱十有一

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其如人。人者。萬物之最

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之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蜎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象象。其後刪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象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遂棄遺。今編入外集第十卷。

〔明用〕無首。無當作无。下同。〔春秋論下〕而嘗藥之事。而。一作又。

卷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墜。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皇

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遷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遵家艱。閱余哀荒。俯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荐承諄諭。願實繫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叔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暨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紕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怠墮。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內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於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官。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肌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懼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參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元又有濮王與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聽政詔〕候。一作俟。〔冊文〕司徒。二字上有攝字。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二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竇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統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音鬯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鄆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

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遷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三薨。公出知棧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闔君子。真宗卽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卽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趨。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亟。一作革。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一有闕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詞曰。闔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躑。擬一作擬。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潁川公旣葬于新鄭。其子尙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稱。稱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

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遷。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密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井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勑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

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爲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使。一無副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在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了。晉公所繼。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卽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准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祕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

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人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秦公尙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無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尙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其起居食飲。人所不堪。而公益苦自刻。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墻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自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言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言。多求太后時。

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卽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廢。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軍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渠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旣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

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矍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歛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選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一作播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諧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辯。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勦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此。陳無己談叢。敘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薨。范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無己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陳文惠公碑〕棄官。此下一有家字。嚙。當作齧。〔范文正公碑〕來臣。來。一作僚。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四首

尙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特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旣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姓。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疆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爲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旣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旣苦兵矣。真宗初卽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圖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岳一作吉。致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一有可字。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旣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畧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旣不可專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楊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

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誤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字作某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定。一作律。鄉之源一作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鄩。鄩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鄩。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鄩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爲曾氏。而徽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而又顯於公焉。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於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忍者。一本有將。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識否。有若蒼蠹。告而不欺。不願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閱。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仕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矧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回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

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廡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譏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己。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一作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一有陰字。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寔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漸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尙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寔於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一本公行爲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竊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戢。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一本作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爲過。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

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器。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悁黨人說。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事否爲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有一作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一作如。有所爲。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爲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陝。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嗣。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止。歿也長存。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卽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以字。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爲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於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雋德偉。望顯於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

而顯於百世。蓋夫享於身者有時而止。施於後者其耀無窮。表於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塋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卽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於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自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旣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於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甲子。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甲子。葬於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璣。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於有唐。盛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於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旣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先臣幸得衛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奮勳皆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卽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於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卽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卽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讒。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選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吏得爲姦。欲

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遷尙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尙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尙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亂。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薨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裕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尙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

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彌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思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違居中問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畜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不顯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冀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朝佐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朝佐按文簡兩爲中丞其初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爲秦賢相實當筆明年三月文節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佐按仁宗實錄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繫之至和但史官例書新元則至和合體

二年。羅氏本亦有所據。

〔諫議大夫曾公碑〕遣使。一有者字。十萬。一作數十萬。某日卒。一本書二十日。再遷。一作再贈。龍治鄉。治。一作也。〔待制王公碑〕入焉。二字一作又嘗焉。之時獨。三字一作而。近寬。二字上一有務字。曾祖諱徹。祖諱祐。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一本所書如此。〔豐國程公碑〕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一本如此。再世。一作累世。〔程文簡公碑〕久之。一作頃之。命置。置。一作宜。被貶斥已。一有而字。來降者乎。一無乎字。堡塞。一作堡寨。猶上書。一有言字。廣平郡。三字上。脫開國二字。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二一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位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諡曰文正王公。諱且。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遠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遠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

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一作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增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與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告。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溺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

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幸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遷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

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梯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摺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爲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所。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濟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尙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尙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

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塘，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郛，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學知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

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謫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尙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爲禮部尙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尙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尙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一無爲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尙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尙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末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

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廷。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以誤爲謬。以悞爲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誤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當以碑爲正。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子魯。惟魯武康公。

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世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旣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闢于郊。公執桴鼓誓

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躡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出字。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於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各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於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於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謹按書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

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諡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魯始錫封。以襄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儻。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邇。至於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襄卹贈諡。始終之寵盛矣。蓋襄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諡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於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資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

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遷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檢。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頽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卽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歇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於家。又以爲某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知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卽廬中起公爲祕書監。知潭州。卽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卽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廢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旣而宜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尙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尙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

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尙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卽位。拜工部尙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歎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立於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武恭公碑〕河南密。此下一有縣字。過險。一作偶險。號其軍。一作號令其軍。能捕。一作敢捕。〔余襄公碑〕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一本如此。兵馬鈐轄。鈴字上。一有都字。某甲子。一作乙酉。成山。一作成家山。猶留。翁字上。一有然字。某衛將軍。一作雅州刺史。嘉之。一作喜之。廣東西。一作廣南東西。入海。一作嶠。太常寺太祝。一作大理評事。皆適士族。一作長簡職方員外郎郭師愈。女適屯田員外郎孫邵。女適宿州觀察支使周熊。女適祕書省校書郎章惇裕。女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張元厚。二尙幼。孫男四人。一作七人。嗣恭嗣昌。皆大理評事。嗣隆。太常寺奉禮郎。嗣徽嗣光嗣立嗣京。未仕。

右石本所書較集本加詳蓋刻時所增也

卷二十一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治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干。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鬢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一有望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遜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

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問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願也愈重。自願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尙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甚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讓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勞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廩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

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於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旣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于一作於。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揭。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尙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旣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載。誠一作者。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旣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於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

蜀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萍靡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庶居廝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庶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於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尙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尙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一作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尙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矍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

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尙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於朝。冀竊國家喪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於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未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於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於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揭。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與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於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旣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會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尙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尙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於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於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

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隕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遠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於鄉里。一無異字。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於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於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於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於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視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一作碣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碑。命太原王願以丹爲隸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望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

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富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蕙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蔽山之原。諸本以陸爲陸。朝佐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鄰邑。今從羅本。

〔石曼卿墓表〕然好。一無然字。〔連處士墓表〕連處士。此下一有者字。

〔張屯田墓表〕幸其疾。三字上。一有

時字。〔龍武將軍薛君墓表〕清原鄉。原一作源。

卷二十一十五

墓表六首

尙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冶。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若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秦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紉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止字。母爲滅燭止之。君陽臥。母且睡。輒復起讀。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慙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卽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卽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爲一無此字。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污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歧。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臯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

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寧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鍊。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勸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竇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二。年九月庚申。公鍊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顛項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竇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執孰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

一。皇祐五年某月日。韓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諷。曰諷。曰諷。曰諷。曰諷。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者。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旣受袷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旣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尙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一無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尙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尙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

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尙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瓌。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皋一作海陵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退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大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

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隴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隴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殖。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倪。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隴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

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有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一無尙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一作蓋。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人。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州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

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始其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十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榮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旣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字鄉里。乃爲考春陵志。悉書之。

〔錢君墓表〕悉求。一作多求。賢行。一作節行。〔唐君墓表〕父諱謂。一作渭。〔胡先生墓表〕景祐明道。一作明道。景祐爲是。於京師。於一作于。〔瀧岡阡表〕吾始。石本作始吾。〔丁君墓表〕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也。一作已。曾祖諱輝。祖諱諒。父諱東之。一本如此。

卷一二十六

墓誌銘四首

尙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一無此字。科。一有能字。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尙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一有縣字。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喪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州。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泚。泝。涿。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

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稱。斯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寧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與。在子與孫。一作在于子孫。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濟。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卽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尙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祕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

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褻嬖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畧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畧。議者皆從公。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旣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舂錘。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虛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勅列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施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

下有昔太史公世繼其文善以多爲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噫。公之專何多歟。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祔葬。其嗣子某來乞銘。銘曰。

審吾不知。命繫其偏。不俾其蔭。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尙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尙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尙書。公諱奎。字宿執。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調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祕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蒲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蒲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遷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尙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

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閤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詢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尙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益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旣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

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世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勸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卽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諡曰簡肅。銘曰：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尙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尙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尙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尙書駕部員外郎，贈祕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祕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闕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屑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闕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願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

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尙幼。君以子恩贈尙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樂陽。此下一有二縣兩字。及寢。一作反寢。朱生。一作朱公佐。公善。此下一有政字。〔謝公墓銘〕終始。一作始終。〔薛簡肅公墓銘〕後世譏我。譏。一作議。

卷二十七

墓誌銘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羣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

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勸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廡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傅濟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王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三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旣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圍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五字。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

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鬻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逸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無此二字加一作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尙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無夫人字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脩爲叔父脩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闋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尙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

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歛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干墜。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泄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爲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爲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條佐畧。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畧。堯咨雖憚而止。然輒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春。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一字。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遣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閱。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尙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代起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賞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賞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爲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賞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尙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畧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

上于州。杖其脊而遣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爲令。暮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政穎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調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爲。不屈其守。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咎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一人。一一無一字。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己。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與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與。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蒞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

子野尚皆無急。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郿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瓊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贈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鹽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塗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酸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梅公墓銘〕於許。一作于許。見其。一作備其。時邊將三字上有是字。〔孫先生墓銘〕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聖人既歿經更焚。

卷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事。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苦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

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夭。子慕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一作予時爲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爲可奇其。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與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嘔噦。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人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辨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以字爲將。云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聚溫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藝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雷激雷震。雨雹忽止。閭閻滅泯。未嘗不讀誦歎息而不已。嗟夫。藝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早。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藝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其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虜。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裴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尙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治。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於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更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

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縈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尙幼。其一無其字。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尙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辭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辭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誓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懼。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于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闕矣。久也其存。

君一本上有呂字。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爲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妻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濠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吳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爲人剛介有節。長於爲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鬪訟。往往困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爲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爲勤儉。子淵濠皆舉進士。濠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爲祕書丞。濠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濠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愆於其民。足以爲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爲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爲善之效。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工部尙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寶爲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誌。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逾一作愈。速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

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鄂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敍燕息戍二篇行于先。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理。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川。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費。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銘〕後二年。一作後又二年。飲之酒。之一作以。獨其文章未衰也。一作文章獨未衰。同焉。一作乃爲。〔又別本〕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西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隨。予時爲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夢升爲可奇。其後入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噓，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又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州。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鄭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妻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乃爲之銘曰：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滅，未始不飄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與黃涓小簡

脩啓：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立，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悟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

善。云高明之家。尙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孫庭堅記。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雖似淨本。然亦間有塗改。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跋附焉。

〔狄君墓銘〕至君。一作君至。

卷二十九

墓誌銘六首

尙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尙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爲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外。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澧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曼。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

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變。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者字。輒囚辱侮慢。一作侮慢辱囚。辰鼎澧一作鼎澧辰。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嘯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蹶。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瀛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爲虛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困。其守官不爲勢牽。一作奪。不爲利奪。一作牽。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人爲。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做。今爲大理評事。做。鳳翊府。

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尙幼。四女。三適人。一尙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聞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僭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劍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一有刀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虜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卽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

此類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繼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蘇戚唐實。居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長以劉氏壻。爲龍圖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罷。爲人廉潔。一作平。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借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略。景亮。景謀。景道。景直。景彥。十四字。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選。南。祖屈僑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顯。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親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穆縣聯。公其歸此。一作乎。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爲留後。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

贈侍中。父諱光辰。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爲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燁爲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燁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燁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燁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燁治所尤近。燁嘗夜挈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燁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旼。賢而有文武材。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於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旼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躍。邊陲。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旼爲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一有日字。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尙恭尙詰尙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爲諸生先。而尙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爲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尙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於河南某縣某鄉之

某原。宜得銘於石以誌諸後世。一有予嘗喜而從王君曉十字。乃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遺棄狎唐。得梁而留。卒葬西充。爲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選理之丞。藍田夏維。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維逢饑。藟粟不殫。喪功勸吏。天子有詔。錐人染纊。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尙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
一作太宗時。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一有召字。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一作無言。明一作翌。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有遠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劫。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吏二字。索其家。得一有金塗二字。銅器十數。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僧某者。用浮屠術斷一臂。禱雨。官爲起寺於一有淮上二字。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數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不得免者。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尙

警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爲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卽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廡。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娶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鑿。一有今字。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美儀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正衣獨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不少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唐隳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有一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入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虜陵僞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違命之侯。虜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爲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爲吏。廉清不撓。歷監糴密庫店宅務泗一作明。州糧料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與元南鄭二縣。同判吏

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毓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織密。自前世功利沿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黜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忽生而取。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銘〕起爲。一作起君爲。〔楊公墓銘〕舒州。一作徐州。以其喪歸于河南。一無其于二字。〔歐陽公墓銘〕左巡使三字上。一有充字。僞唐。一作南唐。下同。

卷二十一

墓誌銘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韓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

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一無此字。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者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特貴刑特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遷。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脩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尙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有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墻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一有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

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寶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瑾。下同。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盧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恩。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卽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蕩波洞。蒙恩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狸狻。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欺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

君卽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撓。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爲一有守字。祕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尙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閭俗貧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錡，官至龍圖閣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尙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終曰：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尙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尙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薨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祕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縉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叟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虢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慚。答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尙。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有高會。君世不興。誰與與伏。有俟而

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稜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一有兼字。尙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監左藏庫。天僖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卽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嘗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陸。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邀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寔。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

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習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圍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始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放。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一字。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塞。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

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尙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績。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綽。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儼。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驪。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彌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衢本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佐按仁宗實錄杜杞傳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讀于。一作於。新人有進士人。一作之。乃以爲。一作乃以公爲。工部。二字上。一有尙書字。〔杜公墓

銘）四十六，一作四十有六。

〔程文簡公墓銘〕八年以後起居注，此下一有二十卷三字，告其軍，一作告某軍。

卷三十一

墓誌銘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尙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

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兩賊。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

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別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一作或亦罷以尙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其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一無爲乎。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尙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誦。大理評事。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訥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分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議論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館。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

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菴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龜。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共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願其二子曰。勉。

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資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堯臣不肖。任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爲之一本上四字作子其爲吾銘之。銘曰。志之充。樂也。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淑。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前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息。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願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堦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

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尙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辦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弁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一有韻字。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籀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頂。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毫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月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

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陪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若遇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一有祖字。母稹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襄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五字。其他一作所爲。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廩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一無此字。寘于法。餘悉不問。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覺。在吏勸公毋給州卒致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算繒。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爲京東第二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獎諭。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恟恟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傳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巨。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邈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

山原公。歷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齊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入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誥誥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爲李氏。近歲吉州教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考公集。怠殆三字。似通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見者殆焉。此亦以怠爲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爲殆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遂一作乃。工書畫。蓋心畫之畫。一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遂削去。後有李端懿蔡襄墓誌。皆云工書畫。〔蘇君墓銘〕太子太師。此下一有祁國公三字。文章。一作文華。所好。一作其好。

卷三十一

墓誌銘七首

尙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古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一有其字。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二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

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其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澹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澹，乃止。益利變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耳。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長。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耶。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傳孝弟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

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筆五十一作六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袁氏。鄆一作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會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於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邠人。遭亂不遷。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竇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於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議。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疑章。愍師之贈。長於百察。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闕宮是闕。

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左丞贈吏部尙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尙書。諡曰正肅吳公。葬於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於新鄭。公諱奇。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彌學博辯。能自付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

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抑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於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寃。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賢子即可一作可卽，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一無此守。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辦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旣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多，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

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尙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枝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於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卒於位。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尙少。一作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尙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於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

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聽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卽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勛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笑問。彰於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王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旣薨。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況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身東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開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漣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

逸軍中稱平而畏其威始下令捕盜有盜於屋取一梅者與之獄以得於中其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誣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諱曰訢尙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墮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聞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封曹國。一無封字。〔吳正肅公墓銘〕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一作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上顧一作上稱州故多盜州。一作蔡留守司。一無守字。本邦。一作大邦。〔李留後墓銘〕卽以某年。一作其年。

卷三十三

墓誌銘四首

尙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岳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秦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貸。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價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旣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期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備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願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秦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述。尙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益。守將作監主簿。女一

人適太常寺大祝膝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嘗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當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於家而勞施於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

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於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連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誅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澗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帶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屈傳。而前爲守者。願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公旣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賈。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妻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

公於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彌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弁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某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皆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諠。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爲驪而不怨對。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一作風雅。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始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

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龜。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澤錦。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則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道。而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弈。食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陽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蘭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尙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瑋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非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

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遺其貲。劉氏一有因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於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於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急時。爲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閻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尙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我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公墓銘〕未嘗罪言者五字上。一有雖字。宜壽兮。宜字上。脫仁字。〔梅聖俞墓銘〕號詩人者。一作號爲詩人。見其文。文。一作詩。

卷三十四

墓誌銘五首

尙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尙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尙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爲絳大族。簡肅公爲時名臣。君爲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於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於許州之郟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殫。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妻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修爲之銘曰。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爲政鄉州兮。稱於長老。陞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長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蔭。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爲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判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於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己一作過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

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劍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旣廢。無慙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尙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於名族。嗟吾得之兮。旣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於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於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

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十字。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遺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 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并序

有獨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嘗至

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煥。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寶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於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於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尙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尙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宰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尙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譚。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泄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兼。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發不行。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

禱嗣一作祀於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鵬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一作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言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旣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默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卽位。拜一作遷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不允。久之。拜尙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

卽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二。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隱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寐。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珥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邊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秘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秘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一無此字。爲進士。知名於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一。有一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名。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孺墓銘〕鄉州。一作故州。稱于子。一作於。〔蘇君墓銘〕志也。懋。一作其志也。懋。〔胡公墓銘〕兩浙路。一無路字。風俗。一作化。于山。一作於山。陰生於子。當作午。入金歲幾何。一作歲入金幾何。十一月某日。一作甲申。追

封。一本惟會祖妣用追封二字。祖妣皆削去。

卷三十五

墓誌銘二首 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綯。總紀經維。綯。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弟。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卽取其平生所爲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

勤。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歎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遇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元和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一作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卽退。而以公善政私刻於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

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六。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勳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而。親尙皆無急。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一有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一又有上字。以問公。公卽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適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旣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卽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祕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贖卹。以旻尙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尙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間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境。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尙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尙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坼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慮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一有爲字。問公曰。此所謂駘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於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諡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旣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關守。因自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一無此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

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早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入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久。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塤。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尙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尙書。考諱立之。尙書主客郎中。贈工一作禮。部尙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尙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

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十年十月辛酉其弟敏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祔符縣魏陵鄉附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尙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爲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爲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於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爲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於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爲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爲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尙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於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恥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

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鄭君墓銘〕天禧三一作二年。〔劉公墓銘〕得也。也。一作耶。定國。一作充國。〔吳君墓碣〕不勝數。一作不可勝數。然而此下一有人字。

卷二十六

墓誌銘七首（碑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諾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儻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問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

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旣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於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踰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龜。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尙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殆。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於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殉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謙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尙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爲婦爲母。勤孝勞劬。有女昔祿。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太字君一有日字胡氏。胡氏世爲某一作世某郡某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爲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甯縣令以卒。夫人之爲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饌。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爲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祕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爲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爲婦爲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葬於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於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尙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爲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誠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二女。及其老也。鼎爲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於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尙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

日合葬於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書考之隆，以見其勤於其家。至於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統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於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嶽。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於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嶽。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於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殿，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於脩。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

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終。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於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於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溫。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穎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傳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紵。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

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兒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一有以書來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已。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尙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爲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於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匭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平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爲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其爲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

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於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爲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大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於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居貧一作吾貧。〔徐氏墓銘〕千里一作萬里。〔胡氏墓銘〕鳳州二字上。一有又爲二字。〔李氏墓銘〕于仲一作平仲。

卷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大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

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
裸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繪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
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薦。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
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諡曰昭裕。權厝於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
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閣
門祇候郭士選。次一作其二。一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
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選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
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
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翼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尙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
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孫。次適張經。今
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
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
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

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空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思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尙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泗。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

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於承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來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旣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辰。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尙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監門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

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閣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汝侯。諸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駟令晃。一作晃。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續。一作繼。令課令淳。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襄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來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尙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牽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勳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閱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猷。世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

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於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宣。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繼令煊。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尙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淨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

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審之配也。曾祖隱。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與。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韞。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仲審之墓。銘曰。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儼。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旣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諸皇子墓。〔賈氏墓銘〕祖官至。闕其名。〔慕容氏墓銘〕子男十人。今止書九人世庸。

注一作世庸。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殯京城之僧寺。遇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兄濮安懿

王。以向傳式爲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祔於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卷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尙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墾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

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避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此事。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頃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買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攻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搖。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

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案至潁，潁之吏民見案，一有號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尙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諡，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選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樵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善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遷。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懷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尙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乾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

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於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選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詩已有。一作已能有。〔許公壽狀〕全惟岳。全。恕本作金。

卷二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

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平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錢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二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尙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

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士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東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豪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尙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

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尙。不能獨與。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征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嶺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窳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餉廩食而安畧居。追一作趨。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蟲一

有白鷺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歔。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于壁。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洞。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入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審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

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排。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尢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

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與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爲俎豆籩簠罇簋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惵惵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皆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學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微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一無此字。濫官于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

至於禮讓與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息。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滄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一作置。一有於字。其間。滁時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自字。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凜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調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觀使爲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石本無始字。于萬里。于石本作千。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宋文粹云。合蜀衆水歷三峽爲別江。峽山之險。與江相傾。捍。石本作捍。舟人至此。一作舟人之至此。更生。石本此字下。有朝奉郎三字。之停留也。石本作留權之地。誌。石本作識。喜幸。石本此字下。有也字。固爲下州。石本無固字。固爲。一作舊。廩與俸。一作守之廩俸。朱公能。朱。一作獨。愷悌。石本作豈弟。數大豐。一作頻大登。〔畫舫齋記〕以舟名之。之一作焉。〔穀城縣

夫子廟記。大宋之興。一作宋興。太平之功。一無之功二字。爲其邑。其一作是。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寶元元年。廬陵歐陽修記十字。〔吉州學記〕西北。石本作西南。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殿中丞三字。人不以爲多。石本無人字。下句人不以爲侈。亦無人字。世家于吉。于。石本作於。其入其。石本作而。者漸。石本此字下。有故字。煙。石本作昏。長幼。石本作幼長。

至喜亭記吉州學記各有石本

〔豐樂亭記〕欲求。一無欲字。之所。一作之處。道其。此上一有而字。以與民共樂。以一作而。〔醉翁亭記〕宴酣。一作宴適。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尙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閩本。往往異辭。疑是初藁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卷四十一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瀆爲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一作爲。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

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一作氓。尙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盡。君之笑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敏人。世自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者字。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觀。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適。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

爲與夫急而止，而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趨而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一作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鼃黿鳥獸之嘯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園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槎二。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蜀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

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

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樹。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旂。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

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尙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闕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等。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 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牟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止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一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

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一作日。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菱谿石記〕滁州人。一無州字。卽劉。一作乃劉。〔東園記〕監軍。石本作鹽軍。芙蓉。一作芙蓉。豔。石本作鹽。〔浮槎山水記〕浮閣山。石本無山字。問於。石本無於字。而不得兼。而一作之。〔有美堂記〕又有。一作必有。〔御飛白記〕江湖之上。四字上。一有於字。

卷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

作皆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爲身容。手有
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
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
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
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
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
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
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
其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
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莫敢過之一
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
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
古視。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
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勗
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體爲之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
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
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

酣嬉淋漓顛倒而不歇。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胷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祛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岉。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喜。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得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有。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一作曾或。以此謂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之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歇。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

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僂僂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訖。盛衰治亂笑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旣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己一作己。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邠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邠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邠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卽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集古錄自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饑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姓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

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歆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

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乎。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樂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序〕著于。一作著乎。將相。此下一有而字。之表。此下一有者字。章君儒其衣冠。章君之下。一有之未也。三字。〔祕演詩集序〕祕演隱於浮屠。一無祕字。下同。江濤。一作濤江。〔惟儼文集序〕其戶。一無其字。世俗。一作世事。文章。一作文辭。〔詩譜補亡後序〕焚棄。一無棄字。去聖。此下一有人字。次比。一作次第。〔蘇氏文集序〕治矣。此下一有其字。宜與。一作宜爲。而人。一作而世。

卷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倂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

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一作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續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鑿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二赴劍浦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一作深。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

從藤調悉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挈道徽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毫黍不中尺度。則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咨嗟。而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二字作噫。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一無此字。小者亦可以中一作中就。尺度。而有司一有遽字。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既字。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畲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有一穫。則豈不多邪。曾生彙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一作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會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獨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爲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

作哉。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自荆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一有之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爲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一本畫卦。五爲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

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誅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孫子後序 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家五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遼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書。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

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誦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執。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之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平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七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修序。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與其一無其字。京師之人四字一作士大夫。〔送田晝序〕十三四。一作十四五。其在。一作其存。爲蜀所侵。四字一作入於蜀。如一郡縣吏。一作若取一郡縣吏。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一作最有功。故當時語名將者稱田氏于家。一作其家。反衣。一作反以。通敏。一作精敏。三峽。此下一有其字。以取。一作而取。〔謝氏詩序〕泯沒。此下一有必字。〔送張唐民序〕爵福之勸。福一作祿。豈必。一作豈皆必。而忘。一作而亡。又失。一作久失。三月。一作五月。〔送王陶序〕五陽而一陰。一作一陰而五陽。直可決之。一作則可直決之。泰交而大。大一作泰。用其剛。一無其字。以正以禮以說以和。宋文粹作以禮以正以和以說。陰險而小人多。而一作之。君之力學。四字上一有若字。施之於事。一無之字。

卷四十二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旣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

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修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一作以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雖異。而一作然。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一無此字。周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旣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世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侗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於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侗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侗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侗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時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外制集序 一作慶曆制草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職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賢相遭。

一作蓬。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莫不願爲村野。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滯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敵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鄆。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輒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而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攝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尙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諷。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

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一作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

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時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帝王世次圖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尙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尙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宋君序〕爲相戒懼。一無爲字。久處。一作久遊。〔廖氏文集序〕千歲。一作數千載。〔外制集序〕諫職。一作諫院。盡導。一作盡道。〔禮部唱和詩序〕三篇。一作二篇。〔帝王世次圖序〕十四世。四當作六。後序可證。

卷四十四

序六首傳一首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有一日二字。少忘於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心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於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於穎。蓋將謀一有葺弊廬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囊。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卻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諠余者曰。何其迂哉。予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時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

叢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鱉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鬪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尙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爲

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頴之志雖未違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願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擇。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尙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頴詩。以刻於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

惟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勳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無此字。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

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闔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壯。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怨嫉。一作怨恨。無所。一作無可。〔六一居士傳〕曰吾家。三字上一有對字。所訛。一作所謂。聊以一作所以。無稱。一作無補。

卷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

今兵與此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屢獲覽者請除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牟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閭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

掃盡。然臨邊之將。尙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多加。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日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尙少。其後。武帝益修涇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涇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尙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涇。當時歲運。不減二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鄆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

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鄆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尙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尙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與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願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

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尙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戶。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尙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纒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井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

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尙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鬻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閉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實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通進司上書〕財用足。一作財足用。耕于。一作耕於。大商之不爲。一作不自爲。

卷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上封事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探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議。不得以沮。一作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困。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尙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患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探。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尙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尙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路。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入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有煩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皆

能如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儻。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一作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所爲。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小人偏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一有聽字。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一作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頻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咸。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稟。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一字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人君。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一作臣嘗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

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二字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怨。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小懼。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效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一作鋼。筋膠不回。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實。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費功實之弊。一有三字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十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而字。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爲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

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巨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下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爲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尙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況未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勸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一作論。事者

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則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力量。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尙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慮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岫。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爲狂密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勤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密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字。有賊汗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奸財利者。各舉諂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請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諂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

豈有澄清糾寧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誅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刺豪民，尙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肯之法乎。賢不肯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計在直甘俟諫吏。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準詔言事〕伏見。一作臣伏見。所探。一作年來。伏思。一作臣伏思。惟善。一作蓋善。其少。此下一有也字。敢言。一作敢曰。漢武好用兵。一作漢武帝。立功。一作收功。服遠。一作破遠。威振夷狄。一作威加四海。房杜。一作王魏房杜。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一作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今朝。一作方今。外。一事之不集。此上一有而字。十年不問。此下一有蓋字。皆當斬罪。一作法皆當斬。所謂賞所。一作是。言其一二。言一作舉。造作。二字上一有蓋字。則不責功。則一作此。王尋等以百萬之兵。兵。一作師。九千人。九。一作六。符堅以百萬之兵。兵。一作衆。只用三千人。用字下一有兵字。愈少。一作爲少。破賊。一作破虜。不當七八萬。當。一作得。勅勵。勅。一作節。至於無人可用。至於一作以至。授之。一作授以。賢豪。一作英豪。漢武好。一作昔漢武帝好。勒兵。一作耀兵。勅勵。勅。一作督。仲尼曰。豈無材智之臣。一作非無材智之人。動拘舊例。拘。一作循。糾舉之術。一作糾案之法。寬緩容姦。緩。一作縱。天文變。一作天災見。於外。一作其外。事勢。一作事理。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藁。不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擯其大槩如此。後人亦可推公政。

定之意矣。

卷四十七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入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屬於諸公間。略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願不爲浮議所移。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願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獻言。然尙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

舉其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慶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爲辭。更無可往之趣。惟幸察。一有焉字。

答李誦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一作與。吾子辯。况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尙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尙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誦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

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而譏譏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

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探。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霽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僂僂。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爲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

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彊區區力作。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彊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爾其悅也。故愈力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下以下一句。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下。入於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患不至四字。先輩一作足下。之文。浩乎滯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陛下。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

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爲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拜字。白一有會君先輩足下六字。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鄒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鄒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肩

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發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嗚呼。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字。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疆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一有以時字。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陝西范龍圖辭辟命書〕知義。此下一有可用二字。〔答李誦第二書〕而不究。此下一有凡字。果善邪。果惡

邪。邪一本作而。人性混矣。混字上一有善惡二字。勤而教之。勤一作勤。〔與荆南樂秀才書〕當之暇未答之。或

作時。一無當之二字。宜絕。二字上。一有空字。切切。二字一作勤。遷業。二字一作勤。浮薄。一作浮巧。悅于。一作悅於。

爲彼。二字上。一有蓋字。受禍。一作獲罪。不易。一作未易。譽者。一無者字。先輩少年。一作今先輩年少。方欲。一作方

將。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一作如其器焉。直可齊於兩漢之士也。慎不可學。一作又不宜學。今可謂

因。今字下。一有子字。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一作雖有言。安能取信於先輩哉。〔答吳充秀才書〕何以。一作孰

能先聖學精年。一作類也是下。鮮焉。一作鮮矣。讀易者。三字上一有使字。〔上杜中丞論官書〕不爲過也。也。一作矣。又不知執事。不。一作未。殿階上。一作陛下。終用二臣者。一無者字。百十。一作百千。幸察焉。一作幸賜察焉。〔與曾鞏論氏族書〕僻遠。一作僻絕。當仕。一作當在。亦未有。一作亦少得。鄧氏節。一作節。茶鹽使。此下一有時字。〔答宋咸書〕儒者之於學。一作學者之爲工。

卷四十八

策問十二首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

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閭進士策三首

閭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都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誅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閭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徵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

於大體則爲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一作均。民刑以防之。一作森。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一作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況民之氓氓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遵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一作辰。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己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

愈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愈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閩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序，一作能弭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爲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闡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閩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專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黜禘，一作蜡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者。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諸字。下同。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穀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鸚鵡。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豎騶虞。豈婦人而來。

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爲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稽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

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閩進士策第二首〕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一作諸侯之國小大數十。皆建都邑。立宗廟。〔閩進士策第一首〕書傳之言。言。一作說。井田。一作井地。聞其詳也。一作聞其說。〔第四首〕上孰我知。一作上或不知我知。

卷四十九

祭文二十一首

求雨祭 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之字。重事也。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尙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尙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於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於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

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尙饗。

祭桓侯文

謹以彘肩卮酒之奠。告於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尙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卽其封。祀薄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於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况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尙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滕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于城。已成而圯。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蘇。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故。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滕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已。成。雨又壞之。敢問兩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成城。不能知一作爲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厥。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尙不失時。在神而已。尙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廟文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怠。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尙可補。敢不勞厥躬。各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於滁。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於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一有也字。孰宜愛其一作滁。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而孰易六字。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況滁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神宜愛之。際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十三字。脩輒一作敢。以此爲讀。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某政之。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贖。神宜降殃於一作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

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一作幸也。尙饗。

漢高祖廟賽兩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大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尙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顯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謂。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於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尙饗。

祭薛尙書一作簡肅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尙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於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於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己。敢言是一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尙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祗役於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可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於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廡。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於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於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於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於文行。著於事材。著於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尙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莖華雖敷。不蒔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五徒。嗟吾質夫。母不勝滾。慕無孺孤。奠觴爲訣。已矣嗚呼。尙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紲。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尙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

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執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己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夭。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尙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出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齟止。而回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

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竊鑿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送一作送。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饗。

祭鄭宣徵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宣徵太尉鄭公之靈。曰。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尙饗。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皇考郎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尙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於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於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尙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於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襄榮之意。則具載於訓辭。尙饗。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不三四歲而易。一作不過三四歲。威靈也。一作威靈者也。無所感動。一作用不可得。〔祭謝希深文〕景祐之初。初。一作間。〔祭尹子漸文〕年者。一作年之。常存。一作長存。莫及。一作莫及。

卷五十一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予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祇。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於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尙饗。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平。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爲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一作度。夷行險止。嗚呼公平。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懼。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寫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則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於家。心在於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於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歇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

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尙饗。

祭吳尙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於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尙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任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且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於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於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於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尙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脩。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出。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尙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於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慙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位。繫身於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蓬豆。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於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於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於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於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卽事。留君之命於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尙饗。

皇妣太夫人江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於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於茲十年。無歲不請於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貧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尙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轎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爲訣。脩等之誠。尙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脩伏覲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畀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尙知豺獮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祭一作弔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之。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規乎太上之忘情。尙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滅。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尙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甕。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未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尙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整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

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尙饗。

祭吳大資一作長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盧。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醴百分。尙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尙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殿學士尙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臥病於苦由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闡負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尙饗。

青州求晴祭文求晴一作祈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

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於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尙饗。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祭程相公文〕韜。一作韞。〔祭吳大資文〕金門。一作金馬。〔青州求晴文〕斯民之若此也。之字下。有若字。

居士外集

卷一

樂府七首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攜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攜手曲。卻憶攜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階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窗中坐

朝聞鶯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爲一作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燦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四十首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遺放紛。外物不能累。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豪雋。逸驥臥秋楹。意在駸駸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爲韞。

楊戶曹

子聰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胡爲冉冉處。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大雅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壯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薊才子。一笑權相揖。雖有軒與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孰君子。盍視其遊執。

王秀才

幾道顏之徒。沈深務覃聖。采藻薦良璧。文潤相輝映。入市竿駕車。談道犀爲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無爲戀

丘樊遂滯蒲輪聘。

自敘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爲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轅。時士不俛眉。默默誰與言。賴有俗中俊。日許相躋攀。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嗣一一作子靜喜一作祈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爲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年常備三歲一作年凶。縱令水旱或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難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并奉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蠶。是以比歲屢一作累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遭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一作公賴天閔民不責吏。甘澤一作樹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更當愧。敢不酌酒澆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橫荒堡。槎危欲欹岸。花落多依草。擊汰翫游條。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四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駃於此墮。吹笙不復還。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二室道

二室對嵒巖。羣峯聳齒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屣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窗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蒼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沈寥碧。徙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泄煙雲亂。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舊號救命泉。惡其名鄙。因取美名。書爲續命泉。大書三字。立於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顛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一作松。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峯岫迤邐。蒼煙白雲。鬱鬱在下。物外之適。相與酣酌。坐石飲醉。

似非人間。因索筆目梅聖俞書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又各題其姓名而刻之。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霧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返照。徙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臯木葉下五首。

臨水復欹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斂。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集。秋色滿蘅皋。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舉芙蓉葉。垂楊礙行舟。演漾回輕楫。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尙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遶城中客。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夷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遠。回峯高易夕。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酪酏與籃歸。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藹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苔。有客愛涼景。幽軒爲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稜根自幽谷。爲懷山中趣。愛此崑下綠。曉露秋暉浮。清陰藥欄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宿雲屯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遙一罇酒。此意誰與論。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龍蔽窗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鐘鼓。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蔥翠。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闌闕。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簷解籜陰加樛。臥齋公退無喧囂。清和況復值佳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笑可酌。胡爲欲飲先長謔。人生暫別客秦楚。尙欲泣淚相攀邀。况茲一訣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驅馬別家去。去時柳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楊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榴花最晚今又坼。紅綠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好。逝者日與生期遙。予生本是少年氣。瑤磨牙角爭雄豪。馬遷班固泊歆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聞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聳。憂從中來不自遣。強叩瓦缶何譏謔。伊人達者尙乃爾。情之所鍾况吾曹。愁填胸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疑自古英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叨螭。安得獨灑一榻淚。欲助河水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啼翠樹。若與幽人親。掃徑綠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窗若可做。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樓鳥林中驚。遊魚爲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用茲有

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調。和雌雄鳴。嘒嘒驟風雨。隆隆隱雷雲。無射變礪。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儋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溫且舒。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吾常患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剗治爲通衢。旌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疑。民垂白歌其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輪海。鞏洛之山夾而峙。河來鬻山作沙觜。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汹汹怒而晉。舟師弭楫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嫺旋投沙渚。聚沫條忽爲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恠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繇。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效。遂殛羽山。慙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姁。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浚畎澮。分孽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沔。豈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堅決壅勢益橫。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前歲河怒驚滑民。浸漱洋洋淫一作注。不止。滑人奔走若鋒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閉口不敢煩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一周。民牛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孺浸河續。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並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昔日憩鞏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隩。登高望
河流。洶洶若怒鬧。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嬰子與山口。呀
險乃天竈。秤鉤真如鉤。上下欲顛倒。虎牢吏當關。譏問名已告。滎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明朝已高塵。轎車引旌
纛。傳云送主喪。窳窳詣墳兆。後乘皆輜輶。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呵噉。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牟
去鄭遠。記里十餘墩。抵牟日已暮。僕馬困米臺。漸望闔閭門。岷若中天表。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掉。浪撞遊九衢。
風埃嘆河浩。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別未期月。音塵一
何杳。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途。居者徒慘惻。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懽。寧知歲月適。人事坐
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應念同時人。獨
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朽篋蟲蟲篆。遺文羣鳥迹。言干有司知。豈顧詩人識。山陂歲
始寒。嚴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軛。

〔普明寺小飲〕衛。一作衛。〔雨中獨酌〕烈。一作烈。〔初見黃河〕生人。一作人生。

卷二一

古詩一二十七首

數詩

一室曾何掃。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秘。海寓正休兵。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色。山阿昔留賞。辰齒無遺迹。惟有崑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平聲。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閔。落魄去羈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自茲愜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羲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彥國善飲酒。百盞顏未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羈。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爲閬仙。惟予號遠老。醉必如張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荒涼見宮闕。表裏壯河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卽名園。嫩籜筠粉暗。淥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峯顛。青蒼綠萬仞。杳藹望三川。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寒簷暖鳳背。銀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鬢上。展簾綠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爲歎。平聲。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竇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偶。不問竹林主。仍攜步兵酒。芬芳一作菲。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輿令戲書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歲月條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柚煙中黃。吳蕩波上紫。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聞四方。堂上金罇邀上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遙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雊。東臯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風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歟。

和聖俞聚蚊

頽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臥環堵。振衣步前楹。愁煙四隣起。鳥雀喧空庭。餘景鶻欲吞。衆蚊復一作聚。薨薨。

羣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塵無由停。散帙復歸臥。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爲飛螢。書魚長陰溼。醯雞由鬱蒸。豕鬣固多虱。牛鬪常聚虱。元氣或壹鬱。播之爲孽腥。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做高棟。綺疏仍藻局。金釭瑩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被。豈敢近簷甍。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牆百蟲聚。下偃衆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楊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醒須五斗。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一作回。馬歸行爲一麾守。湘耐自古醇。醜水聞名久。薄領但盈几。聖經不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即沈冥。安能知可否。聊爲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煩手。行當考官績。勿復困嬰缶。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爲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懽。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萼處處有。騎馬欲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爲憐此水來何處。二字一作處遠。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予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涕灑。可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態。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人若此。

述懷送張惣之

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會到。正值楊花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思君難重持。東吳

山水天下秀。羨君輕舟片帆逗。江城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壑千巖不知遠。可憐客病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兌氣高爽清風颭。煙霞破散灑氣豁。山河震發地脈搖。天開寶鑑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蟠潛驚奮鬪蜃蛟。高樓精爽毛髮竦。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輕衣上拂漢。擬乘二氣戲驚濤。念時文法密於織。羈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當秋且幸際軒豁。誰能兒女聽蜚蜩。君方壯歲襟宇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攬。可並張翰同逍遙。功名富貴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汴河流。櫓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春深紫蘭澤。夏早黃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羈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餐。遊驂喜初結。芸局苦寂寥。禁署隔清切。歡言得幽尋。況此及嘉節。鳥啼已關關。泉流初泱泱。紫萼繁若綴。翠茗柔可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鷓鴣。

晚泊岳陽

臥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葦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人閑與世遠。鳥語知境靜。春光藹欲布。山色寒尙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薰香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宮頭已白。憔悴竊愁一作顏。媿相識。手持玉擘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不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亭一本序云某啓。伏規知聖學士文丈新理惠泉。謹爲拙詩十六句。伏惟采覽。

翠壁刻房顏。煙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池。雪裏峯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賓嘉自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泉作主人。

過張至秘校莊

田家何所樂。簞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葛葉候耕辰。望歲占風色。寬徭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泉溜澗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將至淮安馬上。平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煦東浦。驚鳥動煙林。曙河兼斗沒。杳一作杳。嶂隱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登臨。衡一作蘄。臯積涂一作裕。迴。江籬香露沉。行矣歲華晚。堅賦勞歌音。

自岐一作枝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峯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水涉愁蟻射。舍沙也。林行憂虎猛。蒿芻懸巖崖。一徇履枯梗。緣危類援猱。陷淖若龍龜。腰輿懼傾撲。煩馬倦鞭警。攀躋誠畏塗。習俗羨蠻獷。度隘足踟躕。因高目還騁。九野盡荆衡。羣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一作若。圖屏。時時度

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泉溜垂綆。幽花亂黃紫。積翠弄光影。山鳥轉成歌。寒蛩啼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廣。巨細得周省。晨裝趁徒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雞鳴星耿耿。登高近佳節。歸思時引領。谿菊薦山罇。田鴛佐烹鼎。家近夢先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爲永。豈如江上舟。棹歌方醅酹。初任舟荆江。棋酒甚歡。故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羣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附湖者許昌勝地也。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君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遙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里人。萬里思春尙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局牢。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蝟毛。董呂催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咻。力殫者勝怯者敗。豈較才德爲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蝗生蝨蚰。子丕當初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咤靄靄生風飄。干戈戰罷數功閔。周虓方召堯無臯。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岩岩。圓歌矩轉激清微。妙無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或作兩朝。看拱木。寂寞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文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鑄鑿成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適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緹襲三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軋難抽縲。舟行屢備一作被。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魯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慚愧無瓊瑤。

古瓦硯

甄瓦賤微物。得廁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金非不爲寶。玉豈不爲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乃知物雖一作微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一作然。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墮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窗共幽廡。竹柏助蒙密。辛勤慚巧官。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爲。有年秋屢實。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扶。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荆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飈多凜凜。衰頰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勸晨興。籃輦厭朝出。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蹲鴟。饋客薦包橘。霜薪吹晶熒。石鼎沸啾啾。披方養丹砂。候節煎去聲秋尤。西鄰有高士。輒輒臥蓬蓽。鶴髮善高談。鮐背便平聲炙。披裘屨相就。束縵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揚雄吃。晨灰煖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去聲。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聊酒逸。螟蠕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啓期爲樂三。叔夜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自。瘿。舊學頗思述。與仁閱今古。一作古今。圖籍羅甲乙。舊冊謹會盟。周公象凶吉。詳或作餘。明左丘辯。馳騁馬選筆。金石互鏗錡。風雲生倏忽。豁爾一開卷。慨然時掙帙。浮沉恣其間。適若遂齧。一作。作。作。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畢。

〔送劉學士知衡州〕何常。常疑是嘗。〔述懷〕復傷離。復一作更。〔寄謝法曹〕思春。一作思君。〔古瓦硯歌〕致酒。疑是置酒。〔新營小齋〕詳明。衆本皆作解明。唯薛齊誼編年引此詩。作詳明。

卷二

古詩二十首

南猿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一作涵。春熙。昔雅適所向。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猿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卻人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嶮巖。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爲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卽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皆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邏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嶽。部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遠軍卸甲嶽。殺傷范禮賓王崇班等六人。落陣死。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寇融州湄。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碎諸毒。中膺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遠。婦人及孳產。驅負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秦疏。一一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毅如虎貔。劍戟凜秋霜。旌纛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多於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戢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戮。昭州都曹皇甫僅三人。部糧入洞。遭蠻賊掩殺。及害夫力千餘。曉咋計不出。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繪錦贈。狙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不覺顰雙眉。吮毫兼醜簡。占作南猿詩。願值采詩官。一敷于彤墀。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叟。縣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斷一作斷。筍人響空山隨摘茶。有時攜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烟霞。崑崙綠綺軟何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蕊飛面旋。日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翫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今來寂寞西崗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鬪新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聲牙揮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遊盛京洛。讎俎陪丞相。駉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颺。詞章盡
崔蔡。論議皆歆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茲年五六歲。人
事堪悽愴。南北頓睽乖。相離獨飄蕩。失杯白晝足。傷手因代匠。稜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
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爲當。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
變風霜。丹顏侵疾痒。常憂鵠鳥窺。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遷徙來漠上。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慳
學業差遺忘。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
無怠。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觴。已
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薏爾累囚放。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笞榜。猶須新秋
涼。漢水臨一作駕。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來覲。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歲再陰。驚飈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瞻言洛
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其全。孤
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澗泉。二年遷謫寓三峽。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畫存於前。豈知
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耳熱神氣王。聽之爲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
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爲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謨。上人知白何爲者。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爲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殳。遭時有事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不由吾儒。周宣大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世稱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當衢理檢四面啓。有策不獻空踟躕。慚君爲我奏此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一作耽。酒恍若失。誰謂子琴能起予。

書宣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爲。使民以說民忘疲。樂哉朱君鄣靈堤。導鄣及蠻興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一作災。鄣蠻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啟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梅蘂入新年。蘭草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羣英馳雋軌。方朔常苦餓。子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閑倦朝市。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官閑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沅沅。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鴈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楚色蒨尙一作上。綠。江烟日半一作晡。暝。客意浩已遠。離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贛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整每相從對掃竹下輕坐思湖上暮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都門外河上柳色入青煙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東南遍林嶺萬壑新流滿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藹藹赤城陰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茲簿領困。況爾東南遠。落帆淮口暮。採石江洲暖。黃鶩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羣山會。炎海積歎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條忽俄萬態。羣倫固殊稟。至理寧一概。駭者自云驚。生兮孰知怪。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筍。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輾。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隸。天匠染青紅。花腰呈曼娜。苟能杯酌同。直待冠巾墮。無欺枝饑貧。鹽米尙餘顆。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神哉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羣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閣。鬱鬱瑞氣盈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賓館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樹花凋零。小軒卻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烟生。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吳郎鬢絲生幾縷。不羞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案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與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大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乘蠶投火沉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說說最說子孫衆。爲腹所孕多覬覬。始生朝敵暮已頃。化一爲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盞。嗟茲羽孽物共惡。不亦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追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蝥螬。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禁亦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銳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爲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痼爲之醒。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時時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犀見機槍。爛然盜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筆。嘉露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捩其鷹。羣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

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鸞鷟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誓我鬱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雖恐芳節謝。猶忻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所嗟事業晚。豈惜顏色衰。廟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空。凜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顏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陵轢。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坼。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玉尺。凝陰反窮剝。陽九兆初晝。春回百草心。氣動黃泉脈。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蓍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潔黼廡。期共飽粢麥。

賦竹上甘露

梢梢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凝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管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爲衆人知。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爛斑。惟有寒梅舊所識。異鄉每見心一作必。依然爲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鳥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蘂自折清香繁。今來把酒對殘雪。卻憶江上高樓山。羣花四時媚者衆。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豔獨發陵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此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卽看綠柳含春煙。寒

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眠。

歸雁亭

荒蹊臘雪春尙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鴉。頽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傾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疎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當牆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鋤日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脈凍不發。遶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煩造化。勾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擲大鼓。驚起龍螭吞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出。纖趺嫩萼如剪裁。臥槎燒枿亦強發。老朽不避衆豔咤。姹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騫駘千百誰可羣。嗟予老鈍不自笑。尙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端懿

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人百貔貅。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規多計籌。虜動靜。寢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浹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尙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煖貂裘。上馬擊一作臂。長弓。白羽飛金銀。臨行問我言。我慚本儒餼。漢超雖已久。故來尙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爲贈。勉哉行無留。

石象詩并序

某啓。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卿庶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於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於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惠文辭之不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爲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於石。

寒岳飛流一作溜。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訪。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豈不笑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攜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根本既堅好。蒼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效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噴雷隱隱愁煙白。宿露無光瑤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爲花迷借春色。呼雲鏢日一作月。恐紅蕩。幾日春陰覆花魄。悠悠遠絮空擲。愁思一作絲。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尺。遠岫參

差亂屏碧。

幽谷 一作豐樂亭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嗟嗟。風溜特冷冷。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一作之。朱絲繩。

〔答梅聖俞〕茲年。疑是茲來。〔酬聖俞朔風見寄〕此詩押兩吟字。一本第一韻作吟寒。乃別韻。〔聽平戎操〕

競何事。競疑是竟。〔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呈朱寺丞〕朱名紘。字儀甫。治平中為宜城令。修木渠有功。熙寧二年

冬。夫充薦改大理寺丞。鄭鞏為作渠記。公詩當在三年。合入外集第四卷。誤真第三。〔奉酬聖俞答梅聖俞〕二

詩多同而韻異。故兩存之。〔答蘇子美〕子美。慶曆文粹作脩仲。蓋舜欽舊字。後篇同。〔賦竹上甘露〕嘗有之。

嘗。一作常。〔歸鴈亭〕時發。慶曆文粹作時歇。〔石篆詩序〕予嘗。一作予常。

卷四

古詩三十七首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蓑蓑。下蔭百尺泉。上聳陵雲材。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嗟嗟。鳴鳥何啾啾。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一作常。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偏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寧爲可。自非因譏逐。決去焉一作能。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鞵鑠。山氣無四時。幽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豔笑而僂。賓歡正韻譁。翁醉已茂岷。我樂世所悲。衆馳予坎軻。惟茲三二子。嗜好其二字。一字作學甚。同頗。因歸謝巖石。爲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常。思豐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來頻。谷口兩三家。山泉爲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春意春。春至換羣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頽之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爲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頽垣不數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舒鍼。或長隨靡迤。或瘦露崕嵌。陰一作險。穴覩杳杳。高屏立巉巖。後出忽孤聳。羣奔杳相參。巖若氣融結。突如鬼鐫鑿。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縑。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飊積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還瞻。晝臥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慚。嵩山幸下遠。薇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卽往。一室安且恬。尋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讎。

送楊員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躋。秋江堪已清。樹色映丹葉。羨君舟插櫓。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閣。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笑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譬馳車。而失左右驂。勅敵嘗壓壘。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惰逸易安恬。吾旣苦

多病。交朋復凋。職。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黏。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吾嘗一作常。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聾兩耳。死不享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笳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嶼。橋響鶯歸軒。溪明望行炬。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爲愛斜陽好。迴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陰清晝。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擲舒文繡。虛心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慚桃李妖。豈愧松柏後。川源湛新霽。林麓洗昏霧。猗猗色可餐。滴瀝翠欲溜。况茲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黃。孤禽弄清味。窺深入牕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林蔭縟堪眠。野汲冷可漱。鳴琴瀉山風。高籟發仙奏。暑却自蠲渴。心閑疑愈放。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廐。矧予懷一丘。未得解黃綬。官事偶多閑。郊扉須屢叩。新篁漸添林。晚筍堪薦豆。誰邀接離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時。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罇前樂事更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纒上塵。

雪時在穎州作。玉月梨梅練絮白。鶻鷲銀等字。皆請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生稜稜風髮莫。暮雪緜緜止還作。羸離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燄。笑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牕靜聞落。酒壚成徑集瓶罍。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狃虎圍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穎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噉。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灑灑西溪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人閑樂朋友。鳥暉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闕。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二首 其一 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雨多苔莓綠。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迺得。暫來聊解襟。清風颯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斟。興盡卽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崑中人。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羨潁水。振衣嗟洛塵。空祠亂鶯鳥。山木含餘暉。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者云誰。令人但懷古。

白兔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搗藥姮娥宮。玉關金鎖夜不閉。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酬酢金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尙如此。仕宦不待言。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閑長年。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嘆。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閑雜鍔與銅。真鍔似金。真劍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非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鏞鏜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羣峯漸靡迤。高下相綿聯。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林籟靜更響。山光晚逾鮮。崑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薰風涼。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曠共微茫。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繫纜相國東。比若衣縫虱。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搨。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溫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一作求。源橫死紛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根厓。冷然鑿五藏。會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咿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中砂。通宵耳高論。欽恨知何涯。瞥然別我去。征途指煙霞。孤雲不可留。猴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中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爲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忽忽行人起。共怨角聲早。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食夢裏還家樂。早起前山一作山前。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坦師

道人少買海上遊。海船破散身沉浮。黃金滿篋人所寄。吹簫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威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鴈起。想見鄴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第爲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書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斤且斲。今朝朱欄橫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羣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濟畫眉雙鬢綠。日暮春風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聲色。朝見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往爲。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鸞飛鴈下白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手今何在。誰知着意弄新音。斷我罇前今日心。當時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圖若截郛筒。偶得今十載。走宦一作官。南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遽以手磨礬。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杳若雲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斲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衰癯。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兩翁。

擬剌啄行寄趙少師

剌剌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搢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歡。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寥。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瞥起如飛鴻。車馬闐然人已去。荷鋤卻向野田中。

絕句臨筵作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聯句二首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陸經

寒牕明月月。歐。一作夜自明。散帙耿燈火。破硯裂冰澌。陸。敗席薦霜筍。廢書浩長吟。歐。想子寶勞我。清簫追曹劉。陸。若語侔島可。酣飲每頽山。歐。談笑工炙輠。駕言當有期。陸。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歐。別愁牢若鎖。雪水漸澗漪。陸。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遲留。歐。苑一作花。葩即粉墮。何當迎笑前。歐。相逢嘲飯顆。陸。

劍聯句范仲淹滕宗諒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歐。橐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

歐。炎炎崑岡熒。洶洶洪河擘。范。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歐。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行石。
歐。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攜風雲生。指顧煙霞寂。歐。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魑魅世所
適。歐。又若引吳刀。犀象謂髮無。隔。范。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頑冰掛陰霽。皎月乘孤隙。歐。河角起葦氣。雲罅露
秋碧。曉鐔星斗濶。夜匣飛龍宅。范。舞酣霰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搖雪水光。膩刮湘山色。歐。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
瘠。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范。周王奉天討。商郊千
里赤。歐。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橫燕易。范。與君斬鼉足。八極停震號。歐。與君剗鵬翼。三辰增
煥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我執仇敵。歐。尊嚴俟冠冕。左右舞千戚。歐。功成不可留。延平空
霹靂。范。

鶴聯句 范仲淹 歐宗諒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頤頤紫霄垠。飄飄滄浪濤。歐。岳港有仙姿。鈞韶無俗音。
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歐。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織喙礪青鐵。脩脰雕碧
琳。歐。嚴棲千溪樹。澤飲卓朱冷。歐。鸞皇自瓊篋。燕雀徒商參。范。獨翹聳瓊枝。羣舞傾瑤林。歐。病餘霞雲段。夢回松
吹吟。歐。靜嫌鸚鵡言。高笑鴛鴦淫。范。金清冷澄澈。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恃。腥羶非所任。歐。稻粱不得已。蟻虱
胡爲侵。范。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鳳沈。歐。風流超縞一作起縞。素雅淡絕規箴。歐。相親長道情。偶見鎖煩襟。范。西漢
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歐。端如方直臣。處羣長足欽。范。介如廉退士。驚秋猶在陰。范。幾
詭鷹隼鷲。羈鞫俄見臨。歐。遺嗤覺鷲貪。弋繳終就擒。歐。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歐。片雲伴遙影。冥冥越煙岑。范。
長飈送逸響。亭亭疑出一作幽。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歐。

來鷲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 嘉祐三年 見華陽集 (續添)

賢侯謝郡歸。從遊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疏陳莽。是時春正中。來鷲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賞。驟得名

因談笑，揮犀鑿題榜，所夸豈豪盛。豈止池榭，應人心樂且閑。鳥意韻而頌，吟鐘敲花軒。醉林酣風，常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槳。波光欄檻明，竹飛衣巾爽。珎虛容涼，越入影與文燁蕩。晨鷗轉綠蕙，夕雨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做。殊得以爲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俊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絳賈侯，謂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端履。

〔桐花〕花照。一作光照。〔假山〕自謙。鑿字疑。〔送楊員外〕南宮。疑是南宮。〔乞藥有感〕廡。一作野。物常。一
作有常。〔冬夕小齋聯句〕酣飲。前作醒附。談笑。一作笑談。苑葩。一作苑華。〔鶴聯句〕羽人襟。煩襟。此詩重
押襟字。其上疑作於。

卷五

律詩五十八首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尙聞聲。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齋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輦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喧樹。夜帳驚猿自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髮

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爲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翻池草。烏驚傍井桐。無憀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謨衣薰蕙草。轆轤要劍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渠。千里脩門對涔浦。好尋遺玦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烏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裊蘭苕惟有淚。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墜。榆雨帶錢飄。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被蘭流水曲。遊袂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苕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嗔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卽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繫。筋歌。無憀漳浦臥。還似詠中阿。

傷春

覆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喧條妒雪飛。欲

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付嬰圍。

公子

黃山開獵初回。絳樹分行舞遶來。下馬春場雞鬪距。鳴弦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薰炷爐薰斷。蘭膏燭斃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秘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鶻鷁驚風下綠疇。睢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譏如箭。萬疊春山翠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袂。明月春蘿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難分。東風鶯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棋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黃鶴飛千里。酒滿樓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轍。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蘅。臯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薰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病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柘。晉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無錢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鷲野一作烽。火遙知獵。日送雲羅但聽鴻。六著比犀鳴博勝。百嬌柘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稜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復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濛濛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青山答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斗牛。曠一作駭。酒開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鯈。一作儵游。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瀨。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楫萍如日。淮月開船蚌有津。千里壺漿民詠溢。檣烏旗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汎艗青渚暫夷猶。遙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園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蝶粉花露紫。蜂茸露濕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爲春傷。

卽目

李徑陰森接翠擘。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緘愁。平生草帶頻移孔。誰問無憀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聖人歸應作詠。屬陵岸遠尙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遙。哀猿无畫晦。悲駛衆芳凋。紅壁丹

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攀香杜。一作杜若。江上獨無憀。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鷲峯岑絕倚雲斜。崖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疎鐘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鵝鷺不及羣。一驛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鉞劍。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陵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朝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欵驛。使駟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願川此召行闈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對征

沈約傷春思。愁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葦。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蔓草西堂射圃遶。蘭荈初日露華鮮。翠宮畫的秋開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鏃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衣翩。當

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巧，春漏敲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鞞音聽已遙。千里羹葦誇敵敵，滿池澎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寧香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牕雨不聞。

鷓鴣一作鳩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憶塵。鷓鴣枉緣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鉤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爲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遺似雍門琴。

柳

兩鬢堤長走畫轅。絮兼梨雪隨春煙。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簷欹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鏤曉光飛。遙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臨師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一作王。袞欣識象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弭蓋共尋幽。鳥啣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素。桑徧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鬪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

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鬢。

陪飲上林院後亭花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爲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滅。幽豔惟應有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鎖歌臺。歸鞍暮逼官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灝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一作送謝學士歸關

供帳洛成邊。三字一作拂雲煙。征轅一作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故一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已上八篇居士集已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三字。而題云送謝希傑。今諸本皆作送王學士。疑希傑第三說爲王耳。

〔對弈〕百嬌。疑用西京雜記百曉事。

卷六

律詩七十二首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愛客東

阿暎。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翫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薄領。夫子臥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綠苔一作蘚。長秋雨。黃葉堆空階。縣古仍無柳。池清尙有蛙。琴觴開月幌。窗戶對雲崖。藹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豔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酒色風前綠。蕙香水上疎。飛談交玉壘。聽曲躍文魚。粉籀春苞解。紅榴夏實初。雖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岌岌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鸛鳴洛浦晴。清罈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闔。暮霰六花繁。朔吹縈歸旆。賓翟載後軒。雖園有客賦。郭曲幾人說。槐座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稜盈尺瑞。爲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鷗。春入居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暈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驪。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垌。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應邸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波阻。空嗟音信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百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迥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壘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哢輕。祇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古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鬢。遙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時聞敗舉

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邊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臥。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穿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鯈。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與梅二分題

採撥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飈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與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兼三代。鱗鬣集兩楹。韞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公卿胃。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噉。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乘鴻鈞。偷醉關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殿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一作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嶽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曾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次一作處。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晴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蟬聲。臥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碕岸接方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祇對門。野一作山。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尊。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爲郎戀。疎賡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奕。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會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池。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荷深水風閣。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漫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爲一色。更無纖翳隔清光。

槎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爛斑。朱欄碧瓦清霜曉。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瓊麥風際綠。霜鷄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璠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黏紅。

送黃通之鄴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鄙人相向食腐魚。故俗傳爲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髮況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臺端墨。玉麈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藍輿醅酹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介節溫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土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爲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謳。恨遶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兩鬢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因此益知爲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曩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且警激之。

峭巖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賓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湘曲。適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遙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鞀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攬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驚鷺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歌贈者

病客多年掩綠罇。今宵爲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鬢色初含柳。餘寒尙勒花。風絲飛蕩綠。林鳥哢交加。獨有無惊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道名。青山對高臥。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膚。格入平。公車不久召。歸袖夕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惊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予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笑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閩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爲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醉迴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穎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爲乏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一作五湖。應不久。多爲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根。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星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宮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迴。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罈談笑列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泉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豈妨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旆。猶記載花白髮翁。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一作丈人。〔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中伏。其字皆作中伏。而詩無中伏。又梅聖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世有徂暑之句。今改正。〔寄聖俞〕聊一作廖。〔歸襄城弊居〕古詩。誤入律詩中。〔鑿後看雪呈元珍判官第一首〕野花。一作素花。嶙峋。一作璘琦。

卷七

律詩七十首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雄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爲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雄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誦其陋。請勸在公卿。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久路開。何異鱸飭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稜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慚禁藥一作闕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與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間。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爲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琯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鷲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琯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尙欲挽行軌。一罇莫惜臨歧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塵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滌田。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龍
墀罷。行瞻鳳蓋翻。粹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豐年。衰病慚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功全。拜賜秋
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胸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橫負壯心。玉塵生風賓滿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自
古幽并重豪俠。祇應行樂費黃金。

鵲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鵲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尙能聯句惱詩翁。倭一作臨。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況君門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榜。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語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憑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願我雖衰飲尙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蘂新成蜜滿脾。鶯燕各歸窠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潏潏。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鎖曲池。莓苔繞岸兩生衣。綠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足。水煙埋卻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耐寒惟有東籬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韃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駕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旆送山丘。
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尙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罇前歌裊裊。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蕊。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牆鏤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鑿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烏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閑臥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詞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章騁一作足。富饒。嗣以嘉一作佳。篇誠厚貺。遠慚焉報乏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迨今十六七年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諾。君歎守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共。黃梁。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蛇意盡祛。諸老何爲讒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讎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黃犬可爲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抔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葉。卻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鷲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丘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丘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閑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爲無事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官職。自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醪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與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尙有俸錢沽美酒。自栽花圃趁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纒。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尙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漫一作講。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鬪一鍾。已

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雞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畫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峯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鼐。卻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尙思親友念離羣。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冥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蘼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

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况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彊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見蔡絛西清詩話以下續添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卻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瑟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剝耳目異。祇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閔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闕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己時。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即此詩。其他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衆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瑟。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月牆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家。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宿露。一作宿露。〔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政趙夏。履帶袂閣校理移京西提刑。卽其人也。合入第六卷。〔陳動之挽詞〕或作洞非。登科記可據。〔釣者〕釣線。一作釣線。

〔退居述懷寄韓侍中〕頽水濱。衆本皆作濱。不特別韻。而韓公文集載和篇有作濱。今從之。

卷八

古賦四首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鵡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闈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鵡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魏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實。不綠以文。而丹其色。物旣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

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畜。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天。養以心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蠹文象齒。蚌蛤之胎。犖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泄和。瀉淳雜僞。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斲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屢是遇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閱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恍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一作可。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擷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瀟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豔。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

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晚蘭衰。夢池草密。慘羣芳之以銷。獨斯蓮之一作而迴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醒。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萍莖而波溢。絲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葍以歛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卽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漣月白而風清。杏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楫。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脈脈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灑也。香荃燒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驅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是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蛉賦并序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蛉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卑隸。嗚呼。所謂螟蛉之不若也。作螟蛉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二一首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窳將深。皇心惻兮。傷爾竭。彼鷲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

莫患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癭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滋兮蠶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韞冶兮。器不刃銑。木至老朽兮。不見畱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焉。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倕。丹楹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鬪兮。華照欄楹。高構峻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襟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爲是。旣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且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惚在兮杳難追。髣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一首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其盛德也。脩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卽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

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筑。奔走萬里。顯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穆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穀玉。旋於闕庭。納於廡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於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宜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滄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誰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

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士。瓦不病甌。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檐檐。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巋巋。有以正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一首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章一首

州名急就章并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籛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昇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爪沙。嘉巴。鳳隴。雍宋。歛峽。合疊。溜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潁。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懷。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寶奏。憲哀。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潏。金深。榔鈴。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

象相闔。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儉南。句嵐鹽甘岳。句至於許汝婆處。句楚普潞敘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禱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句薄格。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蕲。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右皆十。句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十二。句連綿潭安延丹端。句宣檀驪蘭潤田戀。句湖蘇舒滁廬滄瀟。句梧蒲徐鄜扶儒禹。句右皆十四。句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瀼長。句由皆十六。句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句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嬌。龔恭忙辦。涼梁祁岐。鄧單宿肅。磁慈離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苛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瓊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漣營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荷花賦〕此土。疑是北土。而脈脈而朝朝。一無此二而字。〔啄木辭〕五財。一作五材。〔哭女師〕兩毛。毛字疑。〔會聖宮頌〕于茲。一作於茲。

卷九

論十首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

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與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醇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地土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

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尙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尙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尙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輿。則隔壞。整其楨。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尙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接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糈。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誅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正統論七首此七論。公後刪爲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論統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閔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合或分。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閔

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蚺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自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與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假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二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

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記。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閩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閩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與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自弋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商之衰也。周代

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崑崙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亦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悻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尙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魯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得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夫晉之爲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禪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繚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瑯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瑯。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於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於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實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

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雖強於諸侯。聖人於書稱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秃髮石勒季龍之徒。皆西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卽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真心。或懷四夷而歷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尙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

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入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爲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寶。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責。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任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愈謬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二首書一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一作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粃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己，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井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

藉之以爲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辦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僮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旣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賣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旣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專。富且一作與。貴者。化羸羸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爲。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僮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僮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羨之賦。有和糶之粟。有入中之粟。

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垂惠未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所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與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成其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獮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峙。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饋。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效。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隄水衝。民田祇百戶妨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

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倣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概。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据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爲援。旣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爲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虎。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瀘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一作索。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旣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爲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旣出。卽戎人爲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治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治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數萬。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尙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

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知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尙。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爲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繇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彙。似少僞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本論〕以教道。道一作尊。而於一作而已。立法以制之。之一作財。今四海三字上一有方字。敢驕一作又驕。〔原

正統論〕正統之論作。一作正統之論與焉。其一無其字。其詩下同於列國。一作周之太師。亦自黜其詩同列國。仲尼以爲〔至〕以加正月。〔四十五字〕一作仲尼以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始去。

〔疑〕推尊周室明王統之所在。內借魯史以託文。又因隱公失正之君。遂起元而明法。故書王以加正月。魯隱。此下一有公字。左驗。一作其驗。唐授之隋。授一作受。下同。至其。至字下一有於字。〔明正統論〕其上。一作其正。則

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矣一作也。相兼一作相并。將安與乎。此下注文。一有東魏後魏是也。六字。可謂之正統乎。此下注文。一有魏及五代是也。六字。篡位一作篡立。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正統字下。一有者字。得之者少也。一無也字。正統之說。四字之上。一〔有〕以其得之者少。所以其爲名甚尊而重也。至乎不得已。則推其迹而健之。二十八字。復正。一作後正。〔秦論〕其德。一作其功德。夫始皇〔至〕廢秦也。〔二十八字〕一作然自漢而

下爲正統者多矣。其用德之醇厚。施政之寬猛。雖有不同。而其大體。往往不能改秦也。故自天子百官之稱號。下

至郡縣阡陌之制。皆因秦舊而用之。然則秦之改作。若以德而附之。何害於正統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耳。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三代之相傳而王也。師之禮樂文章而稱道其功德。使後世炳然。悅慕其所爲。秦獨不然。然又特惡儒生學士。是以漢興。學者尤醜詆之。此豈大公之論耶。漢之興也。起於亡徒而至皇帝。非有三代漸積之德。非甚醜秦。則不能見其興起之功。昔周人鎬紂之罪多。孔子尙疑其不至於是。矧漢儒之私說乎。然後遂或其說而雷同者也。〔後魏論〕迭強於諸侯。此下一有矣字。有所不取也。此下一〔有〕天地之生萬物也。人以聰明而爲貴。人之分四夷也。中國以有禮義而爲貴。故以其貴者治賤者爲順。以賤者干貴者爲逆。聖人之推與善之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雖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八十八字〕苻堅。此下脫當堅二字。〔梁論〕胡謂而從之。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公所自攻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爲定本。今並存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贍無節。贍一作朝。今坐華屋。今字下脫一夫字。請試言之。一作請試言兵戎之事。高化軍。疑。惟耗。惟。一作雖。有支移之賦。一作有賦有征。〔塞垣〕斥堠。一作斥候。牙帳。一作可汗帳。我師禦扞。此句疑有脫誤。藉城險城。一作賊。

卷十

經旨一十二首

石鷄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

刊之書。范寧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鷦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鷦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鷦。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鷦。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鷦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鷦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鷦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鷦。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鷦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鷦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鷦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鷦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鷦。先言六者。石鷦微物。聖人尙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鸛鶴來巢。不書幾鸛鶴。豈獨謹記於石鷦而忽於麟鸛鶴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客。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

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禮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鑿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曰。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

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爲。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疑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於髣髴鼠豕，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如此，然後知易矣。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君子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象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象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象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月缺則盈。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据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象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象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爲最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譏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

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踈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土。俗善惡之事。闡廣邃貌。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踈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詩解八首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喻。曰。推治亂而述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

文王之迹始一作終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處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妣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大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於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

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鄒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漏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與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尙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述其怪。則季禮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旣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霸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幽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幽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唐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

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頌也。刻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尙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善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稜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

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兩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爲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爲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鑄論〕獨經。一作經獨。〔辨左氏〕人事也。一作乎。瞽瞍。一作史。〔易或問〕文海作答問卦爻象象。於泰。於否。文海作而泰而否。〔二南爲正風解〕可與不可。與。一作亦。〔定風雅頌解〕滅然。滅字疑。〔十月之交解〕亂說歸向疑。

卷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卽爲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爲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

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雖湯陰有墓，而考其世德，則古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垂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卽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敢字。願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卽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詩，以詒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卿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卿之有碑由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尙書職方員外郎諱鄴，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尙書諱蟻，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

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尙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遷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執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厥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慮。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勸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統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大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禮部尙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燦。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祿。漸沆。皆將作監主簿。旣終。

又隆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揚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跡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盧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流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樟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於祖

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歛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僂箕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歎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

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尙書者。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尙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七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

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八十其齡。王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任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歷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陵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

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遷選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卽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於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尙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一作于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播喜倡事以相驚諱遂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

十五日壬辰，以疾卒於蜀州之驛。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儒，扶其柩歸於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於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於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於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旣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尙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己，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祁公神道碑〕景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諫議楊公墓銘〕

錄。一作抵，學乎聖人，四字上一有而字。其婦，一字上一有封字。〔王公墓誌〕水丘氏。集本多作巫丘。〔蔚君

墓銘〕又監。一作後監。〔盧氏墓銘〕將作。二字上疑脫箇字。

卷十二

墓誌銘六首石槨銘一首墓表一首

璋一作鄭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璋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魯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於袁州之廡。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於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陸。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卽爲諸生委曲講論。如

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於長春殿。賜緋魚袋。卽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習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旣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

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覲。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濟。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微。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秘閣。父子同時爲之。見於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縵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華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爲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爲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仁慈厚下爲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疑爲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

之効。歐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家爲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脈曰。疾勢風甚盛。脈宜洪。今細蹶。殆不可爲。竄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妾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爲之銘曰。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奮其位。豈其不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味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此乃隴岡表初稿其後刪潤頗多題曰隴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泣涕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

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爲，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載載，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櫛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櫛，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櫛，既密既堅，惟億萬

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公在曼刺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年。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其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於朝廷。發於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於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

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於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今。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張氏墓銘〕其先。恕。本名張氏。荆門。荆作藪。其家。一作居。益盛。益上有族字。嘗世家。嘗作嘗。家上有名字。節之。無之字。跋墜。作跋墜。及其。作及。見其夫。莫見。見作及。〔謝賓客〕魚袋。無袋字。〔張司錄〕山東。山下有南字。可兼。

可作得。〔先君墓表〕皆無恨。一作皆無有恨。通州判官。石本體岡阡表作道州。歲取百千。百。一作十。抱汝。文纂作劍休。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卷十三

記二十首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尙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於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於是。官吏之緩猛繫於是。義不可忽。始

謀新之。乃度址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未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淨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奔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兩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闊。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卽其舊而新之。卽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中。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旣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爲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旣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加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爲己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慚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旣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詩歌。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

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己。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遠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淨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齋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

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自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高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爲。亭於上。傲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駭驛二字或從系。聯巨。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岫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必見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於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蜚翊。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共索舊句。揭之於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鄭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滹駱鄭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違官大人。自閩陝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柘天子千里內。幾一無此字。百年間。未出一土。豈其庫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茅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擊者抱。昔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其一作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與。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閑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而悟且數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去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栽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櫛筍之羸。歲尙十數萬緡。坐安候一作厚。利。寧肯爲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蜜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翬。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樵。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悻。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畜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於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圖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盜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瀕而廣之。則竹事猶未。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跨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漙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瞶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字。一作是爲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以爲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惣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圻塲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尙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孟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

而又將甲焉。棄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闕吳歛。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調。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慚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鋸鉏耒。吠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與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慚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磬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願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西門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專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高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平。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瀉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 watermark 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

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巖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罍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竇銘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於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旣壯而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於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於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於朝廷而列於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於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於彼而伸於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

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學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飾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續添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於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探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政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

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卽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於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故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覆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壟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以立諸其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淨垢院記〕處其處。處上有聚字。十有八。無有字。空且。空下元缺一字。恕本作空且。蒲。洛陽。洛上有命字。損小。無損字。三十六。三上有凡字。旣畢。畢作訖。遂爲。無二字。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邡。縣隸漢州。諸本皆以邠爲方。非。以苟滿歲。一作月字。未嘗此下一有致字。君行遠。君擬作若。恕本作若行幸。可知矣。矣作已。之下。一作其下。〔明因塔記〕千百年。千作十。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恕本有此。

〔叢翠亭記〕周營。恕本同注作宮。常以。同注作皆。嵩室。同注作少室。最獨。無最字。治亭。同注作爲亭。連者。一作節者。而刻之。此下一有云字。〔大字院記〕某人題。某人作乃。〔東園亭記〕脩友。修作予。爲大。爲作云。僖二。二

下有十字。始約。約作得。乃希。乃作出。幾一。無一字。未出。作未聞出。少以。以作從。風土。一作土風。給生。給作急。豐年。年作展。往成。作佳木。益脩。脩作修。不復。復下元缺一字。恕本作不復。幾聞。聞下有也字。其留。其作之。石物。無物。

字。友蓋。作善字。友善。二年。文載作三年也。也作記。〔樊侯廟記〕廟而食。上有亦字。腎腸哉。無哉字。貽怒。一作移怒。以騁其恣睢。無此五字。有司。有上有宜字。不興。不作始。壯陽剛燥。四字作以干陽氣。使風。使上有能字。〔東齋記〕之東。東字作視字。以燕。以作其。誦之。誦上有以字。雄富。雄作奇。在體。宋文粹。此下有也字。傍有小池。宋文粹。傍字上有齋字。而某。二字作予。於其壁。同正文。〔伐樹記〕其根。其作三。庇之。庇上有奇字。七尺。尺作弓。杏之。之下本缺一字。怒本作木。死勢。死上有其字。〔戕竹記〕怒本記作誌。侯利。同正文作侯。〔游儻亭記〕是爲同正文。作是爲。心者。無者字。〔浙川記〕浙作浙。之資。資作粟。所餘。所作之。甲子。子下。再有今甲子三字。惠聰自無此三字。雖者。無雖字。〔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之作世。以生。以下有爲字。以其。無以字。琢磨。作磨琢。然後所食。後作其。以庇我。以上有有字。浮屠之。之下有人能教人四字。我之有。無有字。所欲用之。之作遷。因具言。因下有得字。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文載作問其所欲用遷之具言之所爲。江達云。修佛殿者乃李遷之。始造歲月。文載作始造之歲月。可喜。文載作可嘉。十六日。無十字。有夷陵令歐陽某七字。〔偃虹隄記〕怒本作臥虹。按文忠公祖諱俱。今家集以偃作臥。疑避諱也。所記。記作紀。金雞之右。右作石。長一千尺。高三十尺。怒本作長三百尺。高十有三尺。萬有五千五百工。作四千有五百工。百步之隄。自作五十。皆蒙其利。無此四字。不以廢。作以不廢。〔大明水記〕取汲者。一作取汲多者。秀卿。秀作季。謂山水。謂上有羽字。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平而井水下。文纂。乳泉字上有而字。江達云。此有而字。乃與下句相類。虎丘石井。井作泉。招賢。招字本疑。怒本同。玉虛。二字作壺。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文纂無水字。江達云。此篇瀑布下無水字。皆戒人。皆下有羽字。食之。之作而。岸時。時有本疑。怒本同。此井爲水。爲作於。〔孫氏碑〕來世子孫。無孫字。不必問。問作同。遺家。作遺二家。復有廬陵歐陽某記五字。〔三琴記〕皆不知。皆作要。

卷十四

序一十二首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魏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交。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尙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於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於籍田。矜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羽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廬纔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藝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寔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柴柵。班伯以名聲爲韞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平糞。賁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揜裳摩跌。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一作薦。紳議者。咸傷冤之。君方澹乎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遠迥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一作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鑿。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蹙蹙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擲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

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僕旁扶，登覽一作覽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入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於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鞮，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概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

而秀麗之精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遠，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生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累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騰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巖然獨出於眾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著，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谷，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

圖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壞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籩簋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又同爲吏於此。羣居肩隨。寢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率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刑廟爲最深。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願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其止也。於詰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玄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 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饒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笑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皇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

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王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一無此字。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於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字一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預。鄉進士。自河南貢於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名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卓。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尙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爲。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冶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棄出。而物官者得

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尙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閑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沉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臥錦。爲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蓋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祛爲一作而。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瓊陵歐陽脩序。

〔送方希則序〕將有。無將字。不利。二字作好世資。褚囊。囊作囊。〔送陳經序〕而下。下作北。若斷。斷作疏。擲。擲作籍。登覽。作覽登。相傲。相下有羣爲二字。旅遊。無遊字。暮已。已作以。三日。日作月。〔送楊子聰序〕歲數之。無數字。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一有河南爲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盛之衆。而能出其頭角矣。二十三字。遂特。特字本疑。想本作將。〔送廖倚序〕幾歲。一作載歲。〔送梅聖俞歸河陽序〕蟹。想本作應。先臍。二字作光英。而精。而下有其字。志高。志作文。行潔。潔作能。河陽。諸本皆作洛陽。按序云。聖俞移居河陽。因吏事而至於此。事訖言歸。余惜其去。則非歸洛明矣。今正之。終則。則作而。事訖。訖下有役。特其。特作特。〔張應之字序〕言則。無言字。稱述。述作著。而深。作深。深爲用。無爲字。〔尹原字序〕古仁者。一作古之人。是以。以作既。而字子淵。文獻作以淵。且止。同。

正文。〔胡寅字序〕之辭。辭下有也字。美之之文。文下有也字。禹之言。言下有也字。言堯舜。無言字。又直。又作此文王之世。宋文粹無之字。名昌。名下有日字。古人之命字。一作古之人命字。所道。道下有者字。作字說。有此三字。〔送陳子履序〕。恕本作陸。按子履。乃陳經也。後歸本姓爲陸。故公之集。或曰陳曰陸。煒然。煒作卓。所以尙。無以字。後悔。後作無。一朝。朝字本疑。恕本無此字。博其聞。聞作文。致思。思下有也字。發辭。辭下有也者。

卷十五

序七首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僂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僂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僂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僂。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僂而妄學。一作求。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閱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僂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

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僂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盜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東州縣吏。更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兩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側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於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於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旄。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岐。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

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謂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尊。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於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一作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

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象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卽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墨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松一作護。寫以爲圖。子筆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於任。比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於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闈。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

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但。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致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砥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於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初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陽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一首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日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性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數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

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懾幾不自免。懾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懾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懾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懾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以。濱濱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法。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餽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懾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懾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懾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懾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密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懾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懾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懾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實歸己上者。以奏。蓋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懾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懾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懾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懾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

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
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
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黃庭經序〕其生者。者下有也字。〔送王聖紀序〕前年。前作二。吏無。無吏字。言水旱。旱下有事字。訴於宰相。四

字作叫宰相以訴。四出。四作分。畿民之。三字作其。幾不得達。幾。一作畿。霖潦。二字作水旱。易見。見下又有也。易二

字。通於。於作于。吏居。居作隔。生死曲直。作曲直生死。而民之志。而下有已凡二字。聞於州。聞于作達乎。於上。作乎

天子者。縣不壅而民志通者。已上八字。恕本作令與主簿尉先之而已。天子仁恩下而降于州。州不壅而達於縣。

縣不壅而得及於民亦凡三十三字。接下文令與主簿尉云云。主簿。作爲尉。佐是縣。作其爲尉。以夫。二字作于因

其行而以于。二十四日。作十日無二四及下六字。〔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按是

年六月。公改武成判官。明年二月當上。此猶繫舊階。疑未受命時作。〔傳易圖序〕至其。無其字。有激云爾。作有

激而云也。昔孔子。子下有列字。其事。無其字。必以。以作書。夫子自作。子下有所字。取卦體。體作辭。其下有以爲問

引文言六字。僞謬。僞作譌。聯屬。屬作繫。孔子言。孔上有故字。不必。作必不。也必作必也。其證。證作謬。知矣。矣作也。

雖有述者。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弼。述其所自來以作斯圖。自漢學者漸不師授而各自名

家。今圖之所傳者。凡四十五字。焦贛費直。二字上各有有字。自得。作自言得之。之學。無之字。漢末費氏。末下有面

字。〔七賢畫序〕文纂作銘七賢畫事示焦生。任達云。此篇文體似非序。但文纂作銘字。可疑。王深甫長樂集有

信都公請作七賢圖詩。其序云。伏蒙出示先大夫所作七賢圖事。又云。咨求學文之士。爲之頌贊。將以刻石。永告

來裔。而回也不肖。亦辱於此數。則公所請作詩者不一也。恕本作求七賢畫贊與焦伯強書。無蜀物。文纂作無

一蜀物。始爲贊。文纂作試爲贊。〔龍茶錄後序〕熙寧時文作題龍茶錄後。任達云。此篇似非序。恕本作茶錄

跋尾。又一首贈薛少卿。佳客。時文作嘉客。齋夕。作致齋。治平甲辰七月丁丑。時文作治平元年七月十四日。〔桑

懌傳。本舉。無本字。往來。文藪作得往來。往來里中。四字作得字。爲也。也作矣。夜入。作夜簾入。其篋。篋字下有中衣。馳問里父是否。里父言是。卽復馳還。王生篋中凡二十字。推仆。文藪作推仆。轉運使。文藪無使字。嶠古險。嶠下有繩字。涂山。涂作傑。捕之。無之字。宣頭。無頭字。授名。名下有捕賊二字。罪黜巡檢。檢下有者字。其間。二字見作冀。召懌至京。此下脫一師字。輒出。出下有者字。數日。作十餘日。民皆走。民字作居字。獨有。無有字。三日。三上有後字。則懌。文藪作則自懌。攜其具。作自攜具。不畏。畏字上。刊本缺一字。想本作不足畏。某處。處作所。察其實。作察得其實。卒若干。作乙若干。按乙字乃對上甲字。刊本作卒疑誤。復命。復上有而字。非我。我作吾。送三班。行下有名字。與兵馬。與下有嶺下一字。手殺。二字作平。而自伐。而作以。與詐取譏也。無與詐也三字。亦思之然。無此四字。以行。無二字。二廩。二廩作圍。見民。見上有又嘗二字。善劍。善下有有用字。常畏。作常謙畏。遇人。文藪作遇之。而能者。者作然。偉列。偉作義。古人之有然焉。文藪焉字作而。不誣。誣作過。知今人。知上有又字。懌所爲。懌上有然字。次第之。之下有焉字。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爲作贊并序。今此卷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卽五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卷十六

書八首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怒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郡。郡逾其境。雖賢守

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好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

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繡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殺幣。篋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笑。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也。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笑。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箋豆。寶幣篋。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一作奸。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閭謁者。以道一作嵬。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求寶者亦之焉。聞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

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典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剪剝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大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屢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闕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遵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斂字。使

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互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政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笑，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旣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貶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旣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

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宜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與石推官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誨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鬪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梳革爲鞫。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

實酒卮而食。曰。我行聽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實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祿。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於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己疎淺。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願察吏宜有助。而閭閻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笑。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卽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卽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旣時。耕種旣得。常平之粟旣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旣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

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而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爲力役之勞，猶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窬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翼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贊聞人，以俟進退。

之命焉。

〔上范司諫書〕此又非一。文海無一字。〔與郭秀才書〕宗半。一作爲厲且少。一作甚少。〔與張秀才第一書〕勤勞。一作勤且勞。〔第二書〕剪剝。一作剪剔。發之。一作發明之。堯禹。一作堯舜禹。孟軻之言道。軻。一作子。〔與石推官第一書〕誠先誠。一作試。〔第二書〕文章。一作文字。〔答王相公書〕伏讀。一作捧讀。猶卽。一作猶叩。寵若。一作寵答。消息。一作稍息。愁無爲愁。一作樂。〔投時相書〕炳然而精。四字。一作粲然而文。粹然而精。賤技。一作賤役。

卷十七

書一十一首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爲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力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

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閔言高論流鏢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召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

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冀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圍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日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悶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因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聞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至於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趣味，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訕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

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宜備再拜。

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蘇。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

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閭。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况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

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眈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諸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爾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路。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愛。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陝在絳。阻兩數日。有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尙欲留陝。走人至解。期

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夫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尙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尙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尙有遣慢之癖。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於判官秘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

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之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環。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一無者字。私自。一作私以。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與高司諫書〕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予友尹師魯以足下。不可屈之節。屈字下。一有曲字。不以賢者。一作以不賢者。〔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有就死。有一作其。〔第二書〕五七孟。一作七五孟。〔第

四書〕及陝。一作及至陝。〔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自恕。今乃。一作乃今。

卷十八

書一十一首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僑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一作根。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變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伴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苟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蕞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囚拘。瞻望門牆。

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件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弗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以前。尙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尙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尙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研。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敦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官孺蒙。一作玄儒蒙。先生碑。蒙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夫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夫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亦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足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

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宜。某再拜。

按內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刁君。不應稱丈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卽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尙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况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論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士。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攷。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

厚。一作重。不宜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選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諡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牟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予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蹙然闕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關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

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答孫正之第一書〕今又二字疑衍。〔第二書〕三十年前。一作年三十以前。〔答祖擇之書〕兩策。一作兩冊。未知足下之意合否。知字下。一有於字。〔答徐無黨書〕於辨論經旨。於字上。一有至字。并前所記。記一作寄。

卷十九

書一十五首

答宋咸書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裨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尙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書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

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輪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尙繁。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頴在頴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尙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於頴。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臠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夫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且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晁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惊。姑此爲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論。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傲爲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莊宗月

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卽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閻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尙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編記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鬪遠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卽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苦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

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遠。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爲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矣。不可不書。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爲人來求者多。華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爲善。昨禮院定諡曰正獻。清白守節日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賢有度曰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閣是何殿。開延筵。亦起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爲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起年代。今乃入閣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遂爾。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爲玄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閣之漸。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

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延英入閣。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閣。唐末。卽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閣。自後唐至國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閣。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閣。尤謬說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鄴一作蠡。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旣則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二年續係

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頌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絳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彙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案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爲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茲者人至。此下。一有又字。〔與王深甫論世譜〕前世真蹟。世字下有固字。况一人之力。真蹟。况字下有以字。〔同前〕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碣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同前〕代亡。一作代之。〔與蔡君謨書〕自三代。此下。一有秦漢二字。奔走。此下一有山川險阻四字。不足以示人。不字上。一有恐字。自傳。此下。一有也字。

卷二十一

策問五首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卒。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與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尙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

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如

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論諛議一首

贈太尉夏守贄諛議

諛曰。謹按諛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儆。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得諛莊一作壯。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

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法。諡曰忠僖。謹議。

齋文一首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祐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佑。

祭文六首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卽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無窮。尙饗。

祭五龍祈雨文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糲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兩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尙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

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急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閱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卽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尙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尙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卷二十一

譜二首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顏。顏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欽。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景達生一子	僧寶生二子	顏生三子	紇生四子	詢
				亮
				德
				器
				胤
			約生一子	

盛闕

邃闕

詢生四子

長卿闕

肅生一子

倫闕

通生二子

幼明生一子

昶生二子

琮 璟

幼讓闕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一子名亡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遠

楚生三子二名亡

某

某

戊

託生三子

鄴闕

邴生八子

俊生一子

翔生一子

葛三

伸生一子

宏生二子

至

儀生四子

猛生二子

麗

起

谷生二子

綬

寬生五子

煥

炳

燦

暉

晃

載生一子

煦

伋生一子

素生三子

曉

霏

鑿

信生一子

端無子

煦

偃生三子

觀生二子

鸞

吉州府君諱琮。華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德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鸞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致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爲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伋。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爲靜江軍團練使。據宋輿所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爲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爲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夫人累封

吳國太夫人。

虞士諱倭。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四十三。仕皇朝。爲許田令。葬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虞士諱翔。事迹闕。

虞士諱宏。事迹闕。

虞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爲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爲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爲人方重寡言。真宗

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爲政清廉簡靜。所至官舍

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尙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虞士諱素。事迹闕。

虞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隴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言水沙溪之隴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

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隴岡。

虞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暉。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

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縣君

范氏。其後兄子脩耆。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驚，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頴，字考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欽彭岳閬饒八州，爲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頴，爲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頴，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諸房譜皆以此圖爲首。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贛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爲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二十六字，一作而無疆之子躒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一有闔君字，搢，復以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一有躒字，之後，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一有生字二字，和伯，仕于漢，世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四

字一作勳海之顯者。仕于晉。最顯。一無五字。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居于南。仕于陳者曰頽。威名著于南海。頽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爲名世。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爲吉州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萬生某。某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爲會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竇二字。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前。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尙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諡。與其行事。則具于譜。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至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歐陽氏之諸族曰舉曰述曰純。亦以其族隨晉渡江。散居丹陽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質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頽。頽子乾。乾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萬又爲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譜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爲定者。因其舊

也。初。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顧至通。史皆以為臨湘人。而詢之舊譜。則以渤海之重合縣都昌鄉仁貴里為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脩皇祖始居吉水之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脩之世。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為世。使別為世者。上承其祖為玄孫。下繫其孫為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孫別而自為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出租而下別其親疎。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值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景達生一子	僧寶生三子	顧生二子	紇生四子	詢
				亮
				德
				器
			約生一子	胤
		盛闕		
		遂闕		
詢生四子	長卿闕			
肅生一子		顛闕		

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萬生某某生雅自萬以下世次具如左						倫闕						
						通生二子						
						幼讓闕	幼明生一子					
							親生二子	琮	璟			
						萬生一子名七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二子	謨	託	遠
										長子名七		
										第二子名七		
										戊		
						託生二子	鄂闕	俊生一子	翱生一子	葛		
								彬生八子	顯生二子	至		
		伸生一子	儀生四子	起								
		猛生二子	麗									

			做生三子	
			顯生二子	
		景		勳
		昱		
	顯生一子			
	項生一子			

此譜圖與石本。大槩相類。惟子孫之多寡。名次之先後。微有不同。凡善十五處。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不可記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欽八世。欽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贄等。上又列唐吏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千乘之族。至欽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和而譜自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於其夫人曰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為博士。其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土。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

子曰歛。字正思。漢氏以歛爲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又云。容受尙書於伏生。自容至歛八世。疑漢所謂歐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竇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爲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繆者。皆不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本於後。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凡玄孫。凡字上。一有故字。字彥士。土。一作世。又作事。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顛。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箠。射中其物。則視箠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箠而飲。飲非觥也。

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簪之法。一物必為三簪。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簪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簪。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簪。可也。益之以簪。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簪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簪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簪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醴。則斂簪而復探之。簪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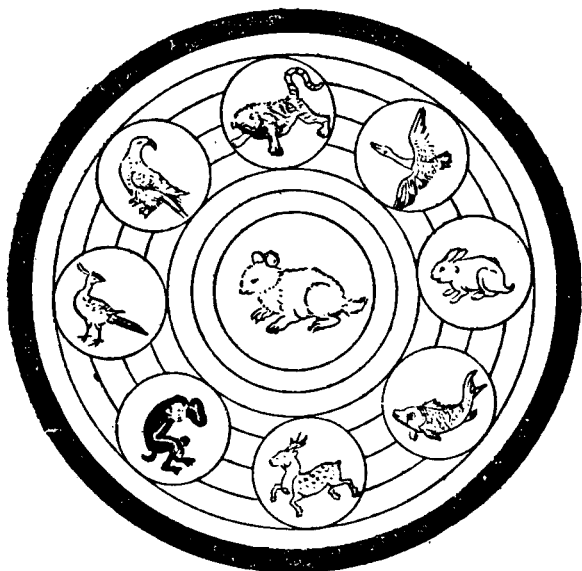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卷二十一

譜一首

視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



耗爲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賦。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允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屋爲貴。其石理微蠶。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銚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崑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沈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蠶。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蠶。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銳者尤發墨。歛石多銳。惟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蠶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斷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瓦甃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一首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以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三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一作濕倫。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一作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圓。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織氏。嶺。石唐山。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黃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日之所矚。已不勝其美焉。余居府中時。嘗謝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

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
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
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華真紫。

延州紅。

多葉紫。

羸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撮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
以州著。細葉。羸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
葉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

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審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闖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蕪。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韉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賣相坊。自青州以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韉。故謂之韉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漆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本肉紅。如鴝鵒羽色。細葉羸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盤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撮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撮之。九蕊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盛其蕊。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園。有此花。洛陽豪家尙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之。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

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紫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襄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餅。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梨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斫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篋子。人家治地爲畦。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姚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云云。皇家也。豪家無不數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裏。用軟土擁之。以藟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

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朵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謂之打剝。懼分其脈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鶻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聚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稿。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毫。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闕。而凶卦已至於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硯譜〕惟此崑石。此一作比。歸峽。此下一有間字。〔牡丹記花品序〕以自私。此下一有也字。偏氣之美。一作偏病之氣。萬物之一怪也。或無一字。〔花釋名〕或以氏。以字下。一有姓字。九蕊真珠。此下一有紅字。下同。司馬坡一作坂。鬻其園。此下一有宅字。因曰。一作因名曰。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一作點白如珠。其葉密。或作密其葉。丹州延州花。此下脫一者字。崇德寺。一作崇真寺。如拍板。此下一有之狀二字。不過一二朵。二一作兩。此花黜矣。此一作其。丹延已西。已一作巳。〔風俗記〕以菜葉。以一作用。尤著者。此下或有一人兩字。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一作或用日西。或用日未出。秋時旬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二三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以鍼花。三字上。一有用字。入其膚。花輒死。膚一作皮。輒一作必。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敘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名。大概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萬朵而已。蓋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白常花唱酬爲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仕西洛。作花品。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尙書牡丹詩。案梅以嘉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或信耳。

卷一十二

雜題跋二十七首

書李翔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詹之事。既有李翔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稿後

凡樂。違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籥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術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

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獲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曩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響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雜正。變態百出。咳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一作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奸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况通。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匏之一作而。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惟是。心使光榮而匏。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則北以爲憂。使當時君子智勇其勤。嗚呼。卑之心。則新憂之心。則書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翔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學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翔憂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翔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一作皇。佑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後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閣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侯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矣。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非

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矣。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勅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儻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於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卽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官。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緘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卽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鰲。後一篇。余詠蠶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尙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情尙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迥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于祿。以資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遺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一有皆字。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退。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

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雖馬繁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鉅臙。而竦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薛公期書室。富陵歐陽脩題。一作俗言見書鬼神者。以其人平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竦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富陵歐陽脩題。而嘉之。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尙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居於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於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終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宜合。時宜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

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尙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繼不以智造而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笑。故各得一作得名。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俸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皓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覽。閱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恂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殺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善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篆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尙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尙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肩鏤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

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是適外人也。真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闌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廢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於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豹。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林，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輒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畫

右薛簡肅公詩并畫，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竇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旣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薛翁詩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政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迳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殫，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

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兩中記。六一居士。

〔論尹師魯墓誌〕故條析。石本作故又條悉。可當之。石本作可以當之。而不簡。類彙作而或不簡。必求其可當。務盡其道理。石本無二其字。歷貶。石本作歷官屢貶。盡知師魯四字上。石本有不字。仁義。石本作忠義。其學。石本無其字。叫屈。類彙作叫地。於其銘文。石本無其字。乃云銘文。石本無又字。以非罪。石本無以字。未必爲非。石本作皆非。故不。此下一有必字。若謂。石本作若爲。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類彙作皇甫湜作韓文公誌與李翱行狀。誌云。石本作誌言。之戲。石本作之喜。孔子言。石本作仲尼言。故師魯之誌。故字下。一有於字。豈恤。此下。石本有彼字。〔跋永城縣學記〕唯以真蹟作唯於。廢而。真蹟。廢字上有遂字。世人真蹟無人字。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卽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詩諸潁州。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爲添換。并遺辨誌。又答嗣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當辨。爲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爲語尹氏。凡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尙或可疑。姑附於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時固無甚添換也。

卷二十四

近體賦一十一首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並引狀。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寶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羣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以寶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爲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爲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豈尙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讖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關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處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兩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人，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寶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滅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

削之令。敕書行。賤濟之權。無詔令。雖置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至意。則休符之並貺。而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誰敢不從。百事責實。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尙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禱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展。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 夏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尙。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勗。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內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尙。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彰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王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鏐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尙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諭以非精。曷若彰教晦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剗。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楊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璣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 堂陸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誥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纓纓道隆。儼正宇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適臣內附。類稷棟之相依。一作高。列辟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極新寶構。高杵逐歡謳。照爛雲霓麗。回環壁水流。冠童儀盛魯。蒿柱德同周。舞翟瀾文郁。橫經盛禮脩。微生聽昕鼓。願齒夏茲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土之職 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上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牒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覩。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近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別

爾分疆。註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羣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隨華夷而靡徂。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遠域。包坤載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鄴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燧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葳蕤飄翠羽。赫炎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繡綺拂葩蓋。輝映雜綏纒。且異文竿飾。非同翻舞名。竹宮歌摠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媿選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蕘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爲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平寶而奚爲。捨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望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費碣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尙。驪龍無探領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寶大化於無爲。致爾漢臯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

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喘。

博愛無私詩〔闕〕

賞以春夏賦 天子行賞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蠶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持而居軌。顯庸制節。爰占星馬之中。茂德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爲燥。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法太彘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爲賜。爵之侯。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釐。在乎察動靜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獮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誠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且異夫賜以盤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臣畏天道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治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寶克達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誠載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

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教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鑿而是顯。國者在緝綬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鑿之甚適。保乎國。示緝綬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違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淳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懋悚以爲本。在撫綬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斲雕爲樸賦除去文飾歸彼樸樸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較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昔僞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順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駟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戾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槁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尙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獄鎮。歸璞玉以全真。蠲去山雲。表瓦礫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礪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尙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蕪淳。曷若剖剗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科百

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勻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縹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樂經續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浹。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峯。惟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休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尙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尙。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責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鞠而斷爲某。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密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論。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柄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論。言如未遠。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剗剗斯主。翫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某本周禮見振奇集已下續錄

侯國僑度。時王著弊。惟東魯之大本。變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華奉先王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筆。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尙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今世不敢忘。至文微微。今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遊飛疑休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隣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芳猷。蓋固帶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政王室而作離黍。何俟輿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穆茂寶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爲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爲本焉。致邦儀之含厚。

秋獮詩見古省題詩

幽籥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多稼登方茂。三農源始休。飲歸草實獻。誓衆獸爲裘。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進擬御試賦引狀〕自四年來。四字下。有五字。〔玉不琢不成器賦〕可成。一作可名。難成。一作難明。〔賞以

春夏賦〕必順。一作先順。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一作東動也。事之以發。南任也。物之以成。養育。一作長育。有常。一作無差。無爽。一作不爽。具在。一作其載。往牒攸欽。一作往牒攸嚴。事逆。一作事戾。有災而有籩。一作或災而或饘。主教。一作主殺。而不行。不。一作後。故能。一作蓋某。且異夫賜以盤饗。一作豈比夫賜以繁饗。贈其袞冕。一作贈夫袞冕。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完爲鞠。完。當作稅。

卷二十一十五

論二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副）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營百穀以粒蒸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政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爲世。然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扑而自隨。且夫歆血以泣盟約。要之於信。言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竄。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徵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狂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竊詭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與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

併然說之。皆以爲足。而卒世周勃東陽之與。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竊慕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與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喋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僭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淫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無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仰王佐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天。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作殆與春秋襄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蹟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竇。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王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

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實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瞻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天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平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遠。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大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識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八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嘵。其事易。士就開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盜。叔敖之負薪。青構百端。安可賈其承世。今茲貢士之

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辯直。以爲如何。無情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祕。賈少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與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圓。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未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木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卷）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遷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任。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爲進士。（疑）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爲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爲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爲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僞。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士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士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

以絕其僞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爲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敘六典。因天計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嘗之恩。尙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抹盜。卽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畏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箴易之明文。嘗災肆赦。帝典之良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嘗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按箠首不能救饑。持鞭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實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園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既久。坰野之頌。率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五市。虜獲糜於金帛。亦罕辨於良莠。誠由騎兵。不可以鬪供。夷落

師資於等。德爲經制。著在右司。諸者。或于承平日深。宜習。其意。或感。或。之條。禁。其。之。增。遷。僞。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芻言。靡倦極譏。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庠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平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廡。禁原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播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牡荆以指摩。包虎皮而載。聞一作聞。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枝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爲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壞庶之賢選。施之於今。夫見其得。何則。探實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營也。重功利以恃衆。則主計之臣所徇項也。若乃捐有餘之資。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壞庶。則懼乎起。顯空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郅封。佐堯而爲農師。居幽成於王業。綿綿之賦。本仁積功。黜黜之原。非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潤燥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述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鄴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樹西賓之間。建邦之利。折理奚長。諒茲俊髦。精於經傳。敷言條對。勿尚猥并。

對。肇祖平后稷。以至平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郅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辰。卽神臯以開壤。據瀾瀾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鄴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

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纒鬻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耿徒毫。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籜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與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平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平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寢微。寢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聽賢之席。行則馳裏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摛紳之議。立制策以待備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構昧之微。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闕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焉。恥傳春秋。蒙誣亂比。亂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蕞尾之撻。謂之誣詭。非巧言乎。目之蕞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司心。

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龜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於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徵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勳華之闕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奧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權酷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始皆游談，而對之者侃轍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爲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於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誠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爲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恥，惠人者子產用心，著於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寧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蕞尾之謗，夫傳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推一作權，而行之，非爲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蕞尾，非子產之過矣，况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旣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恥，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屨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間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嗚殺暉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術。則一作雖。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慨形言。孟嘗所以技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爲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爲。詳悉。傾圻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爲大中。發之爲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爲之防。爲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爲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爲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嗚殺暉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與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隨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蹙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尙賡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訥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霸建官惟百。帝堯之闕規。位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俾圖。述天定位。

別九服廣勸之數辨一坵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家士戶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尙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清輪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綉乎至力故洩事惟能丕揚於景鏗逮夫上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於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敘教於民人羸政并諸侯之彊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摛紳者罕道委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未流貴因循而不比崇〔疑〕民被乎無爲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洩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要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設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閱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既難於殫見芻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南省試策第三道〕循明一作偏明〔第四道策問〕頗辨疑是頗析折理疑是析理土圭之影影合作景〔國家試策第一道〕是二帝策題作實二帝。

易童子問

卷一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象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象

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大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尙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壯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鑽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象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

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尙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於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變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於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冥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象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象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象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第三乾坤〕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一作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六則變。〔第四屯〕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一有中字。〔第五蒙〕以養其德。以一作不。〔第七師〕臣伐主。主一作君。以本於順。以

當作心兵非聖王一作人〔第九同人〕急於人一作急〔第十一觀〕下觀於民一作乎〔第十二剝〕動以經論易釋文黃頤云經論作儕也本亦作益〔第十三復〕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有動字〔第十六咸〕男女同類歟曰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故睽之象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二十一字其志通此下一有也字〔第十七恆〕而久成久字上疑脫能字而化成而字下疑脫天下字不正利一作不利正〔第十八明夷〕出而臨衆臨一作莅

卷二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窞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

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象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象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以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家。

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爻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體而歸得。其正者。此象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象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象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薦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象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

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第一履〕坤道主順。此下一有又衆也三字。〔第二損〕君子之自損。此下一有者字。有破其害矣。矣字上。一有者字。〔第五革〕貴之乎。一作所貴乎。順天應人。此上一有其日二字。〔第八艮〕可爲而爲者也。爲

者。一作有爲。〔第十兌〕萬物之象。一作衆。〔第十一節〕皆苦者也。皆苦。一作其甚。〔第十二小過〕於治人者。一無考字。

卷二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詭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擢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

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尙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

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家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

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蓄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蓄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蓄。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蓄。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蓄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蓄之性。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蓄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蓄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蓄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論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實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旣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繫辭〕然有附託。有一作其。莫不自信其。此下一有言字。其肯。其。一作豈。洛不出。一作河洛不出。則三代之末。則字下一有自字。其間者在焉。此下一有取之二字。之不爲。不字上一有所字。遂其一家。其。一作爲。聖人

之將。比上有一由字。用生誓。一作生用誓。一不能通也。而乖戾也。二世字下。一本各有如此二字。七八九六之數同。同字上一有不字。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選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皇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願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鄆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轡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一作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真閣下。僦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外制集

卷一

制勅五十首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與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爲遊墮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冬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荒田。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一有於字。農而弗一作不。擾者。有司具爲一作其。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頌貢舉條制勅元本詳定貢舉條制狀在此勅前今移入奏議第七卷中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筆。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股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

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舊。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一作以。爲永制。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寶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爲尊。荆淮之節。於鎮爲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爲崇。於爵爲貴。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爲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話言猶在。魏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蠱。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監。錢雖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官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別。賢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聞須善舉而後遷。夫遷之難。則材者出費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尙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閱訓道之一無此字。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愆可。

登州黃縣尉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勅。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同州錄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遷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遷。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遷焉。以爾久服官

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任保之限。非以一有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尙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達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過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勅具官桑達。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爲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送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識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一無此字。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一無二字。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其能者。無違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敘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旣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暉。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實繁。勤則克。一一作惟勤則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一作闕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一一作祺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一一作司理參軍杜鉞。一一作錢可。衛尉寺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鉞。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勅。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一有況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上。以爾爲一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廉恥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尙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爲奸。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爲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尙。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職。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於吏。服勞旣久。薦者屢聞。有適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庸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於唐。將相之後。能以勳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彭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一無此字。有迹。而爾方以老自一無此字。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燁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一作試監簿制

勅崔燁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勅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予一作其。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庶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庶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於家所以愛老也朕慮廉恥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賁授吉州參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况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絕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內殿丞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於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尙未有稱朕聞於聽一作聞于朕聽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自掩。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復。被薦。以一作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儻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儻。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任。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一有於字。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燁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燁。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於其一無此字。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里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洺州鹽酒

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署勸改官

勸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泄官者。孰不欲自爲材耶。患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勸。勸。勸。無方。

而使賢能之不軌也。一無此字。此朕所以思革密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爲招軍

勅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闕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選。往服新恩。其思竇效。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爲功敘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擊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爲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閣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之知止。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於軍政。魏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一作恩。膺此嘉

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可。旌酬。俸綴官職。以榮里閭。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策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於中而未見於一作于。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為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淮蠻猶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犢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論我至仁。曠茲異一作暴。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序〕聖賢相遭。禮一作近。〔皇叔荆王制〕行荊州。此下脫枚字。〔陳淑等政官制〕一本作國子博士

通判澧州陳淑可虞部員外郎。〔柴貽慶制〕貽慶。一作貽憲。〔秦州推官董彜制〕董彜。一作董彝。〔趙安期制〕可以。一作亦可以。〔王守一制〕沿邊巡檢都監。大字上。一有嶺州二字。

卷二一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桑蓬。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乎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况爾方置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則休。還其官政於君。傳其家事於一作子。子士之美。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一作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一作之。當遷往服新恩。益思後一作克勤厥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況涖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焉。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一無此字。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一作人皆可以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字一作石可下至。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覲能。則慮奔趨而一作以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一無此字。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惟。不懈其勤。以求諸己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於筦樞。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爲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字。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於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聞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於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一。無此字。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厭夫武吏之不足爲。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爲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賞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一無此字。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察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異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使又增舊法。稍欲因罕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難

笑。夫累日而遷。一作進。非爾一有所志。志于學而進。不可爲。一有進字。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聞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喜。不可以棄。故皆登一有官字。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在金革而當矢石。至於撫民。入平政賦。凡關決於兵。一作其。間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劄一有當字。進秩。乃爲常典。況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燧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字。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涖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爲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問。一作譽。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一作厥。職。可。

陳曙李方政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監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勸。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霈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家。爲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一作弗失。克保厥終。一作終厥身。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閱。考之國典。則有彝章。魂而有知。膺此休命。可。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一作夫。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二字一作乃。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兼試檢校階勳之次而敘升之。所以念勞也。况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一有股肱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二字一作以。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一作累。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爲。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爲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一作疲。人。亦足有爲。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元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三者之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一作爾家可。

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一作崇班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西京。而吏不能捕。頓吾出兵。爾一有能字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及一作且及身焉。升爾於朝。往膺一作膺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一無二字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二字一作與申。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塞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其功較計。蒙襲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一無此字豈不榮且樂。一無二字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并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并贊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焉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觀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一作嚮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一無此字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治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一作幸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孟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一無二字。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隸無重輕。一作輕重。皆不得與乎一作焉。斯命。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爲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襄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官。既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一作加。褒。以旌美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泄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行。而一有委之二字。有司考第歲月。以爲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聲。善而有聲也。吾未嘗遺。必有甄擢。子聞無壅。各勉所爲。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勸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習以修

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顧爾宣勞。頗勤歲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被。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一有其字。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一作之使。然。今爾嘗佐於一作于。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吳守一政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敍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尙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有爲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後時而無獲所。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襄以勸。一作其勤。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俸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一作其。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一作四方館使涇原鈐轄兼知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束在於一無此字。予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輿。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爲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駭。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惠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一作庸。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一作舉。而行之。足以爲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勸。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敘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趁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寶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博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臣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一作乎。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職。可。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觀可大理評事制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爲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爲請。不一作豈。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効官陳力。嘗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魂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席汝賢張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兩可字下一本各有試字。〔鍾德制〕榮權一作權免。〔樂許國等復舊官制〕吉綿本以司門爲司勳。服於其親也足矣。作報於其親也足以觀爾。一作觀汝。〔孟皆制〕皆一作階。〔平陽郡王允升女制〕蓋稽。一作蓋能。〔郭固制〕慮變。一作應變。

卷二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是生此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魂兮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秘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而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秘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等敘進於此。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溫。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敘進。升之期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詠一作諒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表宜。苟夫上克法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敘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爲有司。惟久則習。尙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勅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勅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事。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爲說。而得祿者多矣。吾愴意乎厥路尙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秘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於眉壽。續此美名。可。

刑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爲易哉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尙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爲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時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尚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磨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爲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一作盜竊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爲私蓋有爲也今爾之請一作課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丞制

勅具官張紳朕閱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厚權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惠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授□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掌惟久則習次遷之例願一作惟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一作唐琰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効。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於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書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殊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殊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憚。霑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尙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襄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逸茲南海。爾泣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尙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一作榮寵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一作宜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尙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爲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一作信。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一無此字。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洩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敘遷。勉用爾學。可。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一作興兵。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徵權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爲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爲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汝。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爲。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慮所自效。可。

杜諮轉官制

勅具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適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爲請。一作今以爾爲大臣所薦。吾旣重違大臣之言。而顧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戚里。其於存歿。宜有寵焉。況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加一作疏。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亡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官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副都知制

勅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旣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束予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一作嘉。褒服。茲寵榮。勉爾一作惟。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况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之。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哉。可。

建州司戶參軍吳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仲。擢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

第賞推恩，予無所愛。一作愛矣。凡謹備者，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爲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擇。一作擇。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一作之。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一有其字。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爲例，得其體。一作思。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竟，非淮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尙有恩榮，以爲爾寵，夫勞無不報，既享爵祿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爲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爲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閱。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官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斂發輪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二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爲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強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強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尙有茂恩。以爲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於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榮。無忘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勸。其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輪役之繁。無逮不及。况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

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懼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遽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一作安。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一作聞。尙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冀成。一作惟冀厥成。爾可自勉。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干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政官制

勅具官吏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材之管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爲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爲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一作昧。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一作殆。以爲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於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莅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隸。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患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闇懦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一作乃。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苴麻哭泣不哀。爲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於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踏後悔也。可。

楊政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勅尙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况分直史館。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鈐轄楊政。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繹駭。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他名。往專討輯。遠茲二歲。谿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適生疾。瀝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旣嘉爾作事不怠。以集疹於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勅。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閑。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若於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某。司錄爲府曹首。民間闕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蒞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於庠列。爾其惟祇。惟長。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秘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爲吾以恩信撫茲谿蠻。而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錄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於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一作鉤。考歲成。用應陟典。循省儲坊。俾通朝守。蓋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夔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吏爲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馭等十有二人。是必脫穎而出。其輩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卿屬。試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己而爲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褒陞。以勸怠者。可。

錄事參軍張一作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爲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閻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勅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筦榷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絕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効著明。絃進之榮。茲迺常典。疇勞之賞。尙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勅具官滕公輔。堂洎益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爲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勅具官某。古之教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於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衢本分三卷。通科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閩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實錄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尙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轉運。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授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政換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洽林術程濬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難盡稽考。呂遵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既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知。緣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爲脫逸。復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

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省在禁中。每有除授。隨即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曾轉官。其制行而未下。

羣再降古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載是也。

〔潘宗益制〕潘。一作汪。〔進士劉純制〕故甄收。故字下。脫於字。〔劉皆等制〕寵命。一作恩命。〔郝嗣宗制〕荷有。一作荷得。〔柴宗慶第三女制〕連戚里。連字下。一有榮字。〔倪俊制〕皆可遷擢。可。一作得。〔盧守勤制〕勤。一作懇。〔曹元賓制〕試汝以事。此上一有而字。〔孫量制〕開封縣。一作封丘縣。〔楊元寶制〕報効。一作夙夜。〔杜杞制〕爾可。一作俛可。〔史吉亨等制〕蘇黃中。一作蘇莘。〔邵必制〕爲治也。此上一有學字。〔呂遵制〕脫穎。一作穎脫。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分。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余旣罷職。院吏取余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自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齟齬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

卷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己卯。皇帝遣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不顯。縣寶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靈之薦。載嚴淨刹。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寔。威靈如在。延鴻宗祏。集慶眇冲。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罄奉先之孝。爰戒徹音之日。用寔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園。啓靈文於貝葉。一作牒。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氓庶。咸獲乂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曰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勅。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九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並韞器能。遠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風駕之勤。宜有租行之寵。式陳衍樂。以示宴私。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軺云復。申飲餞以爲榮。宜有匪頒。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十四日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遠陳貢謝。益認傾輸。尙體眷懷。勿忘自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賜翰林學士尙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諭詔九月十四日

勅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溫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科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衆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洎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懇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眇冲。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圓降鑒。列象緯以昭垂。蠲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真之冥祐。仰

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筮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尙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持瑞節爰及疆亭願惟風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于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于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爲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字詔十月二十日

勅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蕃宣宜優祿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爲榮古人所重載拔貢謝深用歎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勅書十月二十日

勅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擢豐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尙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蠶爾蠻蜒驚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宜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遽闕貢輸長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以材賢。一作賢材。出分寄任。薦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等並膺東寄。綽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爲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謹。式戒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誦貝葉一作牒。之遺文。集金園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毫相。載繹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爰即壇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載飭輶車。方凝寒律。乃願道塗之役。深嘉跋履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飲劑。式助宣調。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遐資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庇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啟福庭。一作廬。恭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甫回。却凝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霑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冲。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祕寢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締葺。后一作神。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勅。卿風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輜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回。式凝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途。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爰款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冀集靈

休。下均羣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孟子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方柅聘車。卽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衍之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來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惠。聊頒甘寶。以侑清饈。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鑿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伸頒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颺歛。秘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眇躬。保千齡而永固。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辟容清穆。涓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馭之安安。符孝心之虔奉。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交。新宜均於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洞鑒。眇仲集佑。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軫軒。薦修信好。願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恩。頒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月二十九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萌牙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願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教。法新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勾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瑄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藹藹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其一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康。泰。白日漸舒長。

其二

藹藹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漪漣采葑水。和暖浴蠶天。

其三

初欣綵勝迎春早。已覺雞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峭。天光照物已融怡。

其四

鷺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璇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璪一作璫。窗珠戶暖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妍競時態。卻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閣春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日鷺。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太史頌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發。黃屋爲民憂。

其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三

黃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宮花不用妬新粧。

其四

微風池沼輕漸漾。旭日樓臺瑞靄一作霽。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五

玉殿籤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爲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涓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温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俾俟靈遊。顧落成之有初。惟茲日而斯吉。冀茲住宅。庶以卽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輶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薦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爲儀。言諭斯勤。欣銘併集。方擬寒律。冀保仲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旣。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悚而增切。秋商在候。喬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內制序〕取怒。怒一作怒。〔至和元年九月皇帝本命青詞〕寶祚。比上一有伏以二字。〔溫成閣春帖子〕故年。一作舊年。老監。一作阿監。

卷一一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虛。實惟先志。感時恩於雨露。式表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卽琳宮之福地。薦茲精潔。庶以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闕。昭厚德於無疆。藻館載嚴。奉真遊而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惟新。啓齋場而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僊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卽梵居。俾延淨侶。瞻玉毫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謹日茲臨。載深於舜慕。虔依正覺。俾集善因。做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風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來集。載嚴秘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冲虛。薦清一作精衷之蠲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等並韞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候。念宣力以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一日

卿等夙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陲之尙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眷懷而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茲喜。一作始俾伸慰撫。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堂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爲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尙鑒。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佐佑宣力。治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壙。魂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班荆館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伸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懇。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敕書同 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嘉乃勤意。勿忘于懷。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勲閎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秘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伏冀誠懇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膺寄任。深束器能。顧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一無路字。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三月十五日

卿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顧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束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鄙。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卿等任國鈞軸。爲予股肱。因誕節之屆辰。嚴梵宮而申祝。載嘉忠盡。宜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清槐露絕。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臯夔調鼎籩。自然災稜變休祥。

其六

炎暉流爍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畜藥蠲痾雖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閣五首

其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二

椒塗承茂渥。嬪壺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焉續命絲。

其三

覆檻午陰黃鳥嘯。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綵縷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四

紫闥浙浙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其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密葉花成子。新巢鷺引鷗。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流暉槿豔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其三

綵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珠閣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惑。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閣五首

其一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一作奏。豫遊。

其二

鳴蜩驚早夏。鬪草及良辰。共薦菖華一作蒲。酒。君王壽萬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舡。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三千爭捧赭黃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紈扇香搖綠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瑤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四月十二日

勅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爲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爲。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屆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鸞歛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五月二十三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願乃蕃宣之重。實惟着哲之明。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于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馴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琳瑯之真文。延紫清之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蒙休匪止於眇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五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乎一作捍我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聞。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并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
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迺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一無踟字。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爲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歎方鬱。衝冒良勤。宜有頒宣。用伸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省表具之。宣導微猷。號爲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余思其人。於爾爲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執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十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于搢紳。惟時舊人。常歷二府。一使二字。一作宣徽。之職。夫復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大經。出則重朝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無不爲。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衆。僉惟汝諧。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秉觀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藥。詔同日。

勅龐籍。擁節之蕃。飭車來覲。顧都圻之甫及。嘉跋履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面內。解辯索以承風。逮先聖之撫臨。躋羣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款云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送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裔露之光。紛綸而雜委。朱草靈芝之秀。焜耀而叢生。爰有神泉。湧茲福地。甘如飲醴。美可蠲痾。湛靈液以淵滄。敞琳宮而崛起。歲時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翼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謹。飛焰延災。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巋爾。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涓吉日。構此脩梁。盍効歡謳。形于善祝。

兒郎偉。拋梁東。危構茲嶢。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偉。拋梁南。善利深功一作功深。不可談。但喜斯民無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棟宇規模標大壯。落成行卽慶良辰。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爲民崇廣廈。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卉服雕題。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爲擊壤之垠。皇帝萬歲。皇帝萬歲。皇帝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勵政。而百職多曠。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鑿屢易以爲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摺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宇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旣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摺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清垂祐。寶道妙之冲虛。甲乙馴行。會天辰於元本。款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臍鬻。伏

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燁羣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月六日

卿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口宣八月八日

卿等各韞材猷。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圍之爲勞。宜有思言。用彰眷待。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卽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十二日

伏以后皇安靜。稟厚德以無疆。靈貺冥符。惟至誠而有一作交。感載嚴淨侶。夙按梵儀。冀袪滌於百邪。俾委安於庶品。

爲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盡。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寶資於冥助。虔依仙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遙。冀明靈之垂祐。薦茲勤潔。庶達精誠。一無此八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八月二十二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願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闕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勅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奧區。做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沖鑒。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日。恭陳秘館。式按常科。瑤席瓊鱗。風陳於芳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躬隆壽齡於無極。遂生庶品。臻隱伏以咸均。

論獎諭叔韶奏續添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爲右屯衛大將軍叔韶進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勅書獎諭。竊以叔韶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獎。然臣伏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韶所進日月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今取進止。四月 日學士臣歐陽某劄子。

貼黃

所有獎諭勅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輒諭。使後來所譟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韶獎諭勅書奏劄。後有內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尙存。其勅書在內制第二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內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禮。乞許安樞密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載。故用此例附卷末。〔除皇弟允初制〕作屏。一作樹屏。〔賜吳育護恩命不允批答〕常歷。常當作嘗。〔醴泉觀上梁文〕裔露。裔。屢作裔。〔廣聖宮祝聖壽青詞〕恭陳。一作恭臨。

河南府平陽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八月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總治。載稽道秘。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蛻若金鱗之瑞質。茲爲鎮信。輔以精誠。伏冀仲鑒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十六日

伏爲一作以。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廣梵筵而斯啓。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殫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願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幽局。俾載陳於祖窆。敬茲芳潔。尙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八月二十六日

惟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並集。有嚴秘殿。來格衆靈。冀真鑒之妙沖。答精衷之獨潔。保鴻圖而縣固。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輶。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藩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瞻玉臺之具相。誦貝葉一作牒之靈文。仰依慈悲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卽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九月十二日

勅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朱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邁。遠效款誠。涉道里以甚勤。脩貢輸而自達。載嘉惠順。宜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欄一領。八兩渾鍍銀腰帶一條。衣著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壇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彝儀。消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輶。遽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

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 堂祭九月十三日夜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爲善而不永年。冀舉在茲。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 齎所九月十三日

維爾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茲奠酌。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冲獎諭勅書 九月十五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顛學。期乃有成。惟審制之坦明。合聖經之一作而。雅奧傳寫之善。茲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爲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脩。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 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旣涓。脩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邃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 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蕃宣。方受署以云初。効右牽而米獻。式彰誠蓋。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十月二日

敦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脩貢有儀。載省勤誠。用增獎歎。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睿眷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一作道。超薦真乘。

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願具瞻之重。適臨載誕之辰。爰示頒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聿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鶴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

卿等各蘊材猷。出膺寄任。綽著綬寧之績。克彰勤盡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嫡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贈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輶。惟久睦於仁隣。俾往伸於賻禭。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爲慰浹。奚旣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

不宜白。

建隆觀坤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闋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躔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算。羣生咸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

卿遠戒戎車。夙祇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頒欽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爲修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

卿等分庀工徒。繕修隄隄。遽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獎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祇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牽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祇率案察。修梵供以惟精。罄臣誠而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勅內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一作治。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賴三靈

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一作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卽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卽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卽琳宮之福地。考金錄之祕文。薦此令芳。通乎辟蠶。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蠶生而咸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令等勅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遵佛事以修嚴。期申祝延。來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眷乃淮海之濱。產茲草木之美。以時采掇。來效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已嚴淨館。虔奉秘詞。仍假薰脩。附通精意。蒼靈昭鑒。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七日

卿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蘊隆之候。載嘉宣布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朝謝制六月十日

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于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外庭。以旌嘉尚。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忠帷幄之間。至於兩踐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絕請。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信。乃祈解於鈞衡。兼秉旄調鼎之榮。資鎮俗偃蕃之重。所以優逸耆哲。養頤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察其誠至。良爲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爲於師長。祕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爾志。仍廣邑封之數。卽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勤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休命。可特授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

有勅。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于民聲。旣深束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爾材望。著于搢紳。豈惟潤色之文。方佇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三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茲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效。俾伸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口宣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大真。冀邊藥喜。俾伸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日

卿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澍潦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惻。尙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伸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道場青詞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洪惟先聖。邈矣真遊。貽睿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式

陳淨醜。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資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除陳執中制〕名臣。一作大臣。〔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一作撫問脩河臣寮口宣。

卷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各進奉端午馬

詔勅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效駸足而來貢。備彰勤懇。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勅書

汝風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效貢儀。省乃勤誠。良深歎獎。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勅七月七日

卿夙韞材猷。出分委寄。屬茲誕節。來效勤誠。載詳善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脩禮。卿分職居外。乃心于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生料口宣八月五日

卿德著耆明。時膺材任。祇趨召節。方及國門。宜示頒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勅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疇勞。擢陞要職。乃求夏駮。來備貢輸。深惟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效。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勅書八月十日

汝識遠言忠。身外心內。乃因時物。來效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尚。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尙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蕃垣。自陳疾急。秘殿之職。揆路之崇。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效貢輸。載省恪一作忠勤。但深嘉尙。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勅并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蔚爲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徒領要蕃。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示諭勅書八月十六日

勅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兼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效。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尙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政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一作傳之經術。不恃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靡有留事。爾實爲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尙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申錫等勅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厝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副我欽恤。良增歎嘉。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尙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敷懇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儻科於異等。遂追躋彥。騰爽

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爲異數。雖如汝志。尙束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尙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費錢明逸。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五日

卿勳閭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效著厥官。惟別都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嘉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勅書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效乃誠。善修其貢。載惟忠恪。深用歎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俾延淨侶。祇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冀迎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一有贖贖二字。詔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思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軺云復嘉肅祇於將事。宜宴飫以勞勤。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罄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勅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患乎勸戒之未明。蠢茲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繫。卿等以敏材。外分憂寄。
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顧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之賚。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屈道。方涉川塗之貌。宜申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燕私之惠。用彰眷寵之懷。推以甘珍。體予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盛明。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祇卽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永筭。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勗詔五月二十三日

勅龐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簞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功。曾罔虞於蠶毒。敗沒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儂於輕敵。彼實自貽。自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廣被。願惟編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之衆。祇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湛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真之福地。眷茲炎鬱。閱彼蒸黔。俾肅按於仙科。冀導迎於善氣。伏願紫清昭鑒。飈歛來臨。旁均海寓之遐。下逮翺螭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禱。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竇繫一作繫。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猷於屢易。或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攷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

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充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充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閑。方及有行。乃遵先制。俾褻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還渥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祗於寵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充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敘著於上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致私。眷柔閑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惟舊。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諭之曰然。而能恪一作封。執謙沖。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祗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

勅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勸會乾寧軍。去歲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洩浸城壁。其河岸大段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劉勾當。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嚮以暑雨失節。悍湍迅流。水防廢官。衝盜爲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氓無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聞。載寬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熟。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純厯。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祓以芬芳。冀冥祐之數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殫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舊式。瞻彼清真之馭。敵茲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邦而康靖。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祗紹慶圖。撫寧一作摩。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同庶品以均休。乃卽清郊。載嚴淨侶。誦藥宮之真訓。瞻璇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厯鳩之祐。物生咸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十三日

伏以寶圖與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之馭。惟本元之今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瞻紫霄之杳默。伏冀衆靈數祐。百福來臻。保遐筭於無疆。均含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九月十三日

卿夙韞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一作戒。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九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軺。修歡隣聘。式交都畿之近。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薦脩聘好。方憩輪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籩而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輒時修聘好涉此沍寒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此卷賜陳執中詔出守蕃垣孫沔詔徙領要蕃元本皆用蕃字按字書蕃屏也藩籬也亦藩屏也其義相通故公集互用之

〔正月六日賜契丹賀正使御筵口宣〕宴飲一作宴飲〔東太一宮保夏道場密詞〕祝聖一作祝聖壽〔賜富弼第三表乞退批答〕或用人或一作戒謂卿謂一作以〔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福寧一作福康

卷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九月五日

卿位峻樞庭望崇舊老屬誕期之斯及顧寵數以宜優體乃眷懷膺茲蕃錫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隣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數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鬯達因履端之叶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悵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苑使兼閣門通事舍人

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賜知潁州徐宗況進奉賀充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勅書

勅徐宗況。省所進奉賀充國公主出降絹五百疋事。具悉。詩稱王姬之下嫁。國著嘉禮而有儀。惟臣職之聿脩。備物容而敘慶。誠勤所至。歎尙良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勅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璇霄默運。推四序以循行。玉曆更新。集萬靈而交會。俾清琳宇。延格高真。薦茲精一之誠。祈乃純厖之祉。冀縣福祚。均及含生。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十二月十日

卿等歲律更端。隣歡交聘。載馳使傳。方及國郊。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十二月十二日

伏以四時成歲。嘉庶彙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冥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恢寶祚之延長。錫壽康之遐永。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默表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勵翼。敢怠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禧之茂集。俾嚴禁籟。祇率舊章。庶通芬潔之誠。仰格清真之馭。伏冀錫齡斯永。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窮。均物生而咸被。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徵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勸以雨水爲災。殿塗增緝。亦旣新於叢構。庶來復於真遊。爰揆靈辰。冀茲安妥。緬惟慈佑。丕鑒乃誠。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

嚮者因霖災之爲沴。飭殿構以增新。涓穀旦之惟良。奉神遊而遺止。載深感慕。躬薦芬馨。式慰孝思。冀茲臨格。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奉將隣好。來會歲元。載推一作惟。寵賚之私。宜極珍豐之品。俾頌嘉味。式侑宴歡。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曆紀歲元。聘交隣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頌宴犒一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駟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駟共一百頭疋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蕃。職載闕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 日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事來。祕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三年正月十七日

勅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賈到。誥勅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并賜對衣金帶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膺予簡任。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既優。適當擇帥之初。方鑒用謀之失。是惟慎舉。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便之私。而罔體眷懷之意。願茲重地。難久曠官。往祇成命之行。當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雪道場青詞

近以溫陽干時。雨雪愆候。載惟寡薄。敢罄精純。明靈孔昭。嘉應斯獲。兆豐年而有望。消癘氣於未形。惟物蒙休。以時申報。冀清真之來格。期福祝之永依。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祇戒軺軒。載馳隣訃。顧道塗之甚絕。惟涉履之斯勤。俾宣恩言。式慰良苦。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隣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尙寒。顧驛塗之攸遠。俾頒品劑。用示眷懷。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關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勅蕭福延。卿夙駕使輜。遽傳國訃。屬餘寒之在候。惟馳驛之爲勞。俾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啓預告道場青詞正月二十日

伏以珍宇邃嚴。奉真靈而有素。玉容清穆。謹修祓以惟時。爰按仙科。俾伸虔告。載瞻道蔭。宜鑒沖誠。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僊。

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隣歡。及疆候以惟初。屬暄和之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二月二十五日

卿蔚有時望。參于柄臣。惟倚注之所深。在眷顧之尤異。屬茲誕日。宜爾壽期。膺此寵頒。體予至意。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三月三日

勅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鬪之獄。猶滋。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傳予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惟時可嘉。若乃使天下囹圄空虛。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宣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勅書三月三日

勅陳太素。省知審刑院胡宿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刑獄之重。一成而不遷。比類之微。可疑者甚衆。汝好學而敏。涖官以勤。夫俾天下之無冤。幾刑錯而不用。此朕翼翼希慕之所未及。而爾孜孜厥職之所不忘者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恩州賜契丹遺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使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之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即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之錫。俾伸宴飫。用示眷私。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使輶復命。郊館餞行。惟茲良潔之英。薦以甘馨之寶。用伸恩錫。當體眷懷。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之恩。聊侑宴歡。以伸優遇。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進先春茶勅書

勅齊廓。省所進奉新茶一銀合。合重五十兩。緋羅夾複全事。具悉。百物茂生。取新爲貴。羣方修職。効貢以時。汝守土有方。事上惟恪。閱茲來獻。用體勤誠。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勅書

勅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以敏材。膺于東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因物以達誠。見事君之甚恪。省閱于再。歎嘉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夙將隣計。方屆國門。載惟衝涉之勤。宜有宴休之錫。俾伸頌賚。用示眷優。一作懷。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袈裟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正陽旅月。方及於嘉時。萬壽齊天。式標於令節。啓真乘之秘藏。集淨侶於法筵。仰惟慈妙之仁。茂委純厯之祉。永隆丕筭。均福羣倫。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四日

伏以寂然妙道。推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屆此長羸之候。爰稽玉笈之真文。載潔雲壇之淨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禧。固壽曆之延昌。傳蒼黔而均祐。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

勅昭亮省所上表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魏洛之重。皆爲別都。將率所居。難於屢易。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扞禦之材。自膺寄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遽茲列奏。嘉乃好謙。宜體眷懷。靖安爾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五月二日

勅堯佐省所奏。臣皇祐三年內授宣徽南院使判河陽軍州事。未滿任。蒙詔赴闕供職。至今六載。自量尸素。深不違寧。近知西京闕人。未有除授。伏望特賜差委事。具悉。宣導微猷。任親而事簡。居留京邑。地要而務繁。惟予眷遇之臣。方處清閑之職。載披來牘。深識乃誠。雖奮其聰明。尙足以臨蒞。而待我耆艾。宜有以優游。實嘉盡瘁之心。難徇撝謙之意。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夫知其人之爲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收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爲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己。顧彼搢紳之論。曾靡異辭。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寡德弗明於用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厥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矧卿忠信之節。足以叶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束注。寧煩諭言。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羅唾孟孟予錦被褥口宣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軺來止。將命有儀。顧茲館憩之初。宜具燕私之用。俾伸優錫。式示眷懷。

通商茶法詔嘉祐四年二月四日

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一作寔。繁嚴刑

重誅情所不忍。使田間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筭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推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安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賜夏國贖藏經詔〕大藏經帙。帙字上一有及經二字。

〔通商茶法詔〕重誅。一作峻誅。

卷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風將信聘。方止中途。惟茲藥錄之良。加之一作于。茗品之美。特伸頒一作恩。資式示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肅將聘幣。來及壽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頒宣之寵。仍伸撫勞。當體眷優。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同日

卿將命寶隣。講歡壽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頒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風副聘輶。來陳壽祝。願川塗之攸範。屬氣節之方和。俾頒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端午帖子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容清永。風色秀含薰。五日逢佳節。千齡幸聖君。

其二

綵索盤中結。楊梅糗裏紅。宮闈九重樂。風俗萬方同。

其三

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五行當火德。萬壽續天長。

其四

歲時令節多休宴。風俗靈辰重祓禳。肅穆皇居百神衛。滌邪寧待浴蘭湯。

其五

香菰黏米著佳名。古俗相傳豈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含桃初薦黍新登。

其六

聖主憂勤致治平。仁風惠澤被羣生。自然四海歸文德。何用靈符號辟兵。

皇后閣五首

其一

蘭館覆柔桑。新絲引更長。紉爲五色縷。續壽獻君王。

其二

槐綠陰初合。榴繁豔欲然。翠筒傳角黍。嘉節慶年年。

其三

煙含玉樹風生細。日永宮花漏出遲。深殿未嘗知暑氣。水精簾拂砌琉璃。

其四

玉壺冰彩瑩寒光。避暑宸遊樂未央。采艾不須禳毒沴。塗椒自己馥清香。

其五

蘭茗擢秀迎風紫。檀豔繁開照日紅。嘉節相望傳有舊。深宮行樂自無窮。

温成閣四首

其一

香黍筒爲糗。靈苗艾作人。芳音邈已遠。節物自常新。

其二

珠箔涼颺入。金壺晝刻長。鸞臺塵不動。銷盡故時香。

其三

聞說仙家事杳微。世傳真僞豈能知。遙思海上三山樂。寧記人間五日時。

其四

雲散風流歲月遷。君恩曾不減當年。非因掩面留遺愛。自爲難忘竊窈賢。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冰壺凝皓彩。水殿漾輕燵。繡繭誇新巧。縈絲喜續年。

其二

黃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共鬪今朝勝。盈襜百草香。

其三

光風細細飄香轉。綠葉陰陰覆檻涼。雲物鮮明時節麗。水精宮殿侍君王。

其四

蓬萊仙闕彩雲中。端日一作午。欣逢歲歲同。皎潔霜紈空詠扇。深沉玉宇自生風。

其五

古今風俗記佳辰。樂事深宮日日新。巧女金盤絲五色。皇家玉曆壽千春。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隣聘修歡。賦以千齡之祝。書言既縟。禮幣兼豐。感著之私。敷陳罔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顯希侍次。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侁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夙奉信函。及茲誕節。載勤馳傳。方止中塗。宜有寵頒。用伸撫慰。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甫臨誕日。來講隣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勤之錫。俾伸寵賚。式示眷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錄道場密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慶。方垂佑於邦家。彌月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衆真之昭鑒。臻百順以儲休。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三月二十日

伏以帶羈迎祥。慶禱祠之叶應。潔壇修薦。致精懇以冥祈。俾因麟瑞以通誠。仰冀靈真之報福。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臨初燠。節紀嘉名。肅嚴祕殿之居。降集清真之馭。薦之馨苾。報以善祥。豈惟敷佑於眇躬。兼冀均休於庶品。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同日

伏以薰風應候。瑞節紀時。按琳簡之真文。嚴紫庭之邃宇。衆靈來格。冥感交通。嘉乃羣生。蒙茲百福。載傾虔意。鑒此明誠。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祠祿叶應。彌月告祥。肅依科籙以薦誠。仰冀照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一作保寧。惟集慶於邦家。永延鴻於基緒。

萬壽觀開啓求嗣保安道場青詞

伏以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涓吉日。交薦明誠。期仰格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基祚。遐企靈休。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伏以誕彌叶慶。蠲潔修誠。嚴祕殿於靈宮。誦真文於藁簡。通此苾芬一作芳之薦。被其蓄害之虞。仰冀昭回。丕符鑒祐。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

伏以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宇之嚴。交薦精衷之潔。仰冀衆真之貺。敷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寶希道蔭。

賜新除行刑部尙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四月五日

卿嚮以宰弼之崇。屢形懇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勞。而休風藹然。嘉問時至。方深眷倚。遽閣奏封。顧惟陪輔之邦。俾遂便安之請。增之美秩。優我舊臣。豈祇循於故常。蓋以示夫褒寵膺受之際。逡巡以辭。雖言匪飾文。見於能讓。而令行已出。難矣復還。其體余懷。往祇新命。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筵兼撫問口宣四月十三日

卿等聘函時達。使傳言旋。冒茲炎燠之辰。涉此川塗之貌。宜申宴錫。式示眷懷。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五月四日

敕中書門下。朕纘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務於身先。惟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羣庶。臻于富康。而人始久安。驕於佚欲。物豐太盛。耗以浮虛。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爲戾。士民交黷。貴賤靡分。惟其疆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有舊章。顧在攸司。鮮聞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罔革以滋深。紀綱旣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貴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常憲。一作法。以干刑。庶漸革於侈風。以共趨於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卽委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察及逐處長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靈祿叶應。爰卽清真之宇。虔修科式之儀。冀被滌於害災。俾數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館邃嚴。格真靈而來宅。明誠蠲潔。薦馨苾以交修。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贏之序。伏願寶圖綿固。壽曆延長。永敷佑於邦家。溥均休於品庶。

爲將來禋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躬講禮文。賴真靈之集休。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

爲將來禋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同日

伏以宗廟之嚴。祭祀惟重。矧茲合食之義。尤爲盛禮之文。乃願眇躬。克成大饗。實繫貺祐。用薦菲誠。

內中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同日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饗。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靈。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獲舉。敢伸昭謝。冀達精衷。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同日

伏以茲者祇率孝心。躬修合祭。潔精誠而是薦。蒙顧享之來臨。惟慈聖之降休。俾眇躬之成禮。敢忘勵翼。永荷基圖。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同日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載肅廟容而合食。上繫丕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益勵祇寅之志。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同日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容而時舉。豆籩有序。禮樂交修。願惟眇躬。克遵盛典。實賴明靈之佑。敢忘報貺之誠。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六月一十五日

卿祇膺召節。方屆都畿。載惟道路之勤。屬此炎薰之候。宜頒良劑。式示眷懷。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同日

卿出膺邊寄。入恪覲容。願就館以云初。方奉主而來見。頒宜餼勞。式示眷懷。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

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餒怠。爵于朝而示衆。所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之任。惟余鼎彝之臣。飭事齊莊。宜力左右。方此慶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尉行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宋庠。履行清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爲名臣。文足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于三事。備罄謨猷。出則殿于大邦。藹存風績。自還機務。頗歷歲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搢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加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既以百福之多。慶賜遂行。均于四海之廣。惟予將相之任。是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李昭亮。志尙純慤。實識敏明。世蒙舊德之餘。早邁重熙之盛。備于器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效。寄之方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一作頻。聞於佳譽。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之材。茲惟圖任之艱。方屬倚畀之意。是用因霽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真戶。仍酬美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梁適制特授特進加恩

門下。王者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朕躬執圭瓚。率諸臣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聖而合食。嘉與有位之衆。均茲錫祉之繁。矧惟槐鼎之舊臣。實繫國家之大體。宜優新命。以告外庭。推誠保德。忠亮翊戴。功臣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梁適。世胄之華。早躋仕路。藝文自奮。繼踐辭科。進階顯榮。亟被獎擢。優游侍從之列。嘗奉於清閒。出入中外之勤。實勞於夙夜。既贊樞府。遂登宰司。啓沃之謀。話言猶在。進退之際。禮遇兼隆。自歷藩垣。頗更歲月。近惟大鹵。實宿勁兵。俾分節制之權。以爲方面之重。撫茲雅俗。藉爾敏材。屬熙事之有成。均慶恩而方洽。是用敘陟崇階之貴。兼增食戶之多。推茲寵章。蓋率舊典。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以事君。守富貴而不驕。乃能終吉。是惟素學。寧假訓辭。往服茂恩。當體予意。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功臣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許懷德制加恩

門下。賞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勸。祭之爲澤。思在位以咸均。嘉盛禮之斯成。務推恩而惟廣。矧乃耆明之哲。是爲心膺之臣。宜示優隆。式揚誕告。衛聖忠果。雄勇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許懷德。勁勇之質。蓋稟天姿。忠厚之良。自爲國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蘊其材謀。能自奮勵。訓我士卒。號令之信甚明。爲予爪牙。介胄之色難犯。爰探軍中之譽。俾分闡一作闡。外之權。遂膺旄節之榮。專董貔貅之旅。宿衛宮禁。周旋歲時。宣力甚勤。有知無不爲之節。盡瘁後已。加老而益壯之心。誠未耗於精明。豈但矜於矍鑠。屬受釐之均慶。方浹宇以蒙休。載推圖舊之懷。式敘疇勞之典。益其封食。錄乃功庸。於戲。享爵祿之崇高。荷寵靈之優渥。挺金石不渝之操。茲惟事上之誠。知富貴克守之難。用保有終之吉。勉矣來効。往其欽哉。可特

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衛聖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翼祖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會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自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既成。合祭以時。舉茲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懇之心。神其歆之。錫以多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蕡合蕡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穆皇后劉氏配。尚饗。

真宗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饗親者。氣節既至。感其思心。禘嘗烝禮。以時舉。然猶未厭其志也。則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顧惟小子。克守成業。治民事神。動有不訓。是用躬執圭瓊。薦其芬芳。儻一作愴。又作慨。然如聞。來格來貺。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蕡合蕡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皇妣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皇妣章懿皇后李氏配。尚饗。

淑德皇后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十月惟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蕡合蕡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尚饗。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思。已祭受釐。大均於慶澤。乃眷耆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有容。既

交神而蒙貺。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曷止成命。所讓宜不允。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蘊純和端慤之誠。富敏膽通明之學。惟時舊德。實我柄臣。當祀事之有成。廣慶恩而方洽。疇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熙事旣成。方大均於祭澤。寵章所異。宜首及於樞臣。當卽往膺。勿煩仲讓。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敕口宣。

朕以饗親致孝。餽惠均恩。宜有寵章。以褒舊德。往欽新命。當體眷懷。

閣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敕口宣。

蔚爲賢王。陪我祀事。旣膺福貺。宜被寵靈。往體予懷。祇服新命。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祠事。罄其齊明。因餽惠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沖懷。敦諭旣勤。宜往祇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鬯清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撝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宮。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乃眷宗藩。宜優寵數。惟是便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嘉乃仲懷。形于懇避。禮有常節。無爲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參闕祀之嚴。爰疇乃勞。優以異數。宜思祇受。勿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卷七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宮而合食。膺受神貺。推行慶恩。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既敷告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內中福寧殿開啓禘享預告道場青詞十月十九日

伏以宗廟之嚴。禘祭爲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禮。冀永錫於純禧。式展孝思。用膺神貺。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禘享禮畢祝文十月十九日

屬者卜吉孟冬。致饗清廟。聖靈來格。福祉沓臻。荷神貺之不違。俾縉儀之克舉。敢忘神報。達此明誠。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禘享禮畢道場齋文

茲者冬物告成。因饗親而達孝。神釐來貺。既均慶之以時。惟盛一作成。禮之弗違。荷巨慈之旁祐。卽靈場而申報。

兼冥鑒之孔昭。薦此誠明。期於福應。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齋文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範。瞻厚德而已遐。感慕之思。託洪慈而申薦。載嚴寶殿。恭啓貝函。惟淨福之是資。冀靈游之永祐。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真覺之慈。應物傳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式臨於韓日。俾延淨侶。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獲冥深之祐。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敕書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修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勤恪之心。宜示褒優之錫。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遷速之効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敘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爲辭。矧上下既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給享銀絹等敕書

朕卜吉孟冬。合食清廟。禮樂交舉。臣工畢從。嘉守土之修官。咸以時而來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載省勤誠。夏深歎尚。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十四日

夫朝廷之廣大。賢雋之衆多。必有黯然耆壽之臣。以當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以爲

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聞，爲當世所重。閱書秘殿，日侍清閑，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十一月十四日，屹爾名山，斯爲福地，翼然寶構，式奉威靈，繕完既新，考卜惟吉，鑒茲懇至，永以妥安。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青詞十一月十四日，伏以靈峯甚峻，仙宇載嚴，爰考吉辰，奉寧真聖，式伸祇告，昭鑒乃誠。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

卿蔚有敏材，膺于寄任，遠瞻壽節，効乃誠勤，在庭之獻，肅陳事上之忠，可見省閱之際，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籍乞退不允詔

敕龐籍，省所劄子，奏以年齒衰殘，自去年七月後，累奉表及劄子，輸遞懇誠，尋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祇乞一年，許賜請老歸第，伏望早賜差人承替，得遂前懇事，具悉。夫難進易退，雖士節之甚美，而尙賢優老，亦朝家之所先，故禮稱引年而有不得謝，卿以儻德，爲時舊臣，束於予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壯，視聽方彌，矧夫邊候無虞，民事尤簡，固可以偃息藩屏，養頤精神，而遠慕昔賢，願還官政，雖止足之意，誠可尙於高懷，而眷遇之深，難遽從於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十一月十七日

敕彥博，省所上表，陳讓裕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者潔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褻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讓節之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陪祀疇勞。啓封加命。再形懇讓。深識仲懷。願定志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三日

伏以萬物堅成。樂歲功之斯就。四時迭運。荷乾施之無窮。爰卽靈場。載啓科式。薦以芬芳之潔。通於杳默之神。伏願威鑒昭臨。福禧穰集。固穹隆之壽曆。延縣永之皇圖。下逮羣生。咸均餘祐。

萬壽觀寧華殿開啓溫成皇后忌辰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無方。推乎善應。清真昭格。通以明誠。追內則之有儀。藹餘芳而未遠。式臨諱日。俾按醮科。爰卽琳宮。肅延羽士。冀資冥福。永助仙游。

閣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敕口宣

卿素稱忠勇。備著勞能。俾更旄節之榮。仍董貔貅之旅。往膺寵命。其體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二十九日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嚮從守藩。念遠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予於未聞。惟道德之所資。非耆舊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怠。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佇。所乞宜不允。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宣十二月六日

卿遠趨召節。方屆都城。惟茲饋品之豐。式舉彝章之舊。往祇寵錫。式體眷懷。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等歲元茲始。隣好時修。載馳使傳之勞。方次都門之近。宜伸頒錫。式示眷懷。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風將信聘。來結隣歡。方伸宴飫。一作飲。之豐。式示眷懷之意。芳醪嘉寶。宜厚寵頒。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護恩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

卿尉有材武。稱於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委任。自分齊鉞。屢易名邦。俾更節制之權。入總禁嚴之旅。扞城宿衛。皆汝職焉。載闔來章。雖嘉讓節。趨祇成命。宜體眷懷。所讓宜不允。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新陽叶律。肇正於歲端。嘉節紀時。蓋遵於國典。載嚴祕殿。遐企上真。薦茲蠲潔之誠。杳達清冥之應。冀承靈貺。永祐皇圖。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元符肇貺。先聖是膺。紀爲令節之名。著乃仙科之式。用嚴禁密。恭薦苾芬。冀真馭之昭臨。貺嘉祥而茂集。基圖永固。動植均休。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護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十二月五日

省表具之。卿拔從行伍之微。董我師徒之衆。嘉爾勞舊。優之寵榮。乃思功效之未彰。能形避讓之冲懇。已行之命。其往欽承。事上之忠。無或怠忽。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曆。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以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睿明稟哲。慈儉保邦。正朔頒行。極舟車之所至。仁恩一作慈。傳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疆。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巨馬馳詔

王正首歲。玉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巨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隣歡而

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戴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嘏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隣交聘。兼馳使驛。別枉信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顓希侍次。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劉敞。省所進袷享詩事。具悉。袷。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於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干。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卿議論閎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職。發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闕已還。嘉尚良切。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象先。省所進袷享詩事。具悉。袷。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干。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覽奏篇之來上。慶熙事之有成。文采可觀。歎嘉于再。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十二月九日

敕梅堯臣。省所進袷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爲衆所服。矧乃詠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紘。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十二月十七日

敕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絹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算。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爲凡目。彙爾一作可。條陳。不惟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遽茲來

上深體乃忠。省閱以還。歎嘉曷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緬邈。顧祠庭之風敞。崇寶構以載新。冀卽妥妥。永伸一作申嚴奉。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嚴寶殿。以侍神游。今奉威靈。卽安清禁。仰惟鑒格。敬此精衷。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慧福以無窮。追諱日之甫臨。演祕言而申薦。永繫仁佑。式慰孝衷。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而甚秘。式屆過音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退薦福因。永資道蔭。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諱日斯臨。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載瞻大覺之雄。既集善因。退資福果。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卽仙庭之秘邃。誦金簡之精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宿衛之勤。勞能備著。俾移使節。式示眷懷。宜體優恩。勿持堅讓。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風推材武。久擁節旄。俾易名藩。用伸優遇。無煩固避。往服新恩。

賜觀文殿學士尙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批答嘉祐五年正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蔚然君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急。求解樞機。朕心惻然。深以

爲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耆哲而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藥之休。還來輔予。以盡賢業。遽形引謝。良異眷懷。所乞宜不允。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朕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衰以徽章。嘉乃妙齡。盛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茲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繫乃夙成。祇若訓言。往膺渙渥。一作命。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同日

門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婺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茲膺一作膺茲。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旣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丙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正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德浸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罄茲率土之濱。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在外嶽瀆等謝袷享禮畢祝文〕神報。疑是仲報。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清穹眷祐。皇緒丕隆。方陽月之正時。感誕辰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延鴻之慶。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同日

伏以佳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眇之躬。獲荷顯休之業。動遵聖訓。期保慶基。怵惕之懷。孝思罔極。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同日

伏以天陽正候。壽節紀時。深惟戴育之恩。緬慕至慈之德。敢忘翼勵。期保延鴻。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表不允批答正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納樞機之命。必有同德。爲時老成。卿質厚器閎。材優識敏。風力甚勁。晚而不衰。議論有稽。言而必中。朕所體貌。民之具瞻。豈宜退徇謙仲。自厭繁務。盡瘁事國。矧惟素懷。推心仰成。當體予意。所乞宜不允。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有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一無此字。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遠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願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路國公行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寶封五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嚴師律以宣威。是爲將率之事。謀王體而坐論。必屬廊廟之臣。惟二柄之是兼。蓋一時之首選。顧於寄任。宜副倚毗。爰告外庭。式揚休命。具官李昭亮。資質純厚。器識通明。世有勳庸。蔚爲舊德。家傳韜略。濟以美材。爰自壯齡。早膺獎擢。訓齊士伍。號令信於恩威。宿衛朝廷。勤勞著於夙夜。屢被蕃宣之寄。實資鎮撫之才。惟留鑰之別都。乃宿兵之重地。歲時滋久。睿望益嘉。眷言中山。還爾舊治。是用易以將旄之寵。增其帝傅之崇。於戲。宣國威靈。用綏寧於邊鄙。求民疾苦。以班布於教條。俾無北顧之憂。惟我老成之倚。往踐厥位。時惟欽哉。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兗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泰寧軍節度使。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同日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慎選。用詠一作擇。剛曰。數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粵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靡皇宴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効。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願歷時而頗久。俾加襄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蕃翰。於戲。爲政而先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繫乃通明之略。副予東任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刑部尙書。充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公亮乞罷不允詔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識精學。參贊萬務。儔德茂行。表儀百僚。而思慮之勞。偶嬰疾恙。藥石之効。聞比康平。嘉謀話言。日以虛付。封章屢上。引避甚堅。豈未體於眷懷。而每煩於開諭。宜專輔養。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護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同日

脚聯國懿戚。惟時美材。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旄之任。載嘉冲挹。思避寵榮。宜體眷懷。無煩牢讓。

閣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告勅口宣同日

脚地胄聯華。資材甚茂。早膺器使。頗著聲猷。俾進總於中權。式增榮於戚里。所宜祇服。以體眷懷。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三月十六日

脚識茂器閎。智優學博。施於有用。謂靡不宜。乃眷西陲。最爲重地。惟撫綏備禦之任。必通明敏給之才。予難其人。於爾爲得。委遇之意。則惟其勤。避讓之誠。夫何于再。勉祇其往。當體朕懷。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朕惟朝廷之體廣大。材賢一作賢材之士衆多。必有耆哲之臣。以爲時望之重。卿早被獎擢。藹然聲猷。參聯鈞輔之崇。協贊樞機之要。履躬之懿。久見於純誠。事上之忠。志期於盡瘁。顧方深於毗賴。而懇避於寵榮。封章繼來。敦諭亦至。引年以禮。雖嘉止足之賢。優老虛懷。未忘眷遇之意。往安厥位。宜體予衷。所乞宜不允。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五月三日

伏以南薰被物。方茲長育之明。西覺稱雄。允賴慈仁之濟。俾延淨侶。虔啓法筵。冀迎百善之祥。普洽萬生之蒙。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憂國百慮。簡拔寒俊而多得遺才。慎重賞刑而惟恐過舉。蔚然德業。方厚倚毗。而綱憲之司。異同輿論。或事非大體。或言涉難明。因其掎摭於至微。益見始終之無過。雖開廣言路。務在兼容。而進退大臣。豈當緣此。所宜篤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渙然無疑。來復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五月二十四日

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

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爲職。讖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一作曖。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致論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富弼。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一作口宣五月十九日

卿以業履之清優。任樞機之密勿。余所禮遇。時之具瞻。爰屆誕辰。俾加慶賜。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樊諭勅書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禦天災。安吾民豈不在良吏。爾學優從政。職任治人。因凶歲之疫飢。體詔書之隱惻。既免罹於殍。仍不夭於札瘥。再惟敏事之材。深得卹荒之禮。第課來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績。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進奉謝衿享加恩詔六月十七日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宜優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誠恪。深用歎嘉。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大鹵之雄。中權爲重。時有舊老。東于予衷。寵之旌鉞之榮。委以蕃宣之寄。效駿良而來獻。將誠懇之甚勤。省覽已還。歎嘉曷已。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書殿之職。號爲清優。舊德之臣。所宜寵異。乃求駿足。以副勤誠。曾非貴物之心。實體事君之節。省闕于再。歎獎不忘。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渙進奉謝恩馬詔同日

國家慎選材武。委之事權。優其寵榮。所以資効。厚其頒予。所以資廉。乃因物以達誠。見事上之惟恪。省闕于再。歎

嘉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卿惟時舊德。爲國將臣。推恩典以旣優。俾家庭之增寵。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闕以還。歎嘉彌切。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禋享禮畢勅書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伸虔。惟熙事之旣成。實庶邦之共慶。載披來貢。深見輸忠。省闕以還。歎嘉良切。

賜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乞知青州不允詔七月二十一日

卿強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讜言。足以承顧問。朝夕獻納。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劇煩。嬰以事任。懋乃賢業。宜有施於朝廷。奮乎壯猷。豈暇便於鄉里。其安爾職。深體眷懷。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

來章批答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迺者卿數上封章。懇辭樞要。兼引年而爲請。思還政以自頤。眷惟耆舊之英。誠久劇繁之任。俾增書殿之職。仍參講席之聯。是曰清優。豈忘願遇。而進見之際。聰明未衰。迺遷使領之華。往重邊陲之寄。予意所屬。僉言允諧。雖冲尙之可嘉。惟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八月十六日

勸力農而務本。惟汝之官。登嘉穀以告豐。乃時之瑞。粲然良實。來効貢囊。載惟修職之勤。式緩憂民之意。省闕于再。歎尙不忘。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燈勅書同日

壽觴紀節。罄率土以均歡。妙像有儀。獻無疆之善祝。嘉乃愛君之意。見於事上之恭。省闕以還。歎嘉良切。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詔八月十五日

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得材之難。顧常勞於選任。矧居外茲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固爲榮養之樂。其毋必讓。豈體至懷。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袞獎諭勅書

嚮者長人之官。備盜不謹。害我命吏。驚茲遠民。汝於斯時。能奮厥効。督捕甚急。饋餉有方。致茲兇徒。卒就擒戮。第功來上。覆實不虛。載嘉勤勞。深用褒歎。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九月二十四日

四時適序。萬物堅藏。嘉歲事之有成。繫神休之是賴。承茲靈貺。報以吉蠲。惟冀享誠。益敷多祐。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同日

伏以坤德流徽。式臨於誕日。貝文宣妙。恭仰於巨茲。載嚴秘邃之庭。駢集清修之侶。冀資壽福。時啓靈場。伏願毫相分光。法雲假蔭。憑茲勝利。永保遐齡。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良月。會妙誕慶。爰紀於嘉辰。夙清秘殿之嚴。並集祇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禧一作休。祥永輔坤儀。益隆壽祝。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拆橫祭文同日

日月惟吉。山川既佳。啓茲橫塗。往卽襄事。願歆薄奠。宜體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同日

儀物既備。川塗甚夷。往卽佳城。卜茲吉日。靈其顧享。副此哀懷。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同日

惟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卹典斯備。往卽安宅。享茲克誠。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同日

葬之爲禮。古所重焉。方將事以在途。顧勞心於祇役。眷賴之意。不忘于懷。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附葬隨護宗懿已下勅書同日

日月惟吉。川塗匪遐。顧曩事之有期。嘉送終之盡禮。勞動備至。眷矚良深。

撫問尙宮沈氏勅書同日

輻旌就道。霜露戒時。載惟將護之勞。無怠祇勤之意。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墳并沿路巡檢道路及管勾一行靈輿程頓排辦等朝臣使臣內臣等勅書

卜吉趨時。送終備物。願風霜之方厲。念事役之爲勞。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虛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寧予獲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遠治亂之原。德業之隆。名稱甚盛。朕方虛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鈞衡。宣勞夙夜。惟是小小之政。損益施設。惟卿之爲。罰罪賞功。進退能否。惟卿之聽。時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惟卿之信。若乃恭己南面。庶幾輔予。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圖。其三者。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屢辭。實所難論。卿其體茲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自懇避一作而自懇避。〕賜李端懿護恩命不允口宣。俾委。一作俾建。〔大相國

寺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之明。一作之時。
濟飢民知州樊諭勅書〕以禦。一作以銷。

〔賜富弼乞退斷來章手詔〕議旣不一。一作議旣不當。〔賜湖北救

